



# 資治通鑑 隋

第一七七卷——  
第一八四卷

## 【資治通鑒卷一七七 隋紀一】

### ● 隋紀一 ①

〔一〕起屠維作噩（己酉），盡重光大淵獻（辛亥），凡三年。

①

〔二〕隋，即春秋隨國，為楚所滅，以為縣。秦、漢屬南陽郡，晉屬義陽郡，后分置隨郡；梁曰隨州，后入西魏。楊忠從周太祖，以功封隨國公；子堅襲爵，受周禪，遂以隨為國號。又以周、齊不遑寧處，去「走」

（「作「隋」，以是訓走故也。走（「），音綽。按隨，今簡作「隨」。」

◎隋高祖文皇帝·上之上

①

〔一〕諱，堅姓楊氏。隋書云：弘農郡華陰人也，漢太尉震八代孫鉉，生子元壽，后魏時為武川鎮司馬，子孫因家焉。元壽玄孫忠，從周太祖起義關西，寔生帝。自陳宣帝太建十三年至開皇九年，隋有西北八年矣。以通鑒紀年於此九年為隋紀年之始，故書上之上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九年（己酉 公元589

年）

①

〔二〕帝以陳高宗太建十三年受周禪，至是年平陳混壹天下。《通鑒》紀事，乃以開皇系年。

春，正月，乙丑朔，陳主朝會群臣，大霧四塞，人人鼻，皆辛酸，陳主昏睡，至晡時乃寤。

①

〔二〕日加申為晡。

是日，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。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，買弊船五六十艘，置於瀆內。

①陳人覘之，以為內國無船。②弼又請緣江防人每

交代之際，必集廣陵，於是大列旗幟，營幕被野，  
③陳人以為隋兵大至，急發兵為備，既知防人交代，其眾復散；后以為常，不復設備。又使兵緣江時獵，人馬喧噪。故弼之濟江，陳人不覺。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，④守者皆醉，遂克之。⑤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。⑥

〔一〕《爾雅》：水注澮曰瀆。

〔二〕覘，丑廉翻，又丑艷翻。內國，即中國，隋避諱，改曰內。

〔三〕被，皮義翻。

〔4〕橫江浦，在和州界。采石磯，在今太平州北三十里對岸津渡處。

〔5〕德祐甲戌十有二月沙武口之事亦猶此。

〔6〕《隋志》：江都郡六合縣，舊曰尉氏，置秦郡，后齊置秦州。后周改州曰方州，改郡曰六合。開皇初，郡廢；四年，改尉氏曰六合。張舜民曰：桃葉山，即今瓜步鎮之地。帥，讀曰率。

丙寅，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啟告變；丁卯，召公卿入議軍旅。戊辰，陳主下詔曰：「犬羊陵縱，侵竊郊畿，蜂蠆有毒，宜時掃定。朕當親御六師，廓清八表，內外并可戒嚴。」以驃騎將軍蕭摩訶、

護軍將軍樊毅、中領軍魯廣達并為都督，司空司馬消難、湘州刺史施文慶并為大監軍，<sup>①</sup>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，<sup>②</sup>散騎常侍皋文奏將兵鎮南豫州。重立賞格，僧、尼、道士，盡令執役。

〔二〕去年冬，陳主擢施文慶督湘州，未及之鎮而隋兵渡江。

〔三〕陳南豫州治宣城，時徙鎮姑孰，白下城合白石壘，唐武德移江寧縣於此，名白下縣。

庚午，賀若弼攻拔京口，執南徐州刺史黃恪。<sup>①</sup>弼軍令嚴肅，秋毫不犯，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，

弼立斬之。所俘獲六千余人，弼皆釋之，給糧勞遣，付以敕書，令分道宣諭。於是所至風靡。

〔一〕南徐州治京口。

樊猛在建康，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。辛未，韓擒虎進攻姑孰。半日，拔之，執巡及其家口。  
① 皋文奏敗還。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，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。

〔二〕今太平州當塗縣南二里有姑孰溪，西入大江，蓋因舊鎮而得名。



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，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，<sup>①</sup>遣使致書招廣達。廣達時屯建康，自劾，詣廷尉請罪；陳主慰勞之，加賜黃金，遣還營。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奔，以御六合兵；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，懼有異志，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，令蕭摩訶徐諭猛，猛不悅，陳主重傷其意而止。<sup>②</sup>

〔一〕侯景之亂，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，魯氏遂世襲以事陳。新蔡注見一百六十四卷梁世祖承聖元年〔2〕重，難也。

於是賀若弼自北道，韓擒虎自南道并進，<sup>①</sup>

緣江諸戍，望風盡走；弼分兵斷曲阿之沖而入。

②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，蕭摩訶屯樂游苑，樊毅屯耆闍寺，魯廣達屯白土岡，忠武將軍孔范屯寶田寺。③己卯，任忠自吳興入赴，④仍屯朱雀門。⑤

〔一〕京口於建康為北，姑孰於建康為南。

〔二〕曲阿，本云陽，秦時，人言其地有天子氣，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，截直道使阿曲，改曰曲阿。其地在武進、丹徒二縣之間。弼分兵斷其沖，恐三吳之兵入救建康，掎其後也。

〔3〕忠武將軍，梁置，班十九；陳擬官品第四，秩中二千石，位次四平將軍。

〔4〕去年使任忠出守吳興。

〔5〕晉孝武帝建朱雀門，上有兩銅雀，前直大航，謂之朱雀航。

辛未，賀若弼進據鐘山，<sup>①</sup>頓白土岡之東。

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，步騎二萬屯於新林。<sup>②</sup>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，<sup>③</sup>破陳將紀瑱於蘄口，<sup>④</sup>陳人大駭，降者相繼。晉王廣上狀，帝大悅，宴賜群臣。

〔一〕鐘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。《輿地志》：

古曰金陵山，縣名因此。又名蔣山，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此山下，孫氏都秣陵，以其祖諱鐘，因改名蔣山。

〔二〕新林浦，去今建康城二十里，西直白鷺洲。

〔三〕蘄，音機，又音其。王世積，闡熙新 人。

按班《志》，廬江郡尋陽縣，《禹貢》九江皆在南，東合為大江。應劭曰：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。漢之尋陽縣在今蘄州界。王世積以舟師自蘄水出九江。，古國字按班《志》，即班固《漢書·志》。

〔四〕蘄水入江之口。

時建康甲士尚十余萬人，陳主素怯懦，不達

軍士，唯晝夜啼泣，台內處分，一以委施文慶。

文慶既知諸將疾己，恐其有功，乃奏曰：「此輩怏怏，素不伏官，迫此事機，那可專信！」由是諸將凡有啟請，率皆不行。

賀若弼之攻京口也，蕭摩訶請將兵逆戰，陳主不許。及弼至鐘山，摩訶又曰：「弼懸軍深入，壘塹未堅，出兵掩襲，可以必克。」又不許。陳主召摩訶、任忠於內殿議軍事，忠曰：「兵法：客貴速戰，主貴持重。今國家足食足兵，宜固守台城，緣淮立柵，北軍雖來，勿與交戰；分兵斷江路，無令彼信得通。給臣精兵一萬，金翅三百

艘，下江徑掩六合，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，自然挫氣。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，今聞臣往，必皆景從。<sup>①</sup>臣復揚聲欲往徐州，斷彼歸路，則諸軍不擊自去。<sup>②</sup>待春水既漲，上江周羅睺等眾軍必沿流赴援，<sup>③</sup>此良策也。」陳主不能從。明日，欬然曰：「兵久不決，令人腹煩，可呼蕭郎一出擊之。」任忠叩頭苦請勿戰。孔范又奏：「請作一決，當為官勒石燕然。」<sup>④</sup>陳主從之，謂摩訶曰：「公可為我一決！」摩訶曰：「從來行陳，為國為身；今日之事，兼為妻子。」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。<sup>⑤</sup>甲申，使

魯廣達陳於白土岡，居諸軍之南，任忠次之，樊毅、孔范又次之，蕭摩訶軍最在北。諸軍南北互二十里，首尾進退不相知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景從，言如景之從形也。

〔二〕徐州，彭汴之路也。

〔三〕周羅 時督水軍，在郢漢。

〔四〕孔范以竇憲破匈奴事自詭，奸諂之誤國亡家如此。

〔五〕賦，給與也，分畀也。

賀若弼將輕騎登山，望見眾軍，因馳下，與所部七總管楊牙、員明等<sup>①</sup>甲士凡八千，勒陳以

待之。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，故摩訶初無戰意；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，與弼相當。隋師退走者數四，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，弼縱煙以自隱，窘而復振。陳兵得人頭，皆走獻陳主求賞，弼知其驕惰，更引兵趣孔范；范兵暫交即走，陳諸軍顧之，騎卒亂潰，不可復止，死者五千人。員明擒蕭摩訶，送於弼，弼命牽斬之。摩訶顏色自若，弼乃釋而禮之。

〔一〕員，音運，姓也。



任忠馳入台，見陳主言敗狀，曰：「官好住，

①臣無所用力矣！」陳主與之金兩滕，②使募人出

戰。忠曰：「陛下唯當具舟楫，就上流眾軍，③

臣以死奉衛。」陳主信之，敕忠出部分，令宮人

裝束以待之，怪其久不至。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，

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。領軍蔡徵守朱雀航，

聞擒虎將至，眾懼而潰。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，

陳人欲戰，忠揮之曰：「老夫尚降，諸軍何

事！」④眾皆散走。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，唯

尚書仆射袁憲在殿中，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。

陳主謂袁憲曰：「我從來接遇卿不勝余人，今日

但以追愧。⑤非唯朕無德，亦是江東衣冠道盡！」

〔一〕好，宜也；住，止也；今南人猶是言。

〔二〕滕，徒登翻。以繩約物曰滕。

〔三〕謂往就周羅等。睽

〔四〕「軍」，或作「君」。

〔五〕此猶劉禪之於卻正也。

陳主遑遽，將避匿，憲正色曰：「北兵之人，必無所犯。大事如此，陛下去欲安之！臣願陛下正衣冠，御正殿，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。」①陳

主不從，下榻馳去，曰：「鋒刃之下，未可交當，吾自有計！」從宮人十余出后堂景陽殿，將自投於井，憲苦諫不從；后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，陳主與爭，久之，乃得入。既而軍人窺井，呼之，不應，欲下石，乃聞叫聲；以繩引之，驚其太重，及出，乃與張貴妃、孔貴嬪衡束而上。②沈后居處如常。太子深年十五，閉閣而坐，舍人孔伯魚侍側，③軍士叩閣而入，深安坐，勞之曰：「戎旅在途，不至勞也！」軍士咸致敬焉。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余人，陳主恐其為變，皆召入，

令屯朝堂，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，又陰為之備，及台城失守，相帥出降。

〔一〕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。

〔二〕祝穆曰：景陽井在法寶寺。或云，白蓮閣下有小池，面方丈余。或云，在保寧寺覽輝亭側。舊傳云欄有石脈，以帛拭之，作胭脂痕，一名胭脂井，又名辱井。梁制：有殿中舍人、守舍人。陳制：殿中舍人為三品蘊位，守舍人為三品勳位，在九品之外，后閣舍人，蓋殿中舍人之守后閣者。

〔三〕此太子舍人也。梁制：太子中舍人四人，掌其坊之禁令；舍人十六人，掌文記。中舍人八班，舍人三班。陳制：中舍人六百石，舍人亦如之。

賀若弼乘勝至樂游苑，魯廣達猶督余兵苦戰不息，所殺獲數百人，會日暮，乃解甲，面台再拜慟哭，謂眾曰：「我身不能救國，負罪深矣！」士卒皆流涕歔歔，遂就擒。諸門衛皆走，弼夜燒北掖門入，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，呼視之，叔寶惶懼，流汗股栗，向弼再拜。弼謂之曰：「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，拜乃禮也。入朝不失作歸命侯，<sup>①</sup>無勞恐懼。」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后，與擒虎相詢，<sup>②</sup>挺刃而出，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，命乘騾車歸己，事不果。弼置叔寶於德教殿，以兵衛守。

〔一〕孫皓降晉，封歸命侯。

〔二〕，罵也。挺，拔也。

詢

高潁先入建康，潁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，<sup>①</sup>

廣使德弘馳詣潁所，令留張麗華，潁曰：「昔太公蒙面以斬姐己，<sup>②</sup>今豈可留麗華！」乃斬之於青溪。德弘還報，廣變色曰：「昔人云，『無德不報』，<sup>③</sup>我必有以報高公矣！」由是恨潁。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潁，居永翻。隋制，諸王記室參軍在錄事、功曹之下。

〔二〕姐己，有蘇氏之美女，商紂嬖之，武王勝殷殺紂，并誅姐己。姐，當割翻。己，音紀。

〔3〕《詩·大雅·抑》之辭。

〔4〕使高頴留麗華而廣納之，文帝必怒，安得成他日奪嫡之謀，是誠宜德之也，顧恨之邪！史為廣殺頴張本。

丙戌，晉王廣入建康，以施文慶受委不忠，曲為諂佞以蔽耳目，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，與太市令陽慧朗、刑法監徐析、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，斬於石闕下，以謝三吳。<sup>①</sup>使高頴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，封府庫，資財一無所取，天下皆稱廣，以為賢。矩，讓之之弟子也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「陽慧朗」一作「惠朗」。「暨慧」之下逸「景」字。

〔三〕裴讓之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衡四年。

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，違軍令，收以屬吏。上驛召之，詔廣曰：「平定江表，弼與韓擒虎之力也。」賜物萬段；又賜弼與擒虎詔，美其功。

開府儀衛三司王頒，僧辯之子也。夜，發陳高祖陵，焚骨取灰，投水而飲之。<sup>①</sup>既而自縛，歸罪於晉王廣。廣以聞，上命赦之。詔陳高祖、世祖、高宗陵，總給五戶分守之。



〔二〕報讎也。陳高祖殺僧辯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。

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，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，藉草東向坐三日，<sup>①</sup>敕書唁焉。<sup>②</sup>明日，有詔就館，拜通直散騎常侍，賜衣一襲。<sup>③</sup>善心哭盡哀，入房改服，<sup>④</sup>復出，北面立，垂泣，再拜受詔，明日乃朝，伏泣於殿下，悲不能興。上顧左右曰：「我平陳國，唯獲此人。既能懷其舊君，即我之誠臣也。」敕以本官直門下省。<sup>⑤</sup>

〔二〕去年陳遣善心來聘，留於客館，不遣還，事見上卷。西階，賓階也。衰服、藉草，喪禮也。

〔2〕弔生曰噫。

〔3〕衣單復具曰襲。

〔4〕改衰服，服賜服。

〔5〕通直散騎常侍屬門下省。今敕善心以本官直門下省，何也？按《唐六典》，晉始有門下省，散騎常侍雖隸門下，別為一省，潘岳云「寓直散騎之省」是也。此隋所以命許善心以通直散騎常侍直門下省歟。

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，秦王俊督二十總管水陸十余萬屯漢口，<sup>②</sup>不得進相持逾月。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，<sup>③</sup>據巫峽，<sup>④</sup>於北岸鑿岩，綴鐵鎖三條，

⑤橫截上流以遏隋船，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。

楊素、劉仁恩奮兵擊之，四十余戰，忠肅守險力爭，隋兵死者五千余人，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。既而隋師屢捷，獲陳之士卒，三縱之。忠肅棄柵而遁，素徐去其鎖；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，素遣巴蠻千人，⑥乘五牙四艘，以拍竿碎其十余艦，

遂大破之，俘甲士二千余人，忠肅僅以身免。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，棄城走。⑦陳慧紀屯公

安，⑧悉燒其儲蓄，引兵東下，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。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，樓船千余艘，

沿江而下，欲入援建康，為秦王俊所拒，不得前。

是時，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，還，至巴州，慧紀推叔文為盟主。⑨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，俊遣使迎勞之。會建康平，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，使樊毅詣周羅睺，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。時諸城皆解甲，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，放兵散，然後詣俊降，陳慧紀亦降，上江皆平。楊素下至漢口，與俊會。王世積在蘄口，聞陳已亡，移書告諭江南諸郡，於是江州司馬黃偁棄城走，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。

〔一〕江夏，陳郢州治所。

〔二〕漢水入江之口，即沔口也。

〔三〕按楊素傳，忠肅屯岐亭，正據江峽。則岐亭在西陵峽口也。《考異》曰：《隋書》作「呂仲肅」，《南史》作「呂肅」，今從《陳書》。

〔四〕按《水經》，江水出巫峽過秭歸夷陵，逕流頭狼尾灘，而后東逕西陵峽。去年冬，楊素破戚昕，其舟師已過狼尾而東，呂忠肅所據者，蓋西陵峽也。當從楊素傳作「江峽」為通。

〔五〕《考異》曰：《南史》作「五條」，今從《隋書》。

〔6〕蟹亦蠻也。居巴中者曰巴蟹。此水蟹之習於用舟者也。蟹，徒旱翻。

〔7〕梁置信州於巴東，西魏取之，其地時屬隋，故陳信州刺史屯於南蜀城。

〔8〕公安，陳荊州治所。

〔9〕巴州，治巴陵。

癸巳，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。二月，乙未，

廢淮南行台省。<sup>①</sup>

〔一〕晉王廣於時將凱還也。

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，使治民，簡辭訟。

李德林以為：「本廢鄉官判事，為其里閭親識，

剖斷不平，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，恐為害更甚。且要荒小縣，有不至五百家者，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！」帝不聽。丙申，制：「五百家為鄉，置鄉正一人；百家為里，置里長一人。」

陳吳州刺史蕭瓚能得物情，陳亡，吳人推瓚為主，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、張默言等討之。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。<sup>①</sup>陳永新侯陳君范自晉陵奔瓚，<sup>②</sup>并軍拒述。述軍且至，瓚立柵於晉陵城東，留兵拒述，遣其將王褒守吳州，自義興入太湖，欲掩述后。述進破其

柵，回兵擊璫，大破之；又遣兵別道襲吳州，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。璫以余眾保包山，<sup>③</sup>燕榮擊破之。璫將左右數人匿民家，為人所執。述進至奉公埭，<sup>④</sup>陳東揚州刺史蕭岩以會稽降，與璫皆送長安，斬之。<sup>⑤</sup>

〔二〕《隋書》：宇文述，代郡武川人。《地理

志》：馬邑郡善陽縣，大業初置代郡。順政郡鳴水縣，西魏置落叢縣及落叢郡。順政，西魏之興州也。東海郡海州。燕榮舟自海道入湖，可至吳州，陳置吳州於吳郡。〔二〕沈約《志》：永新縣，吳立，屬安成太守。隋廢安成郡為安復縣。晉陵與吳接壤。



〔3〕包山，在太湖中，其地西北距吳縣百二十里，又名洞庭山，四西皆水，地占三鄉，環四十里，土宜橘柚。

〔4〕將，領也，攜也。

〔5〕以岩等驅江陵士女降陳也，事見上卷陳長城公禎明元年。

楊素之下荊門也，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，南至湘州，城中將士，莫有固志。刺史岳陽王叔慎，年十八，置酒會文武僚吏。酒酣，叔慎嘆曰：

「君臣之義，盡於此乎！」<sup>①</sup>長史謝基伏而流涕。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，<sup>②</sup>乃起曰：「主辱臣

死，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！今天下有難，實致命之秋也。縱其無成，猶見臣節。青門之外，有死不能！<sup>③</sup>今日之機，不可猶豫，后應者斬！」眾咸許諾。乃刑牲結盟，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。暉信之，克期而入，叔慎伏甲待之。暉至，執之以徇，并其眾皆斬之。叔慎坐於射堂，招合士眾，數日之中，得五千人。衡陽太守樊通、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。<sup>④</sup>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，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；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，兵敗。胄乘勝入城，擒叔慎。

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，亦擒之。俱送秦王俊，斬於漢口。

〔一〕按陳湘州刺史陳叔文既去鎮，施文慶實代之阻隋兵，不及至，湘州必有守之者，但未知叔慎何時所命耳。

〔二〕遂興縣侯也。沈約《志》：廬陵郡有遂興縣。吳立，曰新興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。長，知兩翻。坐徂臥翻。

〔三〕召平，秦時東陵侯，秦亡為民，種瓜青門外。正理自謂陳亡之后，不能編於民伍以求活。

〔4〕《隋志》：長沙郡衡山縣，舊置衡陽郡。武陵郡，舊置武州。鄔姓，其先仕晉為鄔大夫，子孫因以為氏。鄔，烏古翻。守，式又翻。

嶺南未有所附，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，<sup>①</sup>號聖母，保境拒守。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，陳豫章太守徐澄據南康拒之，<sup>②</sup>洸等不得進。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，諭以國亡，使之歸隋。夫人集首領數千人，盡日慟哭，遣其孫馮魂帥眾迎洸。<sup>③</sup>洸擊斬徐澄，入，至廣州，說諭嶺南諸州皆定；<sup>④</sup>表馮魂為儀衛三司，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。<sup>⑤</sup>洸，復之子也。<sup>⑥</sup>

〔一〕高涼縣置高涼郡。洗，音銑，又音線。

〔二〕徐璿自豫章退保南康。南康郡治贛縣。洸，古黃翻。守，式又翻。璿，都滕翻。

〔三〕洗氏嫁馮融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。帥，讀曰率。

〔四〕說，式芮翻。《考異》曰：隋《帝紀》：

「十年八月壬申，遣洸等巡撫嶺南，百越皆服。」按陳以九年正月亡，至來年八月，并閏計二十一月，豈有洗氏猶不知者！《洗氏傳》又云晉王遣陳主遺夫人書，則事在九年三月前也，《帝紀》所云，蓋謂百越已服，奏到朝廷之日也。

〔5〕宋文帝元嘉九年，分高涼，立宋康郡。《隋志》：高涼郡杜原縣，舊有永寧、宋康二郡。

〔6〕韋叟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。叟，休正翻。

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，<sup>①</sup>求陳氏子孫，立以為帝；勇不能用，以所部來降，瓌棄官去。瓌，忠之弟子也。<sup>②</sup>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梁置衡州於廣州含渥縣。任，音壬。

〔2〕任志趣如此，宜其能自表見於唐元也；蕭摩訶兒豚犬耳。

於是陳國皆平，<sup>①</sup>得州三十，郡一百，縣四百，詔建康城邑宮室，并平蕩耕墾，更於石頭置蔣州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陳高祖受梁禪，歲在丁丑，至是而亡，凡五主，三十三年。得州三十，郡一百，縣四百。按《隋志》：陳境當時有揚、東揚、南徐、吳、閩、丰、湘、巴、武、江、郢、廣、東衡、衡、高、羅、新、瀧、建成、桂、東寧、靜、南定、越、南合、崖、安、交、愛凡三十州。

〔2〕以蔣山名州也。

晉王廣班師，留王韶鎮石頭城，委以后事。

三月，己巳，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，詣長安，大小在路，五百里累累不絕。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，內外修整，遣使迎勞；陳人至者如歸。夏，四月，辛亥，帝幸驪山，<sup>①</sup>親勞旋師。乙巳，諸軍凱入，<sup>②</sup>獻俘於太廟，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、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，仍以鐵騎圍之，從晉王廣、秦王俊入，列於廟廷。拜廣為太尉，賜輅車、乘馬、袞冕之服、玄圭、白璧。丙午，帝坐廣陽門觀，<sup>③</sup>引陳叔寶於前，及太子、諸王二十八人，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



郎凡二百余人，帝使納言宣詔勞之；次使內史令宣詔，責以君臣不能相輔，乃至滅亡。叔寶及其群臣并愧懼伏地，屏息不能對，既而宥之。

〔一〕驪山在新豐縣。

〔二〕奏凱樂而入也。

〔三〕廣陽門之觀闕也。

初，武元帝迎司馬消難，<sup>①</sup>與消難結為兄弟，情好甚篤，帝每以叔父禮事之。及平陳，消難至，特免死，配為樂戶，二旬而免，猶以舊恩引見；尋卒於家。

〔二〕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二年。皇考忠，謚武元帝。

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，得疾不療，憤慨而卒。  
庚戌，帝御廣陽門<sup>①</sup>宴將士，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，<sup>②</sup>達於南郭。班賜各有差，凡用三百余萬段，故陳之境內，給復十年，余州免其年租賦。

〔二〕廣陽門，大興宮城正南門也。《唐六典》曰：隋曰廣陽門，開皇二年作，仁壽元年，改曰昭陽門，唐武德元年，改曰順天門，神龍元年，改承天門。

〔2〕凡指所聚之物曰積則去聲，取物而積疊之則入聲。

樂安公元諧進曰：「陛下威德遠被，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，陳叔寶為令史，今可用臣言矣。」帝曰：「朕平陳國，本以除逆，非欲夸誕。公之所奏，殊非朕心。突厥不知山川，何能警候。叔寶昏醉，寧堪驅使！」諧默然而退。

辛酉，進楊素爵為越公，<sup>①</sup>以其子玄感為儀衛三司，玄獎為清河郡公；賜物萬段，粟萬石。命賀若弼登御坐，賜物八千段，加位上柱國，進爵宋公。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。

〔二〕按《隋書》，楊素自清河郡公進封郢國公。

素言：「逆人王誼前封於郢，不願與之衡。」改封越公。

賀若弼、韓擒虎爭功於帝前。弼曰：「臣在蔣山死戰，破其銳卒，擒其驍將，震揚威武，遂平陳國；韓擒虎略不交陳，豈臣之比！」擒虎曰：「本奉明旨，令臣與弼衡時合勢以取偽都，弼乃敢先期，逢賊遂戰，致令將士傷死甚多。臣以輕騎五百，兵不血刃，直取金陵，降任蠻奴，執陳叔寶，據其府庫，傾其巢穴。弼至夕方扣北掖門，臣啟關而納之。斯乃救罪不暇，安得與臣相比！」帝曰：「二將俱為上勛。」於是進擒虎位。

上柱國，賜物八千段。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，淫污陳宮；坐此不加爵邑。

加高頴上柱國，進爵齊公，<sup>①</sup>賜物九千段。帝勞之曰：「公伐陳后，人言公反，朕已斬之。君臣道合，非青蠅所能間也。」<sup>②</sup>帝從容命頴與賀若弼論平陳事，頴曰：「賀若弼先獻十策，后於蔣山苦戰破賊。臣文吏耳，焉敢與大將論功！」帝大笑，嘉其有讓。

〔一〕頴自勃海郡公進爵齊國公。

〔二〕青蠅以諭讒言。間，古莧翻。

帝之伐陳也，使高潁問方略於上儀衛三司李德林，以授晉王廣；至是，帝賞其功，授柱國，封郡公，賞物三千段。已宣敕訖，或說高潁曰：「今歸功於李德林，諸將必當憤惋，且后世觀公有若虛行。」潁入言之，乃止。

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，鎮廣陵。晉王廣還并州。

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，<sup>①</sup>未知都官尚書孔范、散騎常侍王瑳、王儀、御史中丞沈攸之罪，故得免；及至長安，事并露，乙未，帝暴其過惡，投

之邊裔，以謝吳、越之人。瑳刻薄貪鄙，忌害才能；儀頌巧側媚，獻二女以求親暱；瓘險慘苛酷，發言邪諂，故衎罪焉。

〔二〕五佞，謂施文慶、沈客卿、陽慧朗、徐析、暨慧景。

帝給賜陳叔寶甚厚，數得引見，班衎三品；每預宴，恐致傷心，為不奏吳音。后監守者奏言：「叔寶云，『既無秩位，每預朝集，願得一官號。』」帝曰：「叔寶全無心肝！」監者又言：「叔寶常醉，罕有醒時。」帝問：「飲酒几何？」對曰：「與其子弟日飲一石。」帝大驚，

使節其酒，既而曰：「任其性；不爾，何以過日！」<sup>①</sup>帝以陳氏子弟既多，恐其在京城為非，乃分置邊州，給田業使為生，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。

〔二〕嗚呼，此陳叔寶所以得死於枕席也！

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衛三司，仆射袁憲、驃騎蕭摩訶、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衛三司，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秘書丞。上嘉袁憲雅操，下詔，以為江表稱首，授昌州刺史。<sup>①</sup>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，擢拜主爵侍郎。<sup>②</sup>謂



群臣曰：「平陳之初，我悔不殺任蠻奴。受人榮祿，兼當重寄，不能橫尸徇國，乃云無所用力，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！」<sup>③</sup>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舂陵郡，后魏置南荊州，西魏改曰昌州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主爵侍郎，屬吏部尚書。

〔三〕衛懿公與狄人戰於熒澤，為狄人所殺，弘演納肝以殉之。

帝見周羅睺，慰諭之，許以富貴。羅睺垂泣對曰：「臣荷陳氏厚遇，本朝淪亡，無節可紀。

得免於死，陛下之賜也，何富貴之敢望！」賀若

弼謂羅睺曰：「聞公郢、漢捉兵，<sup>①</sup>即知揚州可得。王師利涉，果如所量。」羅睺曰：「若得與公周旋，勝負未可知也。」<sup>②</sup>頃之，拜上儀衛三司。先是，陳將羊翔來降，伐陳之役，使為向導，位至上開府儀衛三司，班在羅睺上。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：「不知機變，乃立在羊翔之下，能無愧乎！」羅睺曰：「昔在江南，久承令問，<sup>③</sup>謂公天下節士；今日所言，殊非所望。」擒虎有愧色。

〔二〕捉，把也。

〔2〕周羅 何以得此於賀若弼哉！史家溢美耳。  
〔3〕令，美也。

帝之責陳君臣也，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。<sup>①</sup>  
既而復上表自陳：「昔在巴州，已先送款，乞知此情，望異常例！」帝雖嫌其不忠，而欲懷柔江表，乃授叔文開府儀衛三司，拜宜州刺史。<sup>②</sup>

〔一〕得色，自得其意而形於色。

〔2〕宜州置於京兆華原縣。

初，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，<sup>①</sup>遇帝而異之，謂帝曰：「公當貴，貴則天下一家，歲一周天，

②老夫當委質於公。」及至德之初，③鼎為大府卿盡賣田宅，大匠卿毛彪問其故，鼎曰：「江東王氣，盡於此矣！吾與爾當葬長安。」及陳平，上召鼎為上儀衛三司。鼎，睿之孫也。④

〔一〕《韋鼎傳》：陳太建中聘。

〔二〕歲星，木星也，十二年一周天。

〔三〕陳長城公即位，改元至德。

〔四〕韋睿著功名於梁武帝之時。

壬戌，詔曰：「今率土大衢，含生遂性；太平之法，方可流行。凡我臣民，澡身浴德，家家

自修，人人克念。<sup>①</sup>兵可立威，不可不戢，刑可助化，不可專行。禁衛九重之余，鎮守四方之外，戎旅軍器，皆宜停罷。世路既夷，群方無事，武力之子，俱可學經；民間甲仗，悉皆除毀。頒告天下，咸悉此意。」

〔二〕書曰：惟狂克念作聖。

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，<sup>①</sup>謂為《御授平陳七策》。帝弗省，<sup>②</sup>曰：「公欲發揚我名，我不求名；公宜自載家傳。」弼位望隆重，兄弟并封郡公，為刺史、列將，家之珍玩，不可勝計，婢

妾曳羅綺者數百，<sup>③</sup>時人榮之。其后突厥來朝，上謂之曰：「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？」對曰：「聞之。」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：「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。」擒虎厲色顧之，突厥惶恐，不敢仰視。

〔一〕撰，述也。

〔二〕省，視也。

〔三〕羅，交眼；綺，細綾。

<sup>①</sup>親禮逾密。因謂頰曰：「獨孤公，猶鏡也，每左衛將軍龐晃等短高頰於上，上怒，皆黜之，

被磨瑩，皎然益明。」初，頰父賓為獨孤信僚佐，賜姓獨孤氏，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龐晃自結納於潛躍之辰，與上情契甚密，而與高頌有隙，與廣平王雄挾舊屢言頌之短，故皆被黜。頌，居永翻，音窘。

〔三〕按獨孤信之誅，妻子徙蜀，獨孤后以賓父之故吏，每往來其家。頌之遭遇，豈專以才略哉！外得君而內蒙君母親禮也。及夫外則見忌於君，內則失愛於君母，隋見疏棄，君臣之際，可無謹乎。

樂安公元諧，性豪俠，有氣調。少與上衎學，甚相愛，及即位，累曆顯仕。諧好排詆，不能取

媚左右。與上柱國王誼善，誼誅，<sup>①</sup>上稍疏忌之。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衛三司滂、臨澤侯田鸞、<sup>②</sup>上儀衛三司祁緒等謀反，<sup>③</sup>下有司案驗，奏：「諧謀令祁緒勒黨項兵斷巴、蜀。又，諧嘗與滂衙謁上，諧私謂滂曰：『我是主人，殿上者賊也。』因令滂望氣，滂曰：『彼云似蹲狗走鹿，不如我輩有福德云。』」上大怒，諧、滂、鸞、緒并伏誅。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王誼誅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三年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毗陵郡義興縣舊有臨澤縣。



〔3〕祈姓，出於黃帝，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，祈其一也。又曰：晉獻侯四世孫曰奚，食邑於祈，孫以為氏。

〔4〕《考異》曰：《李德林傳》云：「德林以梁士彥，元諧頻有逆意，江南抗衡上國，乃著天命論上之。」諧傳云：「平陳后數歲，人告諧謀反。」按諧請以叔寶為內史，則陳亡時猶在。楊雄方用事，諧欲譖去之，則雄未為司空，故附於此。按「內史」當依正文作「令史」；按通鑒上正文亦書元諧言，請以陳叔寶為令史。按內史隋之要官，元諧安敢請以陳叔寶為是官邪。閏月，己卯，以吏部尚書蘇威為右仆射。六月，乙丑，以荊州總管楊素為納言。

朝野皆請封禪，<sup>①</sup>秋，七月，丙午，詔曰：「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，遐邇注意，便謂太平。以薄德而封名山，用虛言而干上帝，非朕攸聞。而今以後，言及封禪，宜即禁絕。」

〔二〕「稱」，當作「請」。又竊謂稱，舉也；言朝野舉封禪事為言也。

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，貴寵特盛，與高潁、虞慶則、蘇威稱為四貴。雄寬容下士，朝野傾屬，上惡其得眾，陰忌之，不欲其典兵馬；八月，壬戌，以雄為司空，實奪之權。雄既無職務，乃杜門不通賓客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雄以是能保其身於猜忌之朝。

帝踐祚之初，柱國沛公鄭譯請修正雅樂，詔太常卿牛弘、國子祭酒辛彥之、博士何妥等議之，積年不決。譯言：「古樂十二律，旋相為宮，各用七聲，世莫能通。」譯因龜兹人蘇祇婆善琵琶，始得其法，推演為十二均、八十四調，以校太樂所奏，例皆乖越。譯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，謂之應聲，作書宣示朝廷。①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譯云：「考尋樂府，鐘石律呂，皆有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、變宮、變徵之名，七聲之內

三聲乖應，每恆求訪，終莫能通。先是周武帝時，有龜茲人蘇只婆從突厥皇后入國，善胡琵琶，聽其所奏，一均之中，間有七聲，因而問之，調有七種，以其七調勘校七聲，冥若合符。一曰婆陁力，華言平聲，即宮聲也。二曰雞識，華言長聲，即南呂聲也。三曰沙識，華言質直聲，即角聲也。四曰沙侯加濫，華言應聲，即變徵聲也。五曰沙臘，華言應和聲，即徵聲也。六曰般瞻華言五聲，即羽聲也。七曰俟利建，華言斛牛聲，即變宮聲也。譯因習而彈之，始得七聲之正。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，旦作七調，以華言譯之，旦者則謂均也。其聲亦應黃鐘、太簇、林鐘、姑洗五均，已外七律，更無調聲。譯遂因其捻琵琶，弦柱相飲為均，推演其聲，更立七均，合成十二，以應十二律，律有七音，音立一

調，故成七調。十二律合八十四調，旋轉相交，盡皆和合。仍以其考校太樂所奏，林鐘之宮，應用林鐘為宮，乃用黃鐘為宮，應用南呂為商；乃用太簇為商；應用應鐘為角，乃取姑洗為角。故林鐘一宮，七聲三聲并戾，其十一宮七十七音，例皆乖越，莫有通者。又以編縣有八，因作八音之樂，七音之外，更立一聲，謂之應聲。作書二十余篇，以明其指。龜茲，音丘慈。賢曰：今音丘勿翻。茲，音沮惟翻，蓋急言耳。

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，非譯、夔一朝可定。

帝素不悅學，而牛弘不精音律，何妥自恥宿儒反不逮譯等，常欲沮壞其事，乃立議，非十二律旋相為宮及七調，競為異議，各立朋黨；或欲令各

造樂，待成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妥恐樂成善惡易見，乃請帝張樂試之，先白帝去：「黃鐘象人君之德。」及奏黃鐘之調，帝曰：「滔滔和雅，甚與我心會。」妥因奏止用黃鐘一宮，不假余律。帝悅，從之。

時又有樂工萬寶常，<sup>①</sup>妙達鐘律。譯等為黃鐘調成，奏之，帝召問寶常，寶常曰：「此亡國之音也。」帝不悅。寶常請以水尺為律，以調樂器，上從之。寶常造諸樂器，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，損益樂器，不可勝紀。其聲雅淡，不為時人

所好，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。蘇夔尤忌寶常，夔父威方用事，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，寶常樂竟為威所抑，寢不行。

〔二〕萬，姓也。孟子門人有萬章。

及平陳，獲宋、齊舊樂器，并江左樂工，帝令廷奏之，嘆曰：「此華夏正聲也。」乃調五音為五夏、二舞、登歌、房內等十四調，賓祭用之。

①仍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。

〔二〕五夏，昭夏、皇夏、誠夏、需夏、肆夏。二舞，文、武二舞。登歌，升堂上而歌，匏竹在下，貴人

聲也。帝龍潛時，倚琵琶作歌二首，名曰地厚天高，託言夫妻之義，因即取之為房內曲。十四調，后周故事，懸鐘、磬法七正七倍，合為十四，蓋准變宮、變徵，凡為七聲，有正有倍，為十四也。夏，戶雅翻。

時天下既壹，異代器物，皆集樂府。牛弘奏：「中國舊音多在江左。①前克荊州得梁樂，②今平蔣州又得陳樂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，請加修緝以備雅樂。其后魏之樂及后周所用，雜有邊裔之聲，皆不可用，請悉停之。」

〔二〕典午南渡，未能備樂，石氏之亡，樂人頗有鄴而南者。苻堅淮淝之敗，晉始獲樂工，備金石。慕容



垂破西燕，盡獲苻氏舊樂。子寶喪敗，其鐘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。德子超獻之姚秦以贖其母。宋武平姚泓，收歸建康，故云多在江左。

〔2〕克荊州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。

冬，十二月，詔弘與許善心、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。①世基，荔之子也。②

〔一〕按煬帝始置通直郎，從六品，屬謁者豪。虞世基傳云，以通直郎直內史省。其通直散騎侍郎歟？品從五。

〔2〕虞荔見一百六十八卷陳世祖天嘉二年。荔，力制翻。

己巳，以黃州總管周法尚為永州總管，<sup>①</sup>安集嶺南，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，陳桂州刺史錢季卿等皆詣法尚降。<sup>②</sup>定州刺史呂子廓，<sup>③</sup>據山洞，不受命，法尚擊斬之。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永安郡，后齊置衡州，開皇五年改曰黃州。零陵郡，平陳初置永州總管府。

〔二〕始安郡，梁置桂州。

〔三〕郁林郡，梁置定州。

以駕部侍郎狄道辛公義為岷州刺史。<sup>①</sup>岷州俗畏疫，一人病疫，闔家避之，病者多死。公義命皆輿置己之聽事，暑月，病人或至數百，廳廊

皆滿。公義設榻，晝夜處其間，以秩祿具醫藥，身自省問。病者既愈，乃召其親戚諭之曰：「死生有命，豈能相染！若相染者，吾死久矣。」皆慚謝而去。其后人有病者，爭就使君，其家親戚固留養之，始相慈愛，風俗遂變。后遷并州刺史，下車，先至獄中露坐，親自驗問。十余日間，決遣咸盡，方還聽事受領新訟。事皆立決；若有未盡，必須禁者，公義即宿聽事，終不還閣。或諫曰：「公事有程，使君何自苦！」公義曰：「刺史無德，不能使民無訟，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！」罪人聞之，咸自款服。②后有訟者，鄉

閻父老遽曉之曰：「此小事，何忍勤勞使君！」訟者多兩讓而止。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駕部侍郎，屬兵部尚書。狄道縣屬金城郡。臨洮郡溢樂縣，西魏置岷州。

〔二〕款，誠也；款服，猶言誠服也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年（庚戌 公元590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未，以皇孫昭為河南王，楷為華陽王。昭，廣之子也。

二月，上幸晉陽，命高潁居守。夏，四月，辛酉，至自晉陽。

成安文子李德林，<sup>①</sup>恃其才望，論議好勝，衡列多疾之；由是以佐命無功，十年不徙級。德林數與蘇威異議，高潁常助威，奏德林狼戾，上多從威議。上賜德林莊店，使自擇之，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，<sup>②</sup>上許之。及幸晉陽，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，於內造店賃之。蘇威因奏德林誣罔。妄奏自入，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：「此店收利如食千戶，請計日追贓。」上自

是益惡之。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，還，皆奏稱「鄉正專理辭訟，黨與愛憎，公行貨賄，不便於民。」上令廢之。德林曰：「茲事臣本以為不可，然置來始爾，<sup>③</sup>復即停廢，政令不一，朝成暮毀，深非帝王設法之義。臣望陛下自今群臣於律令輒欲改張，即以軍法從事；不然者，紛紜未已。」

上遂發怒，大詬云：「爾欲以我為王莽邪！」<sup>④</sup>

先是，德林稱父為太尉咨議以取贈官，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：「德林父終於校書，妄稱咨議。」上甚銜之。<sup>⑤</sup>至是，上因數之曰：「公

為內史，典朕機密，比不可豫計議者，以公不弘

耳，寧自知乎！又罔冒取店，妄加父官，朕實忿之，而未能發，今當以一州相遣耳。」因出為湖州刺史。⑥德林拜謝曰：「臣不敢復望內史令，請但預散參。」⑦上不許，遷懷州刺史而卒。⑧

〔一〕成安，縣名。文，謚也。子，爵也。成安縣屬魏郡。

〔二〕高阿那肱與王謙舉兵誅。衛國縣，本漢觀縣屬東郡，光武改曰衛國，魏收《地形志》屬頓丘郡；隋開皇六年改曰觀城，屬武陽郡。

〔三〕置鄉正見上年。

〔4〕上以權數得國，猜疑群下，以王莽篡漢，變更法令而亡，疑德林以況己，故怒。邪，音耶。

〔5〕德林之父蓋仕於魏、齊之間。后齊之制公府咨議參軍，從第四品。校書郎，第九品。猗氏縣，屬河東郡。

〔6〕烏程縣，舊置吳興郡，隋置湖州。宋白曰：湖州，古防風氏之國，漢烏程縣之地，隋置湖州，因太湖而名。長安東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。

〔7〕散參，謂散官無職務而預朝參者。

〔8〕河內郡，舊置懷州。



李圓通，本上微時家奴，有器干；及為隋公，以圓通及陳茂為參佐，由是信任之。梁國之廢也，<sup>①</sup>上以梁太府卿柳莊為給事黃門侍郎。莊有識度，博學，善辭令，明習典故，雅達政事，上及高潁、蘇威皆重之。與陳茂衙僚，不能降意，茂譖之於上，上稍疏之，出為饒州刺史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梁國廢見上卷陳長城公禎明元年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鄱陽郡，梁置吳州，陳廢，隋平陳，置饒州。

上性猜忌，不悅學，既任智以獲大位，因以文法自矜，明察臨下，恆令左右覘視內外，有過

失則加以重罪。又患令史贓污，私使人以錢帛遺之，得犯立斬。每於殿庭箠人，一日之中，或至數四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，<sup>①</sup>即命斬之。尚書左仆射高潁、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，以為「朝堂非殺人之所，殿廷非決罰之地。」上不納。潁等乃盡詣朝堂請罪，上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：<sup>②</sup>「吾杖重乎？」元曰：「重。」帝問其狀，元舉手曰：「陛下杖大如指，捶人三十者，比常杖數百，故多死。」上不懌，乃令殿內去杖，欲有決罰，各付所由。<sup>③</sup>后楚州行參軍李君才<sup>④</sup>上言：「上寵高潁過甚。」上大怒，命杖之，而殿內無

杖，遂以馬鞭捶殺之，自是殿內復置杖。未几，怒甚，又於殿廷殺人；兵部侍郎馮基固諫，<sup>⑤</sup>上不從，竟於殿廷殺之。上亦尋悔，宣慰馮基，而怒群臣之不諫者。

〔一〕問事者，行杖之人也。楚，荊也，以之箠人  
〔二〕后齊之制，有領左、右府，將軍之下置正副都督，隋蓋因之。煬帝改領左、右府為備身府。

〔三〕所由，猶言所主也

〔四〕《隋志》：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，開皇十二年置楚州。隋置，州置刺史、長史、司馬參軍事行參軍。

〔5〕兵部尚書統兵部、職方、駕部、庫部四曹，各置侍郎。

五月，乙未，詔曰：「魏末喪亂，軍人權置坊府，<sup>①</sup>南徵北伐，居處無定，家無完堵，地罕包桑，<sup>②</sup>朕甚愍之。凡是軍人，可悉屬州縣，墾田、籍帳，一與民衡。軍府統領，宜依舊式。罷山東、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。」

〔二〕元魏之季，兵制有六坊，后齊因之，亦曰六府。

〔2〕包桑多根，植桑至於根多，民安其居之驗。

六月，辛酉，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。

秋，七月，癸卯，以納言楊素為內史令。

冬，十一月，辛丑，上祀南郊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隋南郊為壇於國之南，太陽門外道西一里，去宮十里。壇高七尺，廣四丈。孟春上辛，祠所感帝赤熛怒於其上，以太祖武元皇帝配。

江表自東晉已來，刑法疏緩，世族陵駕寒門，平陳之后，牧民者盡更變之。蘇威復作《五教》，使民無長幼悉誦之，士民嗟怨。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，遠近驚駭。於是婺州汪文進、越州高智慧、蘇州沈玄愔皆舉兵反，<sup>①</sup>自稱天子。署置

百官。樂安蔡道人、蔣山李、饒州吳世華、溫州沈孝徹、泉州王國慶、杭州楊寶英、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，<sup>②</sup>攻陷州縣。陳之故境，大抵皆反。大者有眾數萬，小者數千，共相影響。執縣令，或抽其腸，或齣其肉食之，曰：「更能使儂誦《五教》邪！」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以討之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東陽郡，平陳置婺州。會稽郡，梁置東楊州，陳改曰吳州，平陳改吳州，后改越州。吳郡，陳置吳州，平陳改蘇州。

〔二〕考《隋志》無樂安，下曰陳之故境，則當於陳境求之。沈約《志》；鄱陽太守有樂安縣，吳立。新

《唐志》：台州有樂安縣，唐初，析臨海置。以下文江「汪」文進令蔡道人守樂安觀之，蓋台州之樂安。蔣山在蔣州江寧縣。永嘉郡，開皇九年置處州，十二年改括州，唐高宗上元元年，始析括州之永嘉、安固置溫州。安陸郡京山縣有溫州，非陳境，當是永嘉之溫州，史追書耳。建安郡，陳置閩州，平陳改曰泉州。余杭郡，平陳置杭州。交趾郡，舊曰交州。

素將濟江，使始興麥鐵杖戴束橐，夜，浮渡江<sup>①</sup>覘賊，還而復往，為賊所擒，遣兵仗三十人防之。鐵杖取賊刀，亂斬防者，殺之皆盡，割其鼻，懷之以歸。素大奇之，奏授儀衛三司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南海郡始興縣，南齊置東衡州，平陳，權置廣州總管府。姓苑：高要、始興有麥姓

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，<sup>①</sup>擊賊帥硃莫問於京口，破之。<sup>②</sup>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、無錫賊帥葉略，皆平之。<sup>③</sup>沈玄愔敗走，素追擒之。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，周亙百余里，船艦被江；素擊之。子總管南陽來護兒<sup>④</sup>言於素曰：「吳人輕銳，利在舟楫，必死之賊，難與爭鋒，公宜嚴陳以待之，<sup>⑤</sup>勿與接刃。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，掩破其壁。使退無所歸，進不得戰，此韓信破趙之策也。」<sup>⑥</sup>素從之。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，襲破其



營，因縱火，煙焰張天。賊顧火而懼，素因縱兵奮擊，大破之，賊遂潰。智慧逃入海，素躡之至海曲，召行軍記室封德彝計事，<sup>⑦</sup>德彝墜水，人救，獲免，易衣見素，竟不自言。素后知之，問其故，曰：「私事也，所以不白。」素嗟異之。德彝名倫，以字行，隆之之孫也。<sup>⑧</sup>汪文進以蔡道人為司空，守樂安，素進討，悉平之。

〔一〕子津在今真州子縣南。帥，讀曰率。

〔二〕京口，今鎮江府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晉陵、無錫二縣皆屬常州。《考異》曰：《北史·楊素傳》作「葉皓」，今從《隋書》

〔4〕子總管，裨將也，領兵，屬總管。南陽郡，舊置荊州，開皇初改為鄧州。姓苑：邾，子姓，商之支孫，食采於邾，因以為氏，后避難去邑。漢功臣表有軟侯來蒼。

〔5〕陳，讀曰陣。

〔6〕韓信破趙見十卷漢高帝三年。

〔7〕《姓苑》：封姓，夏時封父之后。

〔8〕封隆之，高齊佐命臣。

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，自婺州別道逾嶺越海，攻破溪洞，不可勝數。前后七百余戰，轉斗千余里，寂無聲問者十旬，遠近皆以萬歲為沒。

萬歲置書竹筒中，浮之於水，汲者得之，言於素。素上其事，上嗟嘆，賜萬歲家錢十萬。

素又破沈孝徹於溫州，步道向天台，指臨海，  
①逐捕遺逸，前后百余戰，高智慧走保閩、越。

上以素久勞於外，令馳傳入朝。素以余賊未殄，恐為后患，復請行，遂乘傳至會稽。②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，非北人所習，不設備；素泛海奄至，國慶惶遽棄州走。余黨散入海島，或守溪洞，素分遣諸將，水陸追捕。密令人說國慶，使斬送智

慧以自贖；國慶乃執送智慧，斬於泉州，余黨悉降。江南大定。

〔一〕按新《唐志》，天台山在台州唐興縣，唐興本晉始丰縣，始丰本吳之始平縣。《唐志》云：武德四年，析臨海置始丰，高宗上元二年，更名唐興。則吳之始丰，隋已并入臨海，天台山此時固屬臨海界。

〔二〕素既入朝后，自安乘傳至會稽。

素班師，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。比到京師，問者日至。拜素子玄獎為儀衛三司，賞賜甚厚。陀，信之子也。<sup>①</sup>

〔一〕獨孤信，皇后之父，后周功臣。

楊素用兵多權略，馭眾嚴整，每將臨敵，輒求人過失而斬之，多者百余人，少不下十數，流血盈前，言笑自若。及其對陳，先令一二百人赴敵，陷陳則已，如不能陷而還者，無問多少，悉斬之；又令二三百人復進，還如向法。將士股栗，有必死之心，由是戰無不勝，稱為名將。素時貴幸，言無不從，其從素行者，微功必錄，至他將雖有大功，多為文吏所譴卻，故素雖殘忍，士亦以此願從焉。

以并州總管晉王廣為揚州總管，鎮江都，復以秦王俊為并州總管。

番禺夷王仲宣反，<sup>①</sup>嶺南首領多應多，引兵圍廣州。韋洸中流矢卒，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。又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，<sup>②</sup>矩至南康，得兵數千人。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，<sup>③</sup>矩與大將軍鹿願擊斬之，<sup>④</sup>進至南海。

〔二〕廣州舊治番禺縣，隋為南海縣。時廣州治始興，仲宣所圍者南海也。番禺，音潘愚。

〔2〕《唐六典》云：隋開皇六年，始置六品已下散官，并以郎為正階，尉為從階。正六品上為朝議郎，下為武騎尉；從六品上為通議郎，下為屯騎尉；正七品上為朝請郎，下為驍騎尉；從七品上為朝敵郎，下為游尉；正八品上為給事郎，下為飛騎尉；從八品上為承奉郎，下為旅騎尉；正九品上為儒林郎，下為云騎尉；從九品上為文林郎，下為羽騎尉。《隋志》：煬帝減給事黃門侍郎員，去給事之名，移吏部給事郎名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，此時裴矩蓋為吏部給事郎。

〔3〕東衡州亦治始興。

〔4〕鹿，姓也。《風俗通》：后漢有巴都太守鹿旗。

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，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，逗留不進；夫人知之，大怒，遣使執暄，系州獄，更遣孫盎出討佛智，斬之。進會鹿願於南海，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，仲宣眾潰，廣州獲全。洗氏親被甲，乘介馬，張錦傘，引穀騎衛，從裴矩巡撫二十余州。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，<sup>①</sup>矩承制署為刺史、縣令，使還統其部落，嶺表遂定。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蒼梧郡，梁置成州，隋置封州。



矩復命，上謂高潁、楊素曰：「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，朕每患其兵少。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，有臣若此，朕亦何憂！」以矩為民部侍郎。①拜馮盎高州刺史，②追贈馮寶廣州總管、譙國公。冊洸氏為譙國夫人，開譙國夫人幕府，置長史以下官屬，官給印章，聽發部落六州兵馬，若有機急，便宜行事。仍敕以夫人誠效之故，特赦暄逗留之罪，拜羅州刺史。③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，夫人并盛於金篋，并梁、陳賜物，各藏一庫，每歲時大會，陳之於庭，以示子孫，

曰：「我事三代主，唯用一忠順之心。今賜物具存，此其報也。汝曹皆念之，盡赤心於天子！」

〔一〕民部侍郎屬戶部尚書。

〔二〕高涼郡，舊置高州。

〔三〕宋白曰：「羅州，本招義郡，秦屬象郡，二漢屬合浦郡，元嘉三年，檀道濟於綾羅江口筑石城，因置羅州。」

番州總管趙訥貪虐，<sup>①</sup>諸俚、獠多亡叛。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，論安撫之宜，并言訥罪，不可以招懷遠人。上遣推訥，得其贓賄，竟致於法；敕委夫人招慰亡叛。夫人親載詔書，自稱使

者，曆十余州，宣述上意，諭諸俚、獠，所至皆降。上嘉之，賜夫人臨振縣為湯沐邑，<sup>②</sup>贈馮仆崖州總管、<sup>③</sup>平原公。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按《隋志》廣州治南海，仁壽元年，置番州趙訥貪虐，必非是年事，史因書之。

〔二〕臨振縣，漢朱崖地，隋煬帝置臨振郡，今吉陽軍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朱崖郡，梁置崖州。

〔四〕平原郡公也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一年（辛亥） 公元

591年）

春，正月，皇太子妃元氏薨。<sup>①</sup>

〔一〕為帝與皇后怒太子而廢之張本。

二月，戊午，吐谷渾遣使人貢。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，大懼，遁逃保險，不敢為寇。夸呂卒，子世伏立，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，并獻方物，請以女備后庭。上謂無素曰：「若依來請，它國聞之，必當相效，何以拒之！朕情存安養，各令遂性，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后宮乎！」竟不許。

平鄉令劉曠有異政，<sup>①</sup>以義理曉諭，訟者皆引咎而去，獄中草滿，庭可張羅；遷臨潁令。<sup>②</sup>

高頴荐曠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，上召見，勞勉之，顧謂侍臣曰：「若不殊獎，何以為勸！」丙子，優詔擢為莒州刺史。<sup>③</sup>

〔一〕平鄉縣屬襄國郡。

〔二〕臨頴縣屬頴川郡，頴川郡時為許州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琅邪郡沂水縣，舊置南青州，后周改為莒州。

辛巳晦，日有食之。

初，帝微時，與滕穆王瓚不協。帝為周相，以瓚為大宗伯，瓚恐為家禍，陰欲圖帝，帝隱之。

① 瓚妃，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，與獨孤后素不平，陰為咒詛；帝命出之，瓚不可。秋，八月，壬申，瓚從帝幸栗園，② 暴薨，時人疑其遇鳩。乙亥，帝至白栗園。

〔一〕《隋書》瓚傳：瓚美姿儀，好書愛士，有令名於當世。周宣帝崩，帝入禁中，將總朝政，令世子勇召之，欲有計議。瓚素與帝不協，聞召不從，曰：「作隨公國，恐不能保，何乃更為族滅事邪！」帝相周，瓚拜大宗伯。瓚見群情未一，恐為家禍，陰有圖帝之計。以是言之，固周之忠臣也。瓚，藏旱翻。

〔二〕栗園在長安南。

沛達公鄭譯卒。

## 【資治通鑒卷一七八隋紀二】

### ●隋紀二 ①

〔一〕起玄默困惇（壬子），盡屠維協洽（己未）凡八年。

#### ◎隋高祖文皇帝·上之下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二年（壬子 公元592年）

春，二月，己巳，以蜀王秀為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。



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仆射邳公蘇威爭議事，積不相能。威子夔為太子通事舍人，<sup>①</sup>少敏辯，

有盛名，士大夫多附之。及議樂，夔與妥各有所持；詔百僚署其所徇，百僚以威故，徇夔者什八九。妥恚曰：「吾席間函丈四十余年，<sup>②</sup>反為昨

暮兒之所屈邪！」<sup>③</sup>遂奏：「威與禮部尚書盧愷、吏部侍郎薛道衡、尚書右丞王弘、考功侍郎李衡和等共為朋黨。<sup>④</sup>省中呼弘為世子，衡和為叔，

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。」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、肅罔冒為官等數事。上命蜀王秀、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，事頗有狀。上大怒。秋，七月，

乙巳，威坐免官爵，以開府儀衛三司就第；盧愷除名，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。

〔一〕隋制：太子通事舍人八人，屬典書坊。

〔二〕禮：侍坐於先生，席間函丈。何妥周武帝時已為太學博士，故云然。

〔三〕邪，音耶。

〔四〕吏部侍郎、考功侍郎皆屬吏部尚書。尚書左右丞分司管轄。隋制：尚書二十四曹侍郎，獨吏部侍郎班左右丞之上。吏部侍郎正四品，左、右丞從四品。

初，周室以來，選無清濁；及愷攝吏部，<sup>①</sup>

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，故涉朋黨之謗，以至得罪。

未几，上曰：「蘇威德行者，但為人所誤耳！」

命之通籍。<sup>②</sup>威好立條章，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，

<sup>③</sup>或答云：「管內無五品之家。」其不相應領，

類多如此。又為余糧簿，欲使有無相贍；民部侍

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，皆奏罷之。茂，基之子也，

<sup>④</sup>嘗為衛國令。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，丞、尉請

加嚴刑，<sup>⑤</sup>茂曰：「元預兄弟本相憎疾，又坐得

罪，彌益其仇，非化民之意也。」乃徐諭之以義。

元預等各感悔，頓首請罪，遂相親睦，稱為友悌。

〔二〕按愷傳，開皇九年拜禮部尚書。

〔2〕通籍殿中，則得預朝請。

〔3〕孔安國曰：五品，謂五常。遜，順也。

〔4〕郎基見一百六十五卷梁世祖承聖三年。

〔5〕《隋志》：縣置令、丞、尉。

己巳，上享太廟。<sup>①</sup>

〔一〕隋立四親廟，各以孟月享以太牢。

壬申晦，日有食之。

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，<sup>①</sup>罪術論異，八月，

甲戌，制：諸州死罪，不得輒決，悉移大理按覆，

事盡，<sup>②</sup>然后上省奏裁。」

〔二〕踏，乖也；駁，錯也。踏，尺允翻。按〔駁，通駁〕。

〔二〕盡，竟也。

冬，十月，壬午，上享太廟。十一月，辛亥，祀南郊。

己未，新義公韓擒虎卒。①

〔二〕擒虎襲父雄爵新義郡公，平陳之功，以吏議不加封爵。

十二月，乙酉，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仆射，與高潁專掌朝政。素性疏辯，高下在心，朝臣之

內，頗推高潁，敬牛弘，厚接薛道衡，視蘇威蔑如也，自余朝貴，多被陵轢。<sup>①</sup>其才藝風調優於潁；至於推誠體國，處物平當，有宰相識度，不如潁遠矣。

〔二〕陵，乘也，犯也，侮也，侵也。轢，陵踐也。又，車踐為轢。轢，即擊翻。

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，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，每以宰相自許。既而楊素為仆射，弼仍為將軍，甚不平，形於言色，由是坐免官，怨望愈甚。久之，上下弼獄，謂之曰：「我以高潁、楊素為宰相，汝每昌言曰：『此二人惟堪啖飯耳！』」<sup>①</sup>是

何意也？」弼曰：「頽，臣之敵人；素，臣舅子。臣并知其為人，誠有此語。」公卿奏弼怨望，罪當死。上曰：「臣下守法不移，公可自求活理。」弼曰：「臣恃至尊威靈，將八千兵渡江，擒陳叔寶，竊以此望活。」上曰：「此已格外重賞，何用追論！」弼曰：「臣已蒙格外重賞，今還格外望活。」既而上低回者數日，<sup>②</sup>惜其功，特令除名。歲余，復其爵位，上亦忌之，不復任使，然每宴賜，遇之甚厚。

〔二〕昌言，明言於廣眾。

〔2〕低，降意也。回，轉心也。

有司上言：「府藏皆滿，無所容，積於廊廡。」帝曰：「朕既薄賦於民，又大經賜用，①何得爾也？」②對曰：「入者常多於出，略計每年賜用，至數百萬段，曾無減省。」於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。③詔曰：「寧積於人，無藏府庫。河北、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，兵減半功，調全免。④」一時天下戶口歲增，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，⑤衣食不給，帝乃發使四出，均天下之田，其狹鄉每丁才至二十畝，老少又少焉。



〔一〕謂賞平陳將士。

〔二〕爾，猶言如此。

〔三〕漢官有中藏令，晉有中、黃、左、右藏令，隋初有右藏、黃藏令，至是始辟左藏院。藏，徂浪翻。〔四〕田出租，丁出調，詳已見前。兵受田，計畝為功，以其所出，修器械，備糗糧，今亦減其半。調，徒弔翻。

〔五〕京輔，謂關內。三河，謂河東、河南、河北少，與小衛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三年（癸丑 公元593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子，上祀感生帝。<sup>①</sup>

〔一〕隋以火德王，以赤帝赤熛怒為感生帝。

壬戌，行幸岐州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岐州扶風郡。

二月，丙午，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，<sup>①</sup>使

楊素監之。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，

<sup>②</sup>記室封德彝為土木監。<sup>③</sup>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

崇台累榭，宛轉相屬。役使嚴急，丁夫多死，疲

屯顛仆，推填坑坎，覆以土石，因而筑為平地。

死者以萬數。

〔一〕仁壽宮，在岐州普閏縣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東萊郡，舊置光州，開皇五年，更名萊州。隋制：未除授正官而領其務者為檢校官。將作大匠掌工作。宇文愷有巧思，奏使之領作。

〔三〕土木監，掌土木之事，以營宮暫置之，非常設之官。

丁亥，上至自岐州。

己卯，立皇孫暕為豫章王。暕，廣之子也。

丁酉，制：「私家不得藏緯候、圖讖。」

秋，七月，戊辰晦，日有食之。

是歲，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。宇文愷獻明堂木樣，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，將立之；而諸儒異議，久之不決，乃罷之。<sup>①</sup>

《尚書·帝命驗》曰：「帝者承天，立五府以尊天重象，赤曰文祖，黃曰神斗，白曰顯紀，黑曰玄矩，蒼曰靈府。」注曰：「唐、虞之天府，夏之世室，殷之重屋，周之明堂，皆衡矣。」《尸子》曰：「有虞氏曰總章。」《周官·考工記》曰：「夏后氏世室，堂修四〔二〕七，博四修一。」注云：「修，南北之深也。夏度以步，

今堂修十四步，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。」臣愷按：三王之世，夏最為近古，從質尚文，理應漸就寬大，何困夏室乃大殷堂？相形為論，理恐不爾。記云：「堂修七，博

四。」修若夏度以步，則應修七步。注云：「今堂修十四步，」乃是增益記文。殷、周二堂獨無加字，便是其義，類例不衡。山木禮本，輒加

「二七」之字，何得殷無加尋之文，周闕增筵之義！研核其趣，或是不然。讎校古書，并無二字，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。《黃圖議》云：「夏后

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以為兩杼

間。」馬宮之言，止論堂之一面。據此為準，則三代堂基并方，得為上圓之制。諸書所說，并為下方。鄭注周官，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，亦乃乖背禮文，尋文求理，深恐未愜。《尸子》曰：「殷人陽館。」《考工記》曰：「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尋，堂崇三尺，四阿重屋。」注曰：「其修七尋五丈六尺，於夏；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。」又曰：「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，東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，五室凡二筵。」《禮記·明堂位》曰：「天子之廟，復廟重檐。」鄭注云：「復廟，重屋也。」注《玉藻》云：「天子廟及

路寢，皆如明堂制。」《禮圖》云：「於內室之上，起通天之觀，觀八十一尺，得宮之數，其聲濁，君之象也。」《大戴禮》云：「明堂者，古有之，凡九室，一室有四戶八牖，以茅蓋，上圓下方，外水曰璧雍，亦綴戶，白綴牖，堂高三尺，東西九仞，南北七筵，其宮方三百步。」《周書·明堂》曰：「堂方百一十二尺，高四尺，階博六尺三寸，室居內方百尺，室內方六十尺，戶高八尺，博四尺。」《作洛》曰：「明堂、太廟、路寢，咸有四阿，重亢、重廊。」孔氏注云：「重亢，累棟；重廊，累屋也。」《禮圖》曰：「秦

明堂，九室十二階，各有所居。」《呂氏春秋》曰：「有十二堂。」與月令術，并不論尺丈。臣愷按，十二階雖不與禮合，一月一階非無理。

《思黃圖》曰：「堂方百四十四尺，〔法〕坤之策也，方象地。屋圓，楣徑二百一十六尺，法乾之策也，圓象天。室九宮，法九州。太室方六丈，法坤之變數。十二堂，法十二月。三十六戶，法極陰之變數。七十二牖，法五行所行日數。八達，象八風，法八卦。通天台徑九尺，象〔法〕乾。以九覆六，高八十一尺，法黃鐘九九之數。二十八柱，象二十八宿。堂高三尺，土階三等，法三



統。堂四向五色，法四時五行。殿門去殿七十二步，法五行所行。門堂長四丈，取太室三之二。垣高無蔽目之照，（目，恐當作日）牖六尺，其外倍之。殿垣方，在水內，法地陰也。水四周於外，象四海。圓，法陽也。水闊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氣。水內徑三丈，應觀禮經。武帝立明堂汶上，無室，其外略依此制。」《太山通議》今亡，不可得而辨也。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，制度如儀，一殿，垣四面，門八觀，水外周，堤壤高四尺。《禮圖》曰：「建武三十年作明堂，上圓下方，上圓法天，下方法地，十二堂法日辰，

九室法九州。室八牕，八九七十二，法一時之王。室有二戶，二九十八戶，法土王十八日。內堂，正壇高三尺，土階三等。」胡伯始注《漢官》云：「古清廟蓋以茅，今蓋以瓦，下藉茅，以存古制。」自晉以前，未有鷄尾。其圓牆壁水，一依本圖。晉堂方構，不合天文，既缺重樓，又無壁水。空堂乖五室之義，直殿違九階之文，非古欺天，一何過甚！后魏於北台城南造圓牆，在壁水外，門在水內，迴立不與牆相連，其堂上九室，三三相重，不依古制，室間通巷，違舛處多。其室皆用塹累，極成褊陋。宋《起居注》曰：「孝

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，其牆宇規範，擬則太廟，唯十二間以應朞數。」梁武帝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，無室，十二間。自古《明堂圖》惟有二本：一是宗周，劉熙、阮諶、劉昌宗等作，三圖略術；一是后漢建武三十年作，禮圖有本，不詳撰人。臣遠尋經傳，傍求子史，研究眾說，總撰今圖，其樣以木為之，下為方堂，堂有五室，上為圓觀，觀有四門。（宇文愷奏文畢。）

會遼東之役，不果行。〔按〕《北史·列傳》四十八：「帝可其奏，會遼東之役，事不果

行。」此附文有省略，與《北史·列傳》附文略異。

上之滅陳也，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。公主以其宗國之覆，<sup>①</sup>心常不平，書屏風為詩，

敘陳亡以自寄。上聞而惡之，禮賜漸薄。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，流人楊欽亡入突厥，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，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，發兵擾邊。都藍可汗信之，乃不修職貢，頗為邊患。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，<sup>②</sup>微觀察之。公主見晟，言辭不遜，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，扇

惑都藍。晟至京師，具以狀聞。上遣晟往索欽，都藍不與，曰：「檢校客內無此色人。」晟乃賂其達官，知欽所在。夜，掩獲之，以示都藍，因發公主私事，國人大以為恥。都藍執安遂迦等，并以付晟。上大喜，加授開府儀衛三司，仍遣入突厥廢公主。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。時處羅侯之子染干，號突利可汗，③居北方，遣使求婚，上使裴矩謂之曰：「當殺大義公主，乃許婚。」突利復譖之於都藍，都藍因發怒，殺公主，更表請婚，朝議將許之。長孫晟曰：「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，直以與玷厥有隙，④所以欲依

倚國家，雖與為婚，終當叛去。今若得尚公主，承藉威靈，玷厥、染干必受其徵發。強而更反，后恐難圖。且染干者，處羅侯之子，素有誠款，於今兩代，前乞通婚，不如許之，招令南徙，兵少力弱，易可撫馴，使敵雍虞間以為邊捍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復遣晟慰諭染干，許尚公主。⑤

〔一〕謂周亡也。

〔二〕隋制：車騎將軍階正五品。非職事官。

〔三〕《考異》曰：《突厥傳》云「沙鉢略子」。今從《長孫晟傳》。

〔四〕雍虞間，都藍；玷厥，達頭也。

〔5〕為隋破都藍，樹立染干張本。

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，<sup>①</sup>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，<sup>②</sup>布管飛灰，順月皆驗。又每律生五音，十二律為六十音，因而六之，為三百六十音，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，而旋相為宮之法，由是著名。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，上猶記何妥之言，<sup>③</sup>注弘奏下，不聽作旋宮，但用黃鐘一宮。於是弘等復為奏，附順上意，其前代金石并銷毀之，以息異議。弘等又作武舞，以象隋之功德；郊廟饗用一調，迎氣用五調。<sup>④</sup>舊工稍盡，其余聲律，皆不復通。

〔一〕隋制，太常有協律郎二人。《隋志》：涿郡涿縣，舊置范陽郡，開皇初，郡廢。又上谷郡涿水縣，舊曰遼，開皇元年，以范陽為遼縣，更置范陽於此。

〔二〕「從」字之上，更有「孝孫」二字，文意乃明。《隋志》：南海郡含洑縣，梁置陽山郡。

〔三〕妄言見上卷九年。

〔四〕郊廟用一調，止用黃鐘一宮。迎氣用五調，春用角，夏用徵，中央用宮，秋用商，冬用羽。調，徒釣翻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四年（甲寅 公元594年）



春，三月，樂成。夏，四月，乙丑，詔行新樂，且曰：「民間音樂，流僻日久，棄其舊體，競造繁聲，宜加禁約，務存其本。」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，泫然泣曰：「樂聲淫厲而哀，天下不久將盡！」時四海全盛，聞者皆謂不然；大業之末，其言卒驗。寶常貧而無子，久之，竟餓死。且死，悉取其書燒之，<sup>①</sup>曰：「用此何為！」

〔一〕寶常撰樂譜六十四卷，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，改弦移柱之變，為八十四調，一百四十四律，終於千八百聲，為之應手成曲。

先是，台、省、府、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，收息取給。工部尚書蘇孝慈<sup>①</sup>以為「官司出舉興生，煩擾百姓，敗損風俗，請皆禁止，給地以營農。」上從之。六月，丁卯，始詔「公卿以下皆給職田，<sup>②</sup>毋得治生，與民爭利。」

〔二〕《唐六典》：工部尚書，周之冬官卿也，漢五曹尚書，其三曰民曹，后漢以民曹兼主繕修工作、鹽池、園苑之事。自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營宗廟，則權置起部尚書，事畢省之，后周依周官置大司空卿一人。隋開皇二年，始置工部尚書。

〔二〕職分田起於后周，頃畝以品為差，下至隋、唐，代有增減。

秋，七月，乙未，以邳公蘇威為納言。

初，張賓曆既行，<sup>①</sup>廣平劉孝孫<sup>②</sup>及冀州秀才劉焯<sup>③</sup>并言其失。賓方有寵於上，劉暉附會之，共短孝孫等，斥罷之。后賓卒，孝孫為掖縣丞，<sup>④</sup>委官入京，上其事，詔留直太史，<sup>⑤</sup>累年不調，乃抱其書，使弟子輿櫬來詣闕下，伏而慟哭；執法拘而奏之。帝異焉，以問國子祭酒何妥，妥言其善。乃遣與賓曆比較短長。直太史勃海張胄玄<sup>⑥</sup>與孝孫共短賓曆，異論鋒起，久之不定。上令

參問日食事，楊素等奏：「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，率皆無驗，胄玄所刻，前后妙中，<sup>⑦</sup>孝孫所刻，驗亦過半。」於是上引孝孫、胄玄等親自勞徠。孝孫請先斬劉暉，乃可定曆，帝不懌，又罷之。孝孫尋卒。

〔一〕開皇四年行長賓曆，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二年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武安郡永平縣，舊曰廣平，置廣平郡，仁壽元年，改永平縣。

〔三〕信都郡置冀州。

〔四〕《隋志》：萊州東萊郡治掖縣。

〔5〕以他入太史曹為直太史。

〔6〕《隋志》：勃海郡，開皇六年置棣州。

〔7〕刻，刻定也。

關中大旱，民飢，上遣左右視民食，得豆屑雜糠以獻。上流涕以示群臣，深自咎責，為之不御酒肉者，殆將一期。八月，辛未，上帥民就食於洛陽，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。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，遇扶老攜幼者，輒引馬避之，慰勉而去。至艱險之處，見負擔者，令左右扶助之。

冬，閏十月，甲寅，詔以齊、梁、陳宗祀廢絕，命高仁英、蕭琮、陳叔寶以時修祭，所須器物，有司給之。陳叔寶從帝登邛山，<sup>①</sup>侍飲，賦詩曰：「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壯帝居。太平無以報，願上東封書。」并表請封禪。帝優詔答之。它日，復侍宴，及出，帝目之曰：「此敗豈不由酒！以作詩之功，何如思安時事！當賀若弼渡京口，彼人密啟告急，<sup>②</sup>叔寶飲酒，遂不之省。高頴至日，猶見啟在床下，未開封。此誠可笑，蓋天亡之也。昔苻氏徵伐所得國，皆榮貴其主，<sup>③</sup>苟欲求名，不知違天命；與之官，乃違天也。」

〔一〕邙山，在洛陽城北。

〔二〕渡京口，事見上卷九年。

〔三〕謂苻堅也。事見晉紀。

齊州刺史盧賁<sup>①</sup>坐民飢閉民糶，除名。帝后

復欲授以一州，賁對詔失旨，又有怨言，帝大怒，遂不用。皇太子為言：「此輩并有佐命功，雖性

行輕險，誠不可棄。」帝曰：「我抑屈之，全其

命也。微劉昉、鄭譯、盧賁、柳裘、皇甫績等，

則我不至此。然此等皆反覆子也，當周宣帝時，

以無賴得幸。及帝大漸，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，

此輩行詐，顧命於我。<sup>②</sup>我將為政，又欲亂之，

故昉謀大逆，譯為巫蠱。<sup>③</sup>如賁之例，皆不滿志，任之則不遜，置之則怨望，自為難信，非我棄之。眾人見此，謂我薄於功臣，斯不然矣。」賁遂廢，卒於家。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齊郡，舊曰齊州，治曆城。

〔二〕事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。

〔三〕《考異》曰：「盧賁傳云：「昉為大逆於前，譯為巫蠱於后。」按譯傳，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，昉以六年坐謀反誅。賁傳誤也。」

晉王廣帥百官抗表，固請封禪。帝令牛弘等創定儀注，既成，帝視之，曰：「茲事體大，朕



何德以堪之！但當東巡，因致祭泰山耳。」十二月，乙未，車駕東巡。

上好機祥小數，上儀衛三司蕭吉上書曰：

「甲寅，乙卯，天地之合也。今茲甲寅之年，以辛酉朔旦冬至，來年乙卯，以甲子夏至。冬至陽始，郊天之日，即至尊本命；夏至陰始，祀地之辰，即皇后本命。至尊德并乾之覆育，皇后仁衛地之載養，所以二儀元氣并會本辰。」上大悅，賜物五百段。吉，懿之孫也。①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，②指示群臣。上悅，拜

著作郎。③劭前后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眾，又采民間歌謠，引圖書讖緯，摭摭佛經，回易文字，曲加誣飾，撰《皇隋靈感志》三十卷奏之，上令宣示天下。劭集諸州朝集，使盥手焚香而讀之，曲折其聲，有如歌詠，經涉旬朔，遍而后罷。上益喜，前后賞賜優洽。

〔一〕蕭懿，梁武帝之兄，追封長沙王。

〔二〕劭云：干鑿度云，「泰表戴干。」鄭玄注云表者，人形體之彰識也。干，盾也。泰，人之表戴干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秘書省領太史、著作二曹，著作曹置郎二人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五年（乙卯 公元

595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車駕頓齊州。庚午，為壇於泰山，柴燎祀天，以歲旱謝愆咎，禮如南郊；又親祀青帝壇。赦天下。

二月，丙辰，收天下兵器，敢私造者坐之；關中、緣邊不在其例。

三月，己未，至自東巡。

仁壽宮成。丁亥，上幸仁壽宮。時天暑，役夫死者相次於道，楊素悉焚除之。上聞之，不悅。及至，見制度壯麗，大怒曰：「楊素殫民力為離宮，為吾結怨天下。」素聞之，惶恐，慮獲譴，以告封德彝。曰：「公勿憂，俟皇后至，必有恩詔。」<sup>①</sup>明日，上果召素入對，獨孤后勞之曰：「公知吾夫婦老，無以自娛，盛飾此宮，豈非忠孝！」賜錢百萬，錦絹三千段。素負貴恃才，多所凌侮；唯賞重德彝，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，終日忘倦，因撫其床曰：「封郎必當據吾此座。」

②屢荐於帝，帝擢為內史舍人。

〔一〕《考異》曰：《隋書》、《北史》皆曰：

「宮成，上令高颺前視，奏稱頗傷綺麗，大損人丁，帝不悅。素懼，即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，『帝王法有離宮別館，今天下太平，造一宮何足損費！』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。」今從《唐書》。

〔二〕楊素賞重對德，非但以其算略，蓋必亦亦相似。

夏，四月，己丑朔，赦天下。

六月，戊子，詔鑿底柱。<sup>①</sup>

〔一〕底柱山，在陝縣北大河中。《水經》曰：河水過砥柱門。注云：砥柱，山名也。昔禹治洪水，山陵

當水者鑿之，故破山以通河，河水分流，包山而過，山見水中若柱然，故曰砥柱。三穿既決，水流疏分，指狀表目，亦謂之三門。

庚寅，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，<sup>①</sup>命焚之於朝堂。

〔二〕燕慕容精歸魏，北人謂歸義為豆盧，子孫以為氏。相，息亮翻。

秋，七月，納言蘇威坐從祠太山不敬，免，俄而復位。上謂群臣曰：「世人言蘇威詐清，家累金玉，此妄言也。然其性狼戾，不切世要，求名太甚，從己則悅，違之必怒，此其大病耳。」

戊寅，上至自仁壽宮。

冬，十月，戊子，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為荊州總管。世康，洸之弟也，<sup>①</sup>和靜謙恕，在吏部十余年，時稱廉平。<sup>②</sup>常有止足之志，謂子弟曰：「祿豈須多，防滿則退；年不待暮，有疾便辭。」因懇乞骸骨。帝不許，使鎮荊州。時天下惟有四總管，并、揚、益、荊，以晉、秦、蜀三王及世康為之，當世以為榮。

〔二〕韋洸安輯嶺南，卒於官。按《隋書》世康傳：世康，洸之兄。

〔二〕按世康傳，自禮部尚書轉吏部尚書，在開皇四年之前。七年拜襄州刺史，曆安州、信州總管，十三年入朝，復拜吏部尚書。出入踐揚，前后十余年，不專在吏部也。

十一月，辛酉，上幸溫湯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驪山溫湯也。程大昌曰，皇堂石井，后周宇文護所造，隋文帝又修屋宇，并植松柏千余株。

十二月，戊子，敕：「盜邊糧一升已上，皆斬，<sup>①</sup>仍籍沒其家。」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《刑法志》，事在十六年。今從帝紀。



己丑，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。<sup>①</sup>

〔一〕唐、虞以三年為一考，后世以一年為一考。

汴州刺史令狐熙來朝，<sup>①</sup>考績為天下之最，

賜帛三百匹，<sup>②</sup>頒告天下。熙，整之子也。<sup>③</sup>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滎陽郡浚儀縣，東魏置梁州，后周改曰汴州。令狐出於魏氏，春秋晉大夫魏顆封於令狐子孫以為氏。

〔二〕雜物為段，純物為匹。

〔三〕令狐整見一百五十九卷梁武帝大衡元年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六年（丙辰 公元

596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亥，以皇孫裕為平原王，筠為安成王，嶷為安平王，恪為襄城王，該為高陽王，韶為建安王，熒為潁川王，皆勇之子也。

夏，六月，甲午，初制工商不得仕進。

秋，八月，丙戌，詔：「決死罪者，三奏然

后行刑。」

①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《刑法志》在十五年，今從帝紀。

冬，十月，己丑，上幸長春宮；<sup>①</sup>十一月，壬子，還長安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衡州朝邑縣有長春宮。

黨項寇會州，<sup>①</sup>詔發隴西兵討降之。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汶山郡，后周置汶州，開皇初改曰蜀州，尋為會州。

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；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，上不許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七年（丁巳 公元597年）

春，二月，癸未，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，

平之。

①初，梁睿之克王謙也，

②西南夷、獠莫不

歸附，唯南寧州酋帥爨震恃遠不服。睿上疏，以

為：「南寧州，漢世牂柯之地，戶口殷眾，金寶

富饒。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，

③屬東夏尚阻，未遑遠略，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，

國家遙授刺史，其子震相承至今。而震臣禮多虧，

貢賦不入，乞因平蜀之眾，略定南寧。」其后南

寧夷爨玩來降，拜昆州刺史，④既而復叛。乃以

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，帥眾擊之，入自

蜻蛉川，至於南中。⑤夷人前后屯據要害，萬歲

皆擊破之；過諸葛亮紀功碑，<sup>⑥</sup>渡西洱河，<sup>⑦</sup>入渠濫川，行千余里，破其三十余部，虜獲男女二萬余口。諸夷大懼，遣使請降，獻明珠徑寸，於是勒石頌美隋德。萬歲請將爨玩入朝，詔許之。爨玩陰有二心，不欲詣闕，賂萬歲以金寶，萬歲於是舍爨玩而還。<sup>⑧</sup>

〔二〕史萬歲襲爵太平縣公。《隋志》：太平縣，屬絳郡。南寧之地，漢屬牂柯，蜀漢屬南中，晉屬寧州梁為南寧州。其后為爨氏所據，自云本安邑人，七世祖晉南寧太守，中國亂，遂王蠻中。考之晉志，未始有南寧郡。西爨，蠻也，非羌也，通鑑因隋紀成文。

〔2〕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。

〔3〕徵兵以討侯景，文盛赴之。

〔4〕就其地置昆州。

〔5〕蜻蛉川，漢蜻蛉縣之地。

〔6〕唐史：南詔王鳳迦異筑柘東城，有諸葛亮石刻故在。

〔7〕按唐史，太宗擊西爨，開蜻蛉、弄棟為縣。

弄棟西有大勃弄、小勃弄二州蠻，其西與黃瓜、葉榆、西洱河接。西洱河，即葉榆河也。蘇軾曰：南詔有西洱河，即牂柯江也。河形如月抱珥，故名之為西洱河。

〔8〕為史萬歲得罪張本。

庚寅，上幸仁壽宮。

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，<sup>①</sup>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尚討之，法尚發嶺南兵，世積發嶺北兵，俱會尹州。<sup>②</sup>世積所部遇瘴，不能進，<sup>③</sup>頓於衡州，法尚獨討之。<sup>④</sup>光仕戰敗，帥勁兵走保白石洞。<sup>⑤</sup>法尚大獲家口，其黨有來降者，輒以妻子還之。居旬日，降者數千人。光仕眾潰而走，追斬之。

〔二〕始安郡，梁置桂州。俚，音里。

〔2〕《隋志》：郁林郡，梁置定州，后改為南定州，平陳改尹州。

〔3〕瘴，熱病。

〔4〕《隋志》：衡山郡，平陳置衡州。

〔5〕白石洞，在今尋州南六十里。帥，讀曰率；下衛。

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，稠諭降其黨莫崇等，<sup>①</sup>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。稠，妥之兄子也。



〔二〕《姓苑》：何氏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，其后封於韓，韓滅，子孫分散，江、淮間音以「韓」為「河」，字隨書變，后遂為何氏。莫姓，楚莫敖之后。

上以嶺南夷、越數反，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為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，許以便宜從事，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。熙至部，大弘恩信，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：「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，今者乃以手教相諭，我輩其可違乎！」於是相帥歸附。

先是州縣生梗，長吏多不得之官，寄政於總管府。熙悉遣之，為建城邑，開設學校，華、夷感化焉。俚帥寧猛力，在陳世已據南海，隋因而撫之，拜

安州刺史。猛力恃險驕倨，未嘗參謁。熙諭以恩信，猛力感之，詣府請謁，不敢為非。熙奏改安州為欽州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寧越郡，梁置安州，今改欽州。

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，事難克舉，三月，丙辰，詔「諸司論屬官罪，有律輕情重者，聽於律外斟酌決杖。」於是上下相驅，迭行捶楚，以殘暴為干能，以守法為懦弱。

帝以盜賊繁多，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，或三人共盜一瓜，事發即死。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，

①天下懍懍。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：「吾豈求財者邪！但為枉人來耳。而為我奏至尊：自古以來，體國立法，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。而不為我以聞，吾更來，而屬無類矣！」帝聞之，為停此法。②

〔一〕恐邂逅觸罪也。《考異》曰：《刑法志》作「晚宿」，必「早」字誤耳。

〔二〕自古以來，閭里奸豪持吏短長者，則有之矣。未聞持其上至此者，宜隋季之多盜也。天下之富，一錢之積，是以古之為政，欲其平易近民。為，於偽翻。而

為、而不、而屬之而，猶言汝也。按「於偽翻」之「於」，古音鳴，衝汙音。

帝嘗乘怒，欲以六月杖殺人，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爭<sup>①</sup>曰：「季夏之月，天地成長庶類，不可以此時誅殺。」帝報曰：「六月雖曰生長，此時必有雷霆；我則天而行，有何不可！」遂殺之。

〔二〕隋制：九寺各置卿、少卿各一人。河東縣，蒲州河東郡治。

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，<sup>①</sup>帝以曠為忠直，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。<sup>②</sup>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，帝使信臣推驗，初無阿曲，帝怒，

命斬之。綽固爭，以為曠不合死，帝拂衣入閣。綽矯言，「臣更不理曠，自有它事，未及奏聞。」帝命引入閣，綽再拜請曰：「臣有死罪三，臣為大理少卿，不能制馭掌固，使曠觸掛天刑，一也。囚不合死，而臣不能死爭，二也。臣本無它事，而妄言求人，三也。」帝解顏。會獨孤后在坐，命賜綽二金杯酒，并杯賜之。曠因免死，徙廣州。

〔一〕掌固，蓋即漢之掌故。唐省、台、寺、監皆有掌固，因隋制也。

〔二〕遣，猶使也。

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，摩訶當從坐，上曰：「世略年未二十，亦何能為？以其名將之子，為人所逼耳。」因赦摩訶。綽固諫不可，上不能奪，欲綽去而赦之，因命綽退食。綽曰：「臣奏獄未決，不敢退。」上曰：「大理其為朕特舍摩訶也。」因命左右釋之。

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褲，<sup>①</sup>俗云利官，上以為厭蠱，將斬之。綽曰：「法不當死，臣不敢奉詔。」上怒甚，曰：「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！」命引綽斬之。綽曰：「陛下寧殺臣，不可殺辛

亶。」至朝堂，解衣當斬。上使人謂綽曰：「竟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執法一心，不敢惜死！」上拂衣而入，良久，乃釋之。明日謝綽，勞勉之，賜物三百段。

〔二〕褌，褻衣也。按音昆，又作「𧄸」，合褌短褲。《急就篇注》合褌謂之褌。

時上禁行惡錢，有二人在市，以惡錢易好者，武侯執以聞，<sup>①</sup>上令悉斬之，綽進諫曰：「此人所坐當杖，殺之非法。」上曰：「不關卿事。」綽曰：「陛下不以臣愚暗，置在法司，欲妄殺人，豈得不關臣事！」上曰：「撼大木，不動者當

退。」對曰：「臣望感天心，何論動木。」上復曰：「啜羹者熱則置之，天子之威，欲相挫邪！」綽拜而益前，訶之，不肯退，上遂入。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，上乃止。

〔二〕武候，屬左右武候將軍，掌晝夜巡察、執捕奸非也。

上以綽有誠直之心，每引入閣中，或遇上與皇后衎榻，即呼綽坐，評論得失，前後賞賜萬計。與大理卿薛胄衎時，俱名平恕；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，俱為稱職。胄，端之子也。<sup>①</sup>



〔一〕薛端仕周，為蔡州刺史，無他異稱。

帝晚節用法益峻，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，帝曰：「爾為御史，縱舍自由。」命殺之，諫議大夫毛思祖諫，又殺之。<sup>①</sup>將作寺丞以課麥遲晚，<sup>②</sup>武庫令以署庭荒蕪，<sup>③</sup>左右出使，或授牧宰馬鞭、鸚鵡，帝察知，并親臨斬之。

〔二〕隋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。

〔三〕《類篇》曰：麥莖也。

〔四〕武庫令，屬衛尉寺。

帝既喜怒不恆，不復依准科律。信任楊素，素復任情不平，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，嘗經蕃客館，庭中以馬屎，又眾仆於氈上樗蒲，以白帝。帝大怒，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殺之，箠陳延几死。

①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鴻臚寺統典客令，即主客也。

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群牧，得隱匿馬二萬余匹，帝大怒，將斬太仆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。②通諫曰：「人命至重，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余人！臣敢以死

請！」帝瞋目叱之，通又頓首曰：「臣一身分死，就陛下丐千余人命。」帝感寤，曰：「朕之不明，以至於此！賴有卿忠言耳。」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，擢通為左武侯將軍。<sup>③</sup>

〔二〕隋氏置左，右勛衛、左，右翊衛，百大都督帥都督、都督等官。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，帥都督為旅帥，都督為隊正。屈突，虜復姓，其先昌黎徒河人，徙家長安。隴西郡，渭州。屈，九勿翻。

〔二〕太仆卿，掌牧畜之政，故欲誅之。

〔3〕《隋志》：左、右武侯，掌軍駕出，先驅后殿，晝夜巡察，執捕奸非，烽候道路，水草所置；巡狩師田，則掌其營禁也。

上柱國彭公劉昶與帝有舊，帝甚親之；其子居士，任俠不遵法度，數有罪，上以昶故，每原之。居士轉驕恣，取公卿子弟雄健者，輒將至家，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，殆死能不屈者，稱為壯士，釋而與交。黨與三百人，毆擊路人，多所侵奪，至於公卿妃主，莫敢與校。或告居士謀為不軌，帝怒，斬之，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眾。

楊素、牛弘等復荐張胄玄曆朮。<sup>①</sup>上令楊素與朮數人立議六十一事，皆舊法久難通者，令劉暉等與胄玄等辯析之。暉杜口一無所答，胄玄通者五十四，上乃拜胄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，賜物千段，令參定新朮。至是，胄玄曆成。夏，四月，戊寅，詔頒新曆；前造曆者劉暉等四人并除名。

〔二〕去年帝勞徠胄玄，既而罷之。

秋，七月，桂州人李世賢反，上議討之。諸將數人請行，上不許，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：

「位居宰相，爵乃上公，<sup>①</sup>國家有賊，遂無行意，何也？」慶則拜謝，恐懼，乃以慶則為桂州道行軍總管，討平之。

〔二〕開皇初，慶則嘗為尚書右仆射，宰相之職也，授上柱國，封魯國公，上公也。

秦王俊，幼仁恕，喜佛教，嘗請為沙門，不許。及為并州總管，<sup>①</sup>漸好奢侈，違越制度，盛治宮室。俊好內，其妃崔氏，弘度之妹也，性妒，於瓜中進毒，由是得疾，徵還京師。上以為奢縱，丁亥，免俊官，以王就第。崔妃以毒王，廢絕，賜死於家。左武衛將軍劉升<sup>②</sup>諫曰：「秦王非有

它過，但費官物，營廨舍而已，臣謂可容。」上曰：「法不可違。」楊素諫曰：「秦王之過，不應至此，願陛下詳之！」上曰：「我是五兒之父，③非兆民炎父？若如公意，何不別制天子兒律！以周公之為人，尚誅管、蔡，我誠不及周公遠矣，安能虧法乎！」卒不許。④

〔一〕俊為并州總管見上卷十年。

〔二〕曹魏置武衛將軍，自晉至於高齊，并屬左、右衛；至隋始與左、右衛并列於十二衛府。

〔三〕上五子：太子勇、晉王廣、秦王俊、蜀王秀、漢王諒。

〔七〕楊素逢君之惡者也，他日贊決以廢勇立廣，蓋有見於此。

戊戌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，上舍之太常，教習六禮，<sup>①</sup>妻以宗女安義公主。上欲離間都藍，故特厚其禮，遣太常卿牛弘、納言蘇威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六禮：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、親迎。

〔二〕開皇三年，改度支尚書為民部尚書。

突利本居北方，既尚主，長孫晟說其帥眾南徙，居度斤舊鎮，<sup>①</sup>錫賚優厚。都藍怒曰：「我，



大可汗也，反不如染干！」於是朝貢遂絕，亟來抄掠邊鄙。突利伺知動靜，輒遣奏聞，由是邊鄙每先有備。

〔二〕度斤舊鎮蓋及度斤山突厥沙鉢略舊所居也。九月，甲申，上至自仁壽宮。

何稠之自嶺南還也，<sup>①</sup>寧猛力請隨稠入朝。

稠見其疾篤，遣還欽州，與之約曰：「八九月間，可詣京師相見。」使還，奏狀，上意不懌。冬，十月，猛力病卒。上謂稠曰：「汝前不將猛力來，今竟死矣！」稠曰：「猛力與臣約，假令身死，

當遣子入侍。越人性直，其子必來。」猛力臨終，果戒其子長真曰：「我與大使約，不可失信，汝葬我畢，即宜登路。」長真嗣為刺史，如言入朝。上大悅曰：「何稠著信蠻夷，乃至於此！」

〔二〕是年二月，何稠討嶺南。

魯公虞慶則之討李世賢也，以婦弟趙什住為隨府長史。什住通於慶則愛妾，恐事泄，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，上聞之，禮賜甚薄。慶則還，至潭州臨桂嶺，<sup>①</sup>觀眺山川形勢，曰：「此誠險固，加以足糧，若守得其人，攻不可拔。」使什住馳

詣京師奏事，觀上顏色，什住因告慶則謀反，下有司案驗。十二月，壬子，慶則坐死，拜什住為柱國。

〔二〕《隋書·虞慶則傳》作「潭州臨桂嶺」。宋白曰：隋平陳，改湘州為潭州。杜佑曰：取昭潭為名。

高麗王湯聞陳亡，大懼，治兵積谷，為拒守之策。是歲，上賜湯璽書，責以「雖稱藩附，誠節未盡」。且曰：「彼之一方，雖地狹人少，今若黜王，不可虛置，終須更選官屬，就彼安撫。王若灑心易行，率由憲章，即是朕之良臣，何勞別遣才彥！王謂遼水之廣，何如長江？高麗之人，

多少陳國？朕若不存含育，責王前愆，命一將軍，何待多力！殷勤曉示，許王自新耳。」湯得書，惶恐，將奉表陳謝。會病卒，子元嗣立，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衛三司，襲爵遼東公。元奉表謝恩，因請封王，上許之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自時隋終以高麗為意，后遂以佳兵亡國。

吐谷渾大亂，國人殺世伏，立其弟伏允為主，遣使陳廢立之事，并謝專命之罪，且請依俗尚主，上從之。自是朝貢歲至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八年（戊午 公元

598年）

春，二月，甲辰，上幸仁壽宮。

高麗王元帥靺鞨之眾萬余寇遼西，<sup>①</sup>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。上聞而大怒，乙巳，以漢王諒、王世積并為行軍元帥，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，以尚書左仆射高潁為漢王長史，周羅睺為水軍總管。

〔二〕《隋書》：靺鞨在高麗之北，凡有七種：其一號栗末部，與高麗接；其二曰伯咄部，在栗末之北；其三曰安車骨部，在伯咄東北；其四曰拂涅部，在伯咄

東；其五曰號室部，在拂涅東；其六曰黑水部，在安車骨西北；其七曰白山部，在栗末東南。而黑水部猶為勁健，即古之肅慎氏也。遼西郡治柳城，隋置營州總管府靺鞨，莫撥翻。靺鞨，戶葛翻。

延州刺史獨孤陀<sup>①</sup>有婢曰徐阿尼，事貓鬼，

能使之殺人，云每殺人，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。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，醫皆曰：

「貓鬼疾也。」<sup>②</sup>上以陀，后之異母弟，陀妻，

楊素異母妹，由是意陀所為。令高穎等雜治之，具得其實。上怒，令以犢車載陀夫妻，將賜死。

獨孤后三日不食，為之請命曰：「陀若蠹政害民

者，妾不敢言；今坐為妾身，敢請其命。」陀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，於是免陀死，除名為民，以其妻楊氏為尼。先是，有人訟其母為貓鬼所殺者，上以為妖妄，怒而遣之。至是，詔誅被訟行貓鬼家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延安郡，后魏置東夏州，西魏改延州。陀徒河翻。

〔二〕《隋書》陀傳云：徐阿尼事貓鬼，每以子夜祀之，言子者，鼠也。陀嘗從家中索酒，其妻曰：「無錢可酤。」陀因謂阿尼曰：可令貓鬼向越公家，使我足錢也。阿尼便之。居數日，貓鬼向素家。」十一年，

上初從并州還，陀謂阿尼曰：「可令貓鬼向皇后所，使多賜吾物。」阿尼復之，遂入宮中。大理丞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，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，以匙扣而呼之曰：「貓女可來，無住宮中。」久之，阿尼色正青，若被牽曳者。云貓鬼已至。由是其事具得實。

夏，四月，辛亥，詔：「畜貓鬼、蠱毒、厭媚野道之家，<sup>①</sup>并投於四裔。」

〔二〕《隋書》志：江南諸郡往往畜蠱，而宜春偏甚。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，大者至蛇，小者至虱，合置器中，令自相啖，余一種存者留之，蛇則曰蛇蠱，虱則曰虱蠱，行以人，因食入人腹內，食其五藏，死則



其產移入蠱主之家。三年不殺他人，則畜者自鐘其弊。累世子孫相傳不絕，亦有隨女子嫁者。

六月，丙寅，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。漢王諒軍出臨渝關，<sup>①</sup>值水潦，饋運不繼，軍中乏食，復遇疾疫。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，<sup>②</sup>亦遭風，船多飄沒。秋，九月，己丑，師還，死者什八九。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，上表稱「遼東糞土臣元」，上於是罷兵，待之如初。

〔二〕臨渝關，在柳城西四百八十里，所謂盧龍之險也。渝，《漢書》音喻。

〔2〕《隋書》：平壤城東西六里，隨山屈曲，南臨涓水。杜佑曰：平壤城則古朝鮮國王險城也。趣，七喻翻。

百濟王昌遣使奉表，請為軍導，帝下詔諭以「高麗服罪，朕已赦之，不可致伐。」厚其使而遣之。高麗頗知其事，以兵侵掠其境。

辛卯，上至自仁壽宮。

冬，十一月，癸未，上祀南郊。

十二月，自京師至仁壽宮，置行宮十有二所。

南寧夷爨玩復反。蜀王秀奏「史萬歲受賂縱賊，致生邊患。」上責萬歲，萬歲詆譫；<sup>①</sup>上怒，命斬之。高頴及左衛大將軍元旻等固請曰：「萬歲雄略過人，將士樂為致力，雖古名將，未能過也。」上意少解，於是除名為民。

〔一〕詆，拒諱也。譫，逸辭也。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十九年（己未 公元599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酉，赦天下。

二月，甲寅，上幸仁壽宮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仁壽宮成於開皇十五年。方其成也，文帝怒欲罪楊素，獨孤后喜而賞之，繼此屢幸仁壽宮，至仁壽末，卒死於仁壽宮。仁者壽，帝窮民力以作離宮，可謂仁乎？其不得死於是宮，宜矣。帝怒楊素而不加之罪，其后嘉則亦從而喜之，豈非奢侈之能移人，觸境而動，至於流連不知反，卒貽萬世笑。是知君德以節儉為為貴也。

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，欲攻大衙城。①詔以漢王諒為元帥，尚書左仆射

高颺出朔州道，②右仆射楊素出靈州道，③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，皆取漢王節度；然漢王竟不臨戎。

〔一〕《唐志》：自夏州北渡烏水，行五百二十余里，過棋水，又行百一十九里至安樂戍。戍在河西犍，東犍有古大衙城，今大衙城，古永濟柵也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馬邑郡，舊置朔州。

〔三〕靈武郡，后魏置靈州。

都藍聞之，與達頭可汗結盟，合兵掩襲突利，大戰長城下，突利大敗。都藍盡殺其兄弟子侄，

遂渡河入蔚州。①突利部落散亡，夜，與長孫晟

以五騎南走，比旦，行百余里，②收得數百騎。

突利與其下謀曰：「今兵敗入朝，一降人耳，大隋天子豈禮我乎！玷厥雖來，本無冤隙，③若往

投之，必相存濟。」晟知之，密遣使者入伏遠鎮，令速舉烽。突利見四烽俱發，以問晟，晟給之曰：「城高地迥，必遙見賊來。我國家法，若賊少，舉二烽；來多，舉三烽；大逼，舉四烽。彼見賊多而又近耳。」突利大懼，謂其眾曰：「追兵已逼，且可投城。」既入鎮，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眾，自將突利馳驛入朝。夏，四月，丁酉，突利至長安。帝大喜，以晟為左勛衛驃騎將軍，<sup>④</sup>持節護突厥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雁門郡靈丘縣，后周置蔚州。

〔2〕比，及也。

〔3〕冤，猶怨也。

〔4〕隋制：驃騎將軍正四品。

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，突利辭直，上乃厚待之。都藍弟郁速六棄其妻子，與突利歸朝，上嘉之，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。

高潁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，至族蠡山，與突厥遇，交戰七日，大破之；追奔至乞伏泊，復破之，虜千余口，雜畜萬計。突厥復大舉而至，仲卿為方陳，四面拒戰，凡五日。會高

頽大兵至，合擊之，突厥敗走，追度白道，逾秦山七百余里而還。楊素軍與達頭遇。先是諸將與突厥戰，慮其騎兵奔突，皆以戎車步騎相參，設鹿角為方陣，騎在其內。①素曰：「此乃自固之道，未足以取勝也。」於是悉除舊法，令諸軍為騎陳。達頭聞之，大喜曰：「天賜我也！」下馬仰天而拜，帥騎兵十余萬直前。上儀衛三司周羅暉曰：「賊陳未整，請擊之。」先帥精騎逆戰，素以大兵繼之，突厥大敗，達頭被重創而遁，殺傷不可勝計，其眾號哭而去。②



〔二〕此古法也，雖衛青、劉裕未之能易心，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。

〔三〕魏舒毀車崇卒以敗狄，楊素除戎車為騎陳以破突厥，皆鼓儼而勝耳。帥，讀曰率。按鼓儼：乘敵方陣不整，即鳴鼓進擊。儼，音纏，不整貌。

六月，丁酉，以豫章王暕為內史令。

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，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，<sup>①</sup>吏捕之，亡抵世積，世積不納。孝諧配防桂州，<sup>②</sup>因上變，稱「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，道人答曰：『公當為國主，又將之涼州。』其所親謂世積曰：『河西天下精兵處，可

圖大事。』世積曰：『涼州土曠人希，非用武之國。』世積坐誅，拜孝諧上大將軍。

〔二〕王世積封宜陽郡公。《隋志》：河南郡宜陽縣，后魏置宜陽郡。武威郡，舊置涼州。安定，郡舊置涇州。

〔二〕配防者，配隸軍伍，使之防守。

獨孤后性妨忌，后宫莫敢進御。尉遲迴女孫，有美色，先沒宮中。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，因得幸。后伺上聽朝，陰殺之。上由是大怒，單騎從苑中出，不由徑路，入山谷間二十余里。高潁、楊素等追及上，扣馬苦諫。上太息曰：「吾貴為

天子，不得自由！」高潁曰：「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！」上意少解，駐馬良久，中夜方還宮。后俟上於閣內，及至，后流涕拜謝，潁、素等和解之，因置酒極歡。先是后以高潁父之家客，甚見親禮，①至是，聞潁謂己為一婦人，遂銜之。

〔二〕潁父賓，為獨孤信參佐，信被誅，后以賓父之故吏，數往來其家。

時太子勇失愛於上，潛有廢立之志，從容謂潁曰：「有神告晉王妃，言王必有天下，若之何？」潁長跪曰：「長幼有序，其可廢乎！」上默然而止。獨孤后知潁不可奪，陰欲去之。①

〔二〕為后譖頴張本。

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台，頴奏稱：「若盡取強者，恐東宮宿衛太劣。」上作色曰：「我有時出入，宿衛須得勇毅。太子毓德東宮，左右何須壯士！此極弊法。如我意者，恆於交番之日，分向東宮，上下團伍不別，<sup>①</sup>豈非佳事！我熟見前代，公不須仍踵舊風。」頴子表仁，娶太子女，故上以此言防之。

〔二〕三百人為團，五人為伍。

頴夫人卒，獨孤后言於上曰：「高仆射老矣，而喪夫人，陛下何能不為之娶！」上以后言告頴。頴流涕謝曰：「臣今已老，退朝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。雖陛下垂哀之深，至於納室，非臣所願。」上乃止。既而頴愛妾生男，上聞之，極喜，后甚不悅。上問其故，后曰：「陛下尚復信高頴邪？始，陛下欲為頴娶，頴心存愛妾，面欺陛下。今其詐已見，安得信之！」上由是疏頴。

伐遼之役，<sup>①</sup>頴固諫，不從，及師無功，后言於上曰：「頴初不欲行，陛下強遣之，妾固知

其無功矣！」又，上以漢王年少，專委軍事於頴，頴以任寄隆重，每懷至公，無自疑之意，諒所言多不用。諒甚銜之，及還，泣言於后曰：「兒幸免高頴所殺。」上聞之，彌不平。

〔二〕 去年伐遼。

及擊突厥，出白道，進圖入磧，<sup>①</sup>遣使請兵，近臣緣此言頴欲反。上未有所答，頴已破突厥而還。<sup>②</sup>及王世積誅，推核之際，有宮禁中事，云於頴處得之，上大驚。有司又奏「頴及左右衛大將軍元旻、元胄，并與世積交通，受其名馬之

贈。」旻、胄坐免官。上柱國賀若弼、吳州總管宇文、刑部尚書薛胄、<sup>③</sup>民部尚書斛律羨卿、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頗無罪，上愈怒，皆以屬吏，自是朝臣無敢言者。秋，八月，癸卯，頗坐免上柱國、左仆射，以齊公就第。

〔一〕磧，大磧也，即所謂大漠。

〔二〕此即謂前跋突厥事。

〔三〕開皇三年，改都官尚書為刑部尚書。

未几，上幸秦王俊第，召頗侍宴。頗歔歔悲不自勝，獨孤后亦對之泣。上謂頗曰：「朕不負

公，公自負也。」因謂侍臣曰：「我於高潁，勝於兒子，雖或不見，常似目前。自其解落，瞑然忘之，<sup>①</sup>如本無高潁。人臣不可以身要君，自云第一也。」

〔二〕解落，謂解官落職也。

頃之，潁國令上潁陰事，<sup>①</sup>稱其子表仁謂潁曰：「司馬仲達初托疾不朝，遂有天下。<sup>②</sup>公今遇此，焉知非福！」<sup>③</sup>於是上大怒，囚潁於內史省而鞫之。憲司復奏沙門真覺嘗謂潁云：「明年國有大喪。」<sup>④</sup>尼令暉復云：「十七、十八年，



皇帝有大厄，十九年不可過。」上聞而益怒，顧謂群臣曰：「帝王豈可力求！孔子以大聖之才，猶不得天下。頡與子言，自比晉帝，此何心乎！」有司請斬之。上曰：「去年殺虞慶則，今茲斬王世積，如更誅頡，天下其謂我何！」於是除名為民。

〔一〕隋制，王國、公國皆有令有尉。

〔二〕司馬懿，字仲達，事見魏邵陵厲公紀。

〔三〕頡國官承望上指，以此誣頡，蓋亦習見趙什住、皇甫孝諧受賞而利之也。

〔四〕憲司，法司也。

頴初為仆射，<sup>①</sup>其母戒之曰：「汝富貴已極，但有一斫頭耳，爾其慎之！」頴由是常恐禍變。至是，頴歡然無恨色。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：「楊素粗疏，蘇威怯懦，元胄、元旻正似鴨耳。」<sup>②</sup>可以付社稷者，唯獨高頴。」上初然之。及頴得罪，上深責之，善憂懼而卒。

〔二〕帝受禪，頴即為仆射。

〔二〕楚辭曰：「寧泛泛若水中之鳧，與波上下，以全吾軀乎？」元善之意謂此。

九月，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。弘選舉先德行而后文才，務在審慎，雖致停緩，其所進用，

并多稱職。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，清慎絕倫，然爽俊有余，跡似輕薄，時宰多以此疑之；唯弘深識其真，推心任委。隋之選舉得人，於斯為最，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。

冬，十月，甲午，以突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，華言「益智健」也。突厥歸啟民者男女萬余口，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，筑大利城以處之。①時安義公主已卒，②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。

〔一〕大利城，在云內縣東北。《隋志》：定襄郡治大利縣。

〔二〕十七年，安義公主嫁突厥。

晟奏：「染干部落，歸者益眾，雖在長城之內，猶被雍虞間抄掠，不得寧居。請徙五原，以河為固，<sup>①</sup>於夏、勝兩州之間，<sup>②</sup>東西至河，南北四百里，掘為橫塹，令處其內，使得任情畜牧。」上從之。

〔一〕鹽州五原之地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朔方郡，后魏置夏州。榆林郡，開皇二十年置勝州。杜佑曰：勝州治榆林縣，漢沙南縣

地有云中城拂云堆，金河、紫河自馬邑郡善陽界流入，縣西有漢五原城。夏，戶雅翻。

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啟民防達頭，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。<sup>①</sup>達頭騎十萬來寇，韓洪軍大敗，仲卿自樂寧鎮邀擊，斬首虜千余級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雁門，后周置肆州，開皇五年改曰代州。舊《唐志》：恆安鎮，在隋馬邑郡云內縣界，唐為云州云中縣，即后魏所都平城之地。恆，戶登翻。

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，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。<sup>①</sup>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，<sup>②</sup>大將軍武威姚辯出

河州，<sup>③</sup>以擊都藍。師未出塞，十二月，乙未，都藍為部下所殺，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，其國大亂。長孫晟言於上曰：「今官軍臨境，戰數有功，虜內自攜離，其主被殺，乘此招撫，可以盡降。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。」上從之。降者甚眾。

〔一〕弘化郡，開皇十六年置慶州。

〔二〕涿郡懷戎縣，后齊置北燕州，后周去「北」字。燕，因肩翻。

〔三〕枹罕郡，舊置河州。

## 【資治通鑒卷一七九·隋紀三】

春，二●一陶紀，熙州人李英林反。①三月，辛卯，以揚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，②帥步騎起上章洛灘（庚申），盡昭陽大淵獻（癸亥），凡四年。

## ◎隋高祖文皇帝·中

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二十年（庚申） 公元600年）

五萬討平之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衛安郡，梁置豫州，后改晉州，后齊改江州，陳復曰晉州，開皇初曰熙州，因晉熙郡名州也。

〔二〕隋制，總管府置長史、司馬。河內郡置懷州賀若弼復坐事下獄，上數之曰：「公有三太猛：嫉妒心太猛，自是、非人心太猛，無上心太猛。」既而釋之。他日，上謂侍臣曰：「弼將伐陳，謂高潁曰：『陳叔寶可平也。不作高鳥盡、良弓藏邪？』」潁云：『必不然。』及平陳，遽索內史，又索仆射。我語潁曰：『功臣正宜授勛



官，<sup>②</sup>不可預朝政。』弼后語類：『皇太子於己，出口入耳，無所不盡。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，何脈脈邪！』<sup>③</sup>意圖廣陵，又圖荊州，皆作亂之地，意終不改也。」

〔一〕頰，居永翻；下衚。范蠡告大夫種嘗有是言邪，音耶；下衚。

〔二〕隋置上柱國至帥都督凡十一等，為勳官。

〔三〕脈脈，有言不得吐之意。

夏，四月，壬戌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，詔命晉王廣、楊素出靈武道，<sup>①</sup>漢王諒、史萬歲出馬邑道<sup>②</sup>以擊之。

〔一〕即靈州道。

〔二〕即朔州道。

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，<sup>①</sup>受晉王節  
度。晟以突厥飲泉，易可行毒，因取諸藥毒水上  
流，突厥人畜飲之多死，於是大驚曰：「天雨惡  
水，<sup>②</sup>其亡我乎！」因夜遁。晟追之，斬首千余  
級。<sup>③</sup>

〔一〕天水郡置秦州。長，知兩翻。晟，承正翻。  
帥，讀曰率。

〔二〕雨，於具翻。

〔3〕《考異》曰：《煬帝紀》曰：「出靈武，無虜而還。」《突厥傳》曰：「晉王出靈州，達頭遁逃而去。」晟傳曰：「達頭與王相抗。」蓋達頭聞王來而遁，晟將兵從別道與達頭相遇耳。

史萬歲出塞，至大斤山，與虜相遇。達頭遣使問：「隋將為誰？」候騎報：「史萬歲也。」

突厥復問：「得非惇煌戍卒乎？」<sup>①</sup>候騎曰：「是也。」達頭懼而引去。萬歲馳追百余里，縱擊，大破之，斬數千級，逐北，入磧數百里，虜遠遁而還。<sup>②</sup>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，安撫新附。

〔二〕史萬歲戍惇煌事，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元年。

〔三〕《考異》曰：帝紀，十九年六月史萬歲破賊據本傳在飲夫，紀誤也。按「破賊」當作「破達頭」。

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，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；俟利伐退走入磧。啟民上表陳謝曰：「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，如天無不覆，地無不載。染干如枯木更葉，枯骨更肉，千世萬世，常為大隋典羊馬也。」帝又遣趙仲卿為啟民筑金河、定襄二城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榆林郡金河縣隋初置榆關總管。定襄，即云內縣之恆安鎮。

秦孝王俊久疾，未能起，遣使奉表陳謝。上謂其使者曰：「我戮力創茲大業，作訓垂范，庶臣下守之。汝為吾子，而欲敗之，不知何以責汝！」俊慚怖，疾遂篤，乃復拜俊上柱國；六月，丁丑，俊薨。①上哭之，數聲而止。俊所為侈麗之物，悉命焚之。王府僚佐請立碑，②上曰：

「欲求名，一卷史書足矣，何用碑為！若子孫不能保家，徒與人作鎮石耳！」③俊子浩，崔妃所生也；庶子曰湛。群臣希旨，奏稱：「漢之栗姬

子榮、郭后子彊皆隨母廢，<sup>④</sup>今秦王二子，母皆有罪，不合承嗣。」上從之，以秦國官為喪主。

〔一〕帝五子，獨俊病死耳。

〔二〕隋親王置師、友、文學、長史、司馬、咨議參軍、掾、屬、主簿、錄事、功曹、記室、戶、倉、兵等曹，騎兵，城局等參軍，東、西閤祭酒，參軍事、法田、水、鎧、士等曹行參軍、行參軍、長兼行參軍、典簽等。《釋名》：碑者，葬時所設，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。《初學記》：碑，悲也；所以悲往事也。

〔三〕鎮，壓也。

〔下〕粟姬子榮事見十六卷漢景帝六年、七年。郭后子彊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七年、十九年。斯二事者，二帝之失也，何以為法乎。

初，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，時有損益，上皆納之。勇性寬厚，率意任情，無矯飾之行。上性節儉，勇嘗文飾蜀鎧，<sup>①</sup>上見而不悅，戒之曰：「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。汝為儲后，<sup>②</sup>當以儉約為先，乃能奉承宗廟。吾昔日衣服，各留一物，時復觀之以自警戒。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，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

枚，并菹醬一合，<sup>③</sup>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。<sup>④</sup>若存記前事，應知我心。」

〔一〕蜀鎧，蜀人所作也。蜀人工巧，所作鎧甲已精麗，而勇又文飾之。

〔二〕后，君；儲后猶言儲君也。

〔三〕淹菜為菹。醬，醢也。肉醬、豉醬皆謂之醢。又菜菹謂之醬。《內則》：芥醬。

〔四〕謂勇仕周時。

后遇冬至，百官皆詣勇，勇張樂受賀。上知之，問朝臣曰：「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，此何禮也？」太常少卿辛亶對曰：「於東宮，乃



賀也，不得言朝。」上曰：「賀者正可三數十人，隨情各去，何乃有司徵召，一時普集！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，可乎？」①因下詔曰：「禮有等差，君臣不雜。皇太子雖居上嗣，義兼臣子，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，任土作貢，別上東宮；事非典則，宜悉停斷！」自是恩寵始衰，漸生猜阻。

〔二〕隋制：太子袞冕，垂白珠九旒；青纁充耳；犀笄；玄衣、纁裳。衣，山、龍、華蟲、火、宗、五章裳，藻、藻、粉米、黼、黻四章；織成為之。白紗內單。黼領青標、裾。革帶，金鈎鑠；大帶、素帶，不朱里，亦紕以朱綠。祓隨裳色，火、山二章。玉具劍、火珠鏢

首，瑜玉雙珮，朱組。雙大綬，四采赤、白、縹、紺，純朱質，長一丈八尺，三百二十首，廣九寸；小雙綬長二尺六寸，色衝大綬而首半之，間施二玉環。朱襪、赤舄，以金飾。標，彼小翻。，雛免翻。鏐，丑例翻，又彼列翻。紕，頻彌翻。鏢，紕招翻。綬，音受。縹，匹沼翻。純，之允翻。長，直亮翻。廣，苦曠翻。

勇多內寵，昭訓云氏尤幸。<sup>①</sup>其妃元氏無寵，遇心疾，二日而薨。<sup>②</sup>獨孤后意有他故，其責望勇。自是云昭訓專內政，生長寧王儼、平原王裕、安成王筠；高良娣生安平王嶷、襄城王恪；王良媛生高陽王該、建安王韶；成姬生潁川王暕；<sup>③</sup>

后宮生孝實、孝范。后彌不平，頗遣人伺察，求勇過惡。

〔一〕《姓苑》：云姓縉云氏之后。又《魏書·官氏志》：達宥氏，后改云氏；此其后也。

〔二〕元妃薨見一百七十七卷十一年。

〔三〕娣，音弟。疑，魚力翻。媛，於眷翻。暝：居永翻。按 暝：音窘。

〔一〕

晉王廣，彌自矯飾，唯與蕭妃居處，后庭有子皆不育，后由是數稱廣賢。大臣用事者，廣皆傾心與交。①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，無貴賤，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，為設美饌，②申以厚禮，③

婢仆往來者，無不稱其仁孝。上與后嘗幸其第，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，唯留老丑者，衣以縵彩，<sup>④</sup>給事左右，屏帳改用縑素，故絕樂器之弦，不令拂去塵埃。上見之，以為不好聲色，還宮，以語侍臣，意甚喜。侍臣皆稱慶，由是愛之特異諸子。

〔一〕謂楊素等。

〔二〕饌，《說文》，具食也。

〔三〕申，重也。

〔四〕縑無文者也。

上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，對曰：「晉王眉上雙骨隆起，貴不可言。」上又問上儀衛三司韋鼎：「我諸兒誰得嗣位？」對曰：「至尊、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，非臣敢預知也。」<sup>①</sup>上笑曰：「卿不肯顯言邪！」

〔二〕來和、韋鼎皆識帝於潛躍，故尤信之。

晉王廣美姿儀，性敏慧，沉深嚴重；好學，善屬文；敬接朝士，禮極卑屈；由是聲名籍甚，<sup>①</sup>冠於諸王。

〔二〕言聲名狼籍甚盛。

廣為揚州總管，入朝，將還鎮，入宮辭后，

伏地流涕，后亦泫然泣下。廣曰：「臣性識愚下，

常守平生昆弟之意，不知何罪失愛東宮，恆蓄成

怒，欲加屠陷。每恐讒譖生於投杼，<sup>①</sup>鳩毒遇於

杯勺，<sup>②</sup>是用勤憂積念，懼履危亡。」后忿然曰：

「覲地伐漸不可耐，<sup>③</sup>我為之娶元氏女，竟不以

夫婦禮待之。專寵阿云，使有如許豚犬。<sup>④</sup>前新

婦遇毒而夭，我亦不能窮治，何故復於汝發如此

意！我在尚爾，我死后，當魚肉汝乎！每思東宮

竟無正嫡，至尊千秋萬歲之后，遣汝等兄弟向阿

云兒前再拜問訊，此是几許苦痛邪！」廣又拜，

嗚咽不能止，后亦悲不自勝。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。

〔一〕用曾參母子事。

〔二〕杯、勺，皆飲器。《周禮》梓人為飲器，勺一升。

〔三〕勇小字睨地伐。

〔四〕曹操曰：「如袁本初、劉景升兒，豚犬耳。」后遂以詆其子。

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，<sup>①</sup>欲述近己，奏為壽州刺史。<sup>②</sup>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，衡為廣畫奪宗之策。廣問計於述，述曰：「皇太子失愛

已久，令德不聞於天下。大王仁孝著稱，才能蓋世，數經將領，頻有大功；<sup>③</sup>主上之與內宮，咸所鐘愛，<sup>④</sup>四海之望，實歸大王。然廢立者國家大事，處人父子骨肉之間，誠未易謀也。然能移主上意者，唯楊素耳，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。述雅知約，請朝京師，與約相見，共圖之。」廣大悅，多齎金寶，資述入關。

〔一〕安陸郡置安州。

〔二〕淮南郡舊屬南則為豫州，屬北則為揚州，開皇九年改曰壽州。

〔三〕謂南平陳、北伐突厥也。



〔七〕內宮，即中宮，避國諱，故云然。

約時為大理少卿，素凡有所為，皆先籌於約而后行之。述請約，盛陳器玩，與之酣暢，因而共博，每陽不勝，所齎金寶盡輸之約。約所得既多，稍以謝述。述因曰：「此晉王之賜，令述與公為歡樂耳。」①約大驚曰：「何為爾？」述因通廣意，說之曰：「夫守正履道，固人臣之常致，反經合義，亦達者之令圖。自古賢人君子，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。公之兄弟，功名蓋世，當途用事有年矣，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，可勝數哉！又，儲后以所欲不行，每切齒於執政；公雖自結

於人主，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！主上一旦棄群臣，公亦何以取庇！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，主上素有廢黜之心，此公所知也。今若請立晉王，在賢兄之口耳。誠能因此時建大功，王必永銘骨髓，斯則去累卵之危，成太山之安也。」約然之，因以白素。素聞之，大喜，撫掌曰：「吾之智思，殊不及此，賴汝啟予。」約知其計行，復謂素曰：「今皇后之言，上無不用，宜因機會早自結托，則長保榮祿，傳祚子孫。兄若遲疑，一旦有變，令太子用事，恐禍至無日矣！」素從之。

〔二〕此呂不韋之故智耳。

后數日，素入侍宴，微稱「晉王孝悌恭儉，有類至尊」。用此揣后意。后泣曰：「公言是也。吾兒大孝愛，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，<sup>①</sup>必迎於境首；言及違離，未嘗不泣。又其新婦亦大可憐，我使婢去，常與之衾寢共食。豈若覲地伐與阿云對坐，終日酣宴，暱近小人，疑阻骨肉！我所以益憐阿嫺者，<sup>②</sup>常恐其潛殺之。」素既知后意，因盛言太子不才。后遂遺素金，使贊上廢立。

〔二〕內使猶言中使。

〔二〕廣小字阿嫵，嫵，眉波翻。

勇頗知其謀，憂懼，計無所出，使新丰人王輔賢造諸厭勝；<sup>①</sup>又於后園作庶人村，室屋卑陋，勇時於中寢息，布衣草褥，冀以當之。上知勇不自安，在仁壽宮，使楊素觀勇所為。素至東宮，偃息未入，勇束帶待之，素故久不進，以激怒勇。勇銜之，形於言色。素還言：「勇怨望，恐有他變，願深防察！」上聞素譖毀，甚疑之。后又遣人伺覘東宮，絳介事皆聞奏，因加誣飾以成其罪。

〔二〕新丰縣屬京兆。

上遂疏忌勇，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<sup>①</sup>量置候人，以伺動靜，皆隨事奏聞。又，東宮宿衛之人，侍官以上，<sup>②</sup>名籍悉令屬諸衛府，有勇健者咸屏去之。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浙州刺史，<sup>③</sup>勇愈不悅。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：「臣觀天文，皇太子當廢。」上曰：「玄象久見，群臣不敢言耳。」充，君正之子也。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玄武門，隋大興宮城正北門。至德門，在宮城東北隅。

〔二〕侍官，謂直閤、直寢、直齋、直后、備身、直長等，蓋東宮率府所統，略衛十二衛府。

〔3〕蘇孝慈有器干，故出之。《隋志》：浙陽郡西魏置淅州。

〔4〕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。

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<sup>①</sup>私賂東宮幸臣姬威，令伺太子動靜，密告楊素；於是內外喧謗，過失日聞。段達因脅姬威曰：「東宮過失，主上皆知之矣。已奉密詔，定當廢立；君能告之，則大富貴！」威許諾，即上書告之。

〔二〕姑臧縣，涼州武威郡治所。

秋，九月，壬子，上至自仁壽宮。<sup>①</sup>翌日，

御大興殿，<sup>②</sup>謂侍臣曰：「我新還京師，應開懷

歡樂；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！」吏部尚書牛弘對曰：「臣等不稱職，故至尊憂勞。」上既數聞譖毀，疑朝臣悉知之，故於眾中發問，冀聞太子之過。弘對既失旨，上因作色，謂東宮官屬曰：「仁壽宮此去不遠，而令我每還京師，嚴備仗衛，如入敵國。我為下利，③不解衣臥。昨夜欲近廁，故在后房恐有警急，還移就前殿，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！」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；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帝紀：丁未，至自仁壽宮。今從太子勇傳。

〔2〕開皇三年，上入親都，名其城曰大興城，正殿曰大興殿，宮曰大興宮，宮北苑曰大興苑。或曰：帝由大興郡襲封隨公以登大位，故似名新都宮殿城苑。

〔3〕泄利也。按利，通痢。

素乃顯言之曰：「臣奉敕向京，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余黨。」<sup>①</sup>太子奉詔，作色奮厲，骨肉飛騰，語臣云：「居士黨盡伏法，遣我何處窮討！爾作右仆射，委寄不輕，自檢校之，何關我事！」又云：「昔大事不遂，我先被誅，<sup>②</sup>今作天子，竟乃令我不如諸弟，一事以上，不得自遂！」因長嘆回視云：「我大覺身妨。」上曰：



「此兒不堪承嗣久矣，皇后恆勸我廢之。我以布衣時所生，地復居長，望其漸改，隱忍至今。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：『是皆我物。』此言几許異事！其婦初亡，<sup>③</sup>我深疑其遇毒，嘗責之，勇即懟曰：『會殺元孝矩。』<sup>④</sup>此欲害我而遷怒耳。長寧初生，<sup>⑤</sup>朕與皇后共抱養之，自懷彼此，連遭來索。且云定興女，在外私合而生，想此由來，何必是其體胤！昔晉太子取屠家女，其兒即好屠割。<sup>⑥</sup>今倘非類，便亂宗祏。我雖德慚堯、舜，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！<sup>⑦</sup>我恆畏其加害，如防大敵；今欲廢之以安天下！」

〔一〕言自仁壽宮奉敕向長安。劉居士事見上卷十七年。

〔二〕謂禪代時事。

〔三〕謂元妃薨時也。

〔四〕孝矩，元妃之父。

〔五〕勇長子儼，封長寧王。

〔六〕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。

〔七〕言堯、舜知朱、均不肖，不付以天下。

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：①「廢立大事，詔旨若行，後悔無及。讒言罔極，惟陛下察之。」

〔二〕元旻封五原郡公。五原郡，丰州。

上不應，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。威對曰：

「太子由來與臣語，唯意在驕奢，且云：『若有諫者，正當斬之，不殺百許人，自然永息。』」

①

營起台殿，四時不輟。前蘇孝慈解左衛率，太子奮髯揚肘曰：『大丈夫會當有一日，終不忘之，

決當快意。』又宮內所須，②尚書多執法不與，

②

輒怒曰：『仆射以下，吾會戮一二人，使知慢我

之禍。』每云：『至尊惡我多側庶，高緯、陳叔

寶豈孽子乎！」③嘗令師姥卜吉凶，④語臣云：

③

④

『至尊忌在十八年，此期促矣。』上泫然曰：

「誰非父母生，乃至於此！朕近覽《齊書》，<sup>⑤</sup>見高歡縱其兒子，不勝忿憤，安可效尤邪！」於是禁勇及諸子，部分收其黨與。楊素舞文巧詆，鍛煉以成其獄。

〔一〕以理觀之，「永」字必誤。按「永」或為「不」字之誤。光緒本誤刻為「不字必誤」。

〔二〕須，求也，索也。

〔三〕言二君皆嫡出而亡國。《說文》：庶子曰咏。

〔四〕師姥，巫媼也。姥，女老稱。

〔五〕是時李百藥所撰《齊書》未出，帝所覽者，蓋崔子發齊紀也。

居數日，有司承素意，奏元旻常曲事於勇，情存附托，在仁壽宮，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，題云：「勿令人見」。上曰：「朕在仁壽宮，有繹介事，東宮必知，疾於驛馬，怪之甚久，豈非此徒邪！」遣武士執旻於仗。右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，不去，因奏曰：「臣向不下直者，為防元旻耳。」上以旻及裴弘付獄。

先是，勇見老枯槐，問：「此堪何用？」或對曰：「古槐尤宜取火。」時衛士皆佩火燧，<sup>①</sup>勇命工造數千枚，欲以分賜左右；至是，獲於庫。

又藥藏局貯艾數斛，<sup>②</sup>索得之，大以為怪，以問姬威，威曰：「太子此意別有所在，至尊在仁壽宮，太子常飼馬千匹，云：『徑往守城門，自然餓死。』」素以威言詰勇，勇不服，曰：「竊聞公家馬數萬匹，勇忝備太子，馬千匹，乃是反乎！」素又發東宮服玩，似加凋飾者，悉陳之於庭，以示文武群官，為太子之罪。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，勇不服。

〔二〕燧，取火之木也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東宮門下坊，統司經、宮門、內直、典膳、藥藏，齋帥六局。

冬，十月，乙丑，上使人召勇，勇見使者，

驚曰：「得無殺我邪？」<sup>①</sup>上戎服陳兵，御武德

殿，<sup>②</sup>集百官立於東面，諸親立於西面，<sup>③</sup>引勇及

諸子列於殿庭，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，廢勇及其男、女為王、公主者，并為庶人。勇再拜言曰：

「臣當伏尸都市，為將來鑒戒；幸蒙哀憐，得全性命！」言畢，泣下流襟，既而舞蹈而去，左右

莫不閔默。<sup>④</sup>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，辭情哀切；

上覽之閔然。楊素進曰：「伏望聖心衛於螫手，

<sup>⑤</sup>不宜復留意。」

〔一〕邪，音耶。

〔二〕武德殿，在延恩殿西。

〔三〕諸親，謂屬籍宗親也。

〔四〕哀之而不敢言。

〔五〕蝮蛇螫手，壯士斷腕。楊素以讒慝滅人天性之親，以此為喻，亦太甚矣。螫，施只翻。按音氏又音遮，衝螫。

己巳，詔：「元旻、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

騰、①左衛率司馬夏侯福、②典膳監元淹、③前吏

部侍郎蕭子寶、前主璽下士何竦④并處斬，妻妾

子孫皆沒官。車騎將軍榆林閭毗、⑤東郡公崔君



綽、游騎尉沈福寶、⑥瀛州朮士章仇太翼、⑦特免死，各杖一百，身及妻子、資財、田宅皆沒官。副將作大匠高龍叉、率更令晉文建、⑧通直散騎侍郎元衡⑨皆處盡。⑩「於是集群官於廣陽門外，宣詔戮之。乃移勇於內史省，給五品料食。賜楊素物三千段，元胄、楊約并千段，賞鞠勇之功也。」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太子家令，掌刑法、食膳、倉庫什物、奴婢等事。

〔二〕隋左、右衛率各置長史、司馬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典膳局，置監、丞各二人，屬門下坊。

〔4〕主璽下士，后周官也。

〔5〕閭毗，榆林盛樂人，以車騎將軍宿衛東宮。閭，姓也。《左傳》：晉有閭嘉。

〔6〕開皇六年，置武騎、屯騎、驍騎、游騎、飛騎、旅騎、云騎、羽騎八尉，其品則正六品以下，從九品以上。

〔7〕瀛州，河間郡。是后煬帝謂太翼曰：「卿姓章仇，四岳之胄，與盧衡源」。於是賜姓為盧氏。孫愐曰：漢有章弇，因避仇，加仇字為章仇氏。按加，光緒本作「如」。

〔8〕隋率更令，掌東宮伎樂、漏刻。更，工衡翻

〔9〕隋制，東宮亦有通直散騎侍郎。

〔一〇〕處其罪使自盡。

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：「皇太子為小人所誤，宜加訓誨，不宜廢黜。」上怒，撻其胸。

初，云昭訓父定興，出入東宮無節，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；左庶子裴屢諫，<sup>①</sup>勇不聽。政謂定興曰：「公所為不合法度。又，元妃暴薨，道路籍籍，此於太子，非令名也。公宜自引退，不然，將及禍。」定興以告勇，勇益疏政，由是出為襄州總管。<sup>②</sup>唐令則為勇所暱狎，每令以弦歌教內人，右庶子劉行本責之<sup>③</sup>曰：「庶子當輔

太子以正道，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！」令則甚慚而不能改。時沛國劉臻、④平原明克讓、⑤魏郡陸爽、⑥並以文學為勇所親，行本怒其不能調護，每謂三人曰：「卿等止解讀書耳！」⑦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，福大笑，聲聞於外。行本聞之，待其出，數之曰：「殿下寬容，賜汝顏色。汝何物小人，敢為褻慢！」因付執法者治之。數日，勇為福致請，乃釋之。勇嘗得良馬，欲令行本乘而觀之，行本正色曰：「至尊置臣於庶子，欲令輔導殿下，非為殿下作弄臣也。」勇慚而止。及

勇敗，二人已卒，上嘆曰：「向使裴政、劉行本在，勇不至此。」

〔一〕隋制，左庶子領門下坊。

〔二〕襄陽郡置襄州。

〔三〕隋制，右庶子領典書坊。

〔四〕《隋志》無沛國，劉臻先世仕於江南，江南僑置中原郡縣，猶以沛國為貫。

〔五〕克襄以平原為貫，猶劉臻也。

〔六〕魏郡置相州。

〔七〕言但能讀書而不能行其所學。

勇嘗宴宮臣，唐令則自彈琵琶，歌《娥媚

娘》。①洗馬李綱②起白勇曰：「令則身為宮卿，

職當調護；③乃於廣座自比倡優，進淫聲，穢視

聽。事若上聞，令則罪在不測，豈不為殿下之累

邪！④臣請速治其罪！」勇曰：「我欲為樂耳，

君勿多事！」綱遂趨出。及勇廢，上召東宮官屬

切責之，皆惶懼無敢對者。綱獨曰：「廢立大事，

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，而莫肯發言，臣何敢畏

死，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！太子性本中人，可

與為善，可與為惡。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，足以

嗣守鴻基。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，鄒文騰為家

令，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，安得不至於是邪！<sup>⑤</sup>此乃陛下之過，非太子之罪也。」因伏地流涕嗚咽。上慘然良久曰：「李綱責我，非為無理，然徒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我擇汝為宮臣，而勇不親任，雖更得正人，何益哉！」對曰：「臣所以不被親任者，良由奸臣在側故也。陛下但斬令則、文騰，更選賢才以輔太子，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！自古國家廢立冢嫡，鮮不傾危，願陛下深留聖思，無貽后悔。」上不悅，罷朝，左右皆為之股栗。會尚書右丞缺，有司請人，上指綱曰：「此佳右丞也！」即用之。

〔一〕，音武。

斌

〔二〕隋制：門下坊司經局置洗馬四人。洗，悉荐翻。

〔三〕左、右庶子謂之宮卿。漢高帝謂四皓曰：「煩公卒調護太子。」故言東宮官職當調護。

〔四〕邪，音耶。

〔五〕邪，音耶。

太平公史萬歲還自大斤山，楊素害其功，言於上曰：「突厥本降，初不為寇，來塞上畜牧耳。」遂寢之。萬歲數抗表陳狀，<sup>①</sup>上未之悟。上廢太子，方窮東宮黨與。上問萬歲所在，萬歲



實在朝堂，楊素曰：「萬歲謁東宮矣！」以激怒上。上謂為信然，令召萬歲。時所將士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，萬歲謂之曰：「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，事當決矣。」既見上，言「將士有功，為朝廷所抑！」詞氣憤厲。上大怒，令左右暴殺之。

②既而追之，不及，因下詔陳其罪狀，天下共冤惜之。

〔一〕陳其功狀也。

〔二〕暴，擊也。按言出手暴烈，不論刑規。

十一月，戊子，立晉王廣為皇太子。天下地震，<sup>①</sup>太子請降章服，宮官不稱臣。十二月，戊午，詔從之。以宇文述為左衛率。始，太子之謀奪宗也，洪州總管郭衍預焉，<sup>②</sup>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。<sup>③</sup>

〔一〕廣始正位儲宮，而天下地震，其示戒亦昭昭矣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豫章郡，平陳置洪州總管府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東宮置左、右監門率，掌詰門禁。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，付太子廣掌之。勇自以廢非其罪，頻請見上申冤，<sup>①</sup>而廣遏之不得聞。

勇於是升樹大叫，聲聞帝所，冀得引見。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，為癲鬼所著，不可復收。帝以為然，卒不得見。<sup>②</sup>

〔一〕申，伸也，明也。

〔二〕狂病而死者為癲鬼。

初，帝之克陳也，<sup>①</sup>天下皆以為將太平，監察御史房彥謙<sup>②</sup>私謂所親曰：「主上忌刻而苛酷，太子卑弱，諸王擅權，<sup>③</sup>天下雖安，方憂危

亂。」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：「主上本無功德，以詐取天下，諸子皆驕奢不仁，必自相誅夷，

今雖承平，其亡可翹足待。」彥謙，法壽之玄孫也。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開皇九年克陳。

〔二〕后齊御史台置檢校御史十二人，隋置監察御史十二人。

〔三〕言秦、晉、蜀三王分據方面也。

〔四〕房法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太宗泰始三年。

玄齡與杜杲之兄孫如晦<sup>①</sup>皆預選，<sup>②</sup>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，<sup>③</sup>見玄齡，嘆曰：「仆閱人多矣，未見如此郎者，異日必為偉器，恨不見其大成。」

耳！」見如晦，謂曰：「君有應變之才，必任棟梁之重。」俱以子孫托之。

〔一〕杜杲有名周、隋間。

〔二〕選者吏部。

〔三〕有知人之名。

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，辛巳，始詔「有盜毀佛及天尊、岳、鎮、海、瀆神像者，以不道論；  
①沙門毀佛像，道士毀天尊像者，以惡逆論。」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佛者，西域天竺之迦羅衛國淨飯王之太子釋迦牟尼，捨太子位，出家學道，勤行精進，

覺悟一切種智，而謂之佛。《道經》云：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，稟自然之氣。沖虛凝遠，莫知其極，天地淪壞劫數終盡，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。岳者，五岳：東岳太山、西岳華山、南岳衡山、北岳恆山、中岳嵩山。隋五岳各置令；又有吳山令，蓋吳山亦謂之吳岳也。鎮即周官職方氏：揚州其山鎮曰會稽，荊州其山鎮曰衡山，豫州其山鎮曰華山，青州其山鎮曰沂山，兗州其山鎮曰岱山，雍州其山鎮曰岳山，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，并州其山鎮曰恆山，冀州其山鎮曰霍山。隋開皇十四年，詔東鎮沂山，南鎮會稽山，北鎮醫無閭山，冀州鎮霍山，并就山立祠。東海於會稽縣界，南海於南海鎮南，并近海立祠，及四瀆、吳山并取側近巫一人，主知灑掃。十

六年，又詔北鎮於營州龍山立祠。岱岳、華岳、衡岳、恆岳、嵩岳皆先有廟。四瀆，江、河、淮、濟。

是歲，徵衡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。<sup>①</sup>智積，帝之弟子也。<sup>②</sup>性修謹，門無私謁，自奉簡素，帝甚憐之。智積有五男，止教讀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不令交通賓客。或問其故，智積曰：「卿非知我者！」其意蓋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。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馮翊郡，后魏置華州，西魏改曰衡州。

〔二〕智積，帝弟整之子。

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<sup>①</sup>送流囚李參等七十余人詣京師，行至滎陽，<sup>②</sup>哀其辛苦，悉呼謂曰：「卿輩自犯國刑，身嬰縲紲，<sup>③</sup>固其職也；重勞援卒，<sup>④</sup>豈不愧心哉！」參等辭謝。伽乃悉脫其枷鎖，停援卒，與約曰：「某日當至京師，如致前卻，<sup>⑤</sup>吾當為汝受死。」遂舍之而去。流人感悅，如期而至，一無離叛。上聞而驚異，召見與語，稱善久之。於是悉召流人，令攜負妻子俱入，賜宴於殿庭而赦之。因下詔曰：「凡在有生，含靈稟性，咸知善惡，并識是非。若臨以至誠，明加勸導，則俗必從化，人皆遷善。往以海內亂離，



德教廢絕，吏無慈愛之心，民懷奸詐之意。朕思遵聖法，以德化民，而伽深識朕意，誠心宣導，參等感悟，自赴憲司。明是率土之人，非為難教。若使官盡王伽之儔，民皆李參之輩，刑厝不用，其何遠哉！」乃擢伽為雍令。<sup>⑥</sup>

〔二〕齊郡，齊州。行參軍，在諸曹行參軍之下，典簽之上。杜佑曰：隋開皇三年，詔佐官以曹為名者，并改為司。十二年，諸州司以從事為名者，并改為參軍。煬帝置諸司書佐，改行參軍為行書佐。《隋志》：河間郡平舒縣舊置章武郡。

〔2〕滎陽縣屬鄭州。

〔3〕縲，黑索紲繫也，所以拘罪人。

〔4〕援送之卒。

〔5〕謂或前或卻，不能如期。

〔6〕雍縣，岐州治所。

太史令袁充表稱：「隋興已后，晝日漸長，

開皇元年，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；自爾漸短，至十七年，短於舊三寸七分。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，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；行內道則去極近，行外道則去極遠。①謹按《元命包》云：

『日月出內道，璇璣得其常。』②《京房別對》

曰：『太平，日行上道；升平，行次道；霸代，

行下道。』伏惟大隋啟運，上感乾元，景短日長，振古希有。<sup>③</sup>「上臨朝，謂百官曰：『景長之慶，天之祐也。今太子新立，當須改元，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。』是后百工作役，并加程課，以日長故也。丁匠苦之。」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極，北極也。

〔二〕六緯之書，有《春秋元命包》。孔安國曰：璇，美玉。璣者，正天文之器。

〔三〕詩：振古如茲。毛傳曰：振，自也。

〔四〕史言袁充誣天以病民。

隋高祖文皇帝 仁壽元年（辛酉 公元601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以尚書右仆射楊素為左仆射，納言蘇威為右仆射。

丁酉，徙河南王昭為晉王。

突厥步迦可汗犯塞，敗代州總管韓弘於恆安。

①

〔二〕雁門郡，隋代州。

以晉王昭為內史令。

二月，乙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夏，五月，己丑，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。

六月，乙卯，遣十六使巡省風俗。

乙丑，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，唯簡留

國子學生七十人，太學、四門及州縣學并廢。<sup>①</sup>

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<sup>②</sup>上表切諫，不聽。秋，七月，戊戌，改國子學為太學。

〔一〕漢置太學，晉武帝立國子學，后國子、太學各置博士以授生徒。后魏太和二十年，於四門置學，立四門博士。自漢似來，郡有文學，隋郡、縣皆置博士。

〔二〕殿內將軍，即殿中將軍，隋避諱改之，屬左右衛。河間郡，瀛州。

初，帝受周禪，恐民心未服，故多稱符瑞以耀之，其偽造而獻者，不可勝計。冬，十一月，己丑，有事於南郊，如封禪禮，板文備述前后符瑞以報謝云。

山獠作亂，以衛尉少卿洛陽衛文昇為資州刺史①鎮撫之。文昇名玄，以字行。初到官，獠方

攻大牢鎮，<sup>②</sup>文昇單騎造其營，謂曰：「我是刺史，銜天子詔，安養汝等，勿驚懼也！」群獠莫敢動。於是說以利害，渠帥感悅，解兵而去，前后歸附者十余萬口。帝大悅，賜縑二千匹。壬辰，以文昇為遂州總管。<sup>③</sup>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洛陽縣屬河南郡洛州。資陽郡，西魏置資州，治槃石。

〔二〕開皇十三年，置大牢縣。宋白曰：滎州應靈縣，本漢南安縣，隋置大牢鎮。《九域志》：在州西一百五十里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遂寧郡，后周置遂州。

潮、成等五州獠反，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，請討之。<sup>①</sup>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，素嘆曰：

「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！」即遣盎發江、嶺兵擊之。<sup>②</sup>事平，除盎漢陽太守。<sup>③</sup>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義安郡，梁置東揚州，后改曰瀛州，平陳置潮州。蒼梧郡，梁置成州，隋后改封州。高涼郡，置高州。

〔二〕江、嶺，謂江南、嶺南也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漢陽郡，后魏曰南秦州，西魏曰成州。



詔以楊素為云州道行軍元帥，<sup>①</sup>長孫晟為受降使者，挾啟民可汗北擊步迦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定襄郡開皇五年置云州總管府，治大利。

隋高祖文皇帝 仁壽二年（壬戌 公元602年）

春，三月，己亥，上幸仁壽宮。

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，掠啟民男女六千口，雜畜二十余萬而去。楊素帥諸軍追擊，轉戰六十余里，大破之，突厥北走。素復進追，夜，及之，

恐其越逸，令其騎稍后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，與虜并行，虜不之覺；候其頓舍未定，趣后騎掩擊，大破之，悉得人畜以歸啟民。自是突厥遠遁，磧南無復寇抄。素以功進子玄感柱國，賜玄縱爵淮南公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淮南郡公。

兵部尚書柳述，慶之孫也，<sup>①</sup>尚蘭陵公主，怙寵使氣，自楊素之屬皆下之。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云起：<sup>②</sup>「外間有不便事，可言之。」述時侍側，云起奏曰：「柳述驕豪，未嘗經事，兵機

要重，非其所堪。徒以主婿，遂居要職。臣恐物議以陛下為『官不擇賢，專私所愛』，斯亦不便之大者。」帝甚然其言，顧謂述曰：「云起之言，汝藥石也，可師友之。」秋，七月，丙戌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。柳述舉云起，除通事舍人。③

〔一〕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卷梁武帝太清二年。

〔二〕符璽局，屬門下省，直長四人。萬年，屬京兆。

〔三〕曹魏中書置通事一人，掌呈奏案章，正始中改為通事舍人，屬中書省。隋改中書省為內史省。

益州總管蜀王秀，容貌瑰偉，有膽氣，好武藝。帝每謂獨孤后曰：「秀必以惡終，我在當無慮，至兄弟，必反矣。」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，帝令上開府儀衛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。<sup>①</sup>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。帝以秀任非其人，譴責之，因謂群臣曰：「壞我法者，子孫也。譬如猛虎，物不能害，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。」遂分秀所統。

〔二〕此必爨翫再反時。

自長史元岩卒后，秀漸奢僭，<sup>①</sup>造渾天儀，多捕山獠充宦者，車馬被服，擬於乘輿。

〔二〕按《隋書·元岩傳》，開皇十二年岩卒，是后仁壽四年帝臥疾，仁壽宮又有黃門侍郎元岩與楊素，柳述、訥侍疾。參考廢太子勇傳，柳述傳皆然，此則有兩元岩。

及太子勇以讒廢，晉王廣為太子，秀意甚不平。太子恐秀終為后患，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。上遂徵秀，秀猶豫，欲謝病不行。總管司馬源師諫，<sup>①</sup>秀作色曰：「此自我家事，何預卿也！」師垂涕對曰：「師忝參府幕，敢不盡心！聖上有

敕追王，以淹時月，<sup>②</sup>今乃遷延未去。百姓不識王心，倘生異議，內外疑駭，發雷霆之詔，降一介之使，王何以自明？願王熟計之！」朝廷恐秀生變，戊子，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，<sup>③</sup>馳傳代之。楷至，秀猶未肯行；楷諷諭久之，乃就路。楷察秀有悔色，因勒兵為備；秀行四十余里，將還襲楷，覘知有備，乃止。

〔一〕源師，即北齊源文宗之子，蓋是時亦老矣。

〔二〕「以」，當從《隋書·源師傳》作「已」。

蜀本作「已」。

〔三〕平涼郡，置原州。

八月，甲子，皇后獨孤氏崩。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，若不勝喪者；其處私室，飲食言笑如平常。又，每朝令進二溢米，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，<sup>①</sup>置竹桶中，以蠟閉口，衣袱裹而納之。<sup>②</sup>

〔一〕干肉為脯，釀魚肉為鮓。

〔二〕袱，帊也。

著作郎王劭上言：「佛說：『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，天佛放大光明，以香花妓樂來迎。』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，備諸秘記，皆云是妙善菩薩。<sup>①</sup>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，仁壽官內

再雨金銀花；二十三日，大寶殿后夜有神光；<sup>②</sup>二十四日卯時，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，震滿虛空；至夜五更，奄然如寐，遂即升遐，與經文所說，事皆符驗。」上覽之悲喜。

〔一〕釋典：菩，普也；薩，濟也。菩薩，言能普濟眾生。菩，薄乎翻。薩，桑葛翻。

〔二〕大寶殿，在仁壽宮中寢殿也。

九月，丙戌，上至自仁壽宮。

冬，十月，癸丑，以工部尚書楊達為納言。

達，雄之弟也。<sup>①</sup>



〔二〕雄自廣平王改封清漳，時又改封安德。

閏月，甲申，詔楊素、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修定五禮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五禮，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。

上令上儀衛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，得吉處，云：「卜年二千，卜世二百。」上曰：「吉凶由人，不在於地。高緯葬父，豈不卜乎！俄而國亡。正如我家墓田，若云不吉，朕不當為天子；若云不凶，我弟不當戰沒。」<sup>①</sup>然竟從吉言。吉退，

告族人蕭平仲曰：「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：

②『公前稱我當為太子，竟有其驗，終不忘也。

今卜山陵，務令我早立。我立之后，當以富貴相報。』吾語之曰：『后四載，太子御天下。』若太子得政，隋其亡乎！吾前給云『卜年二千』者，三十字也；『卜世二百』者，取世二傳也。汝其識之！』③

〔一〕上弟整從周武帝伐齊，至并州，力戰而死。

〔二〕宇文述時為左衛率。

〔三〕識，記也。

壬寅，葬文獻皇后於太陵。詔以「楊素經營葬事，勤求吉地，論素此心，事極誠孝，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！可別封一子義康公，邑萬戶。」<sup>①</sup>并賜田三十頃，絹萬段，米萬石，金珠綾錦稱是。

〔二〕義康郡公。《隋志》：高涼郡杜原縣舊有宋康郡，平陳改曰義康郡。

蜀王秀至長安，上見之，不與語；明日，使使切讓之。秀謝罪，太子諸王流涕庭謝。上曰：「頃者秦王糜費財物，我以父道訓之。今秀蠹害生民，當以君道繩之。」於是付執法者。開府儀

衛三司慶整諫曰：①「庶人勇既廢，秦王已薨，陛下見子無多，何至如是！蜀王性甚耿介，今被重責，恐不自全。」上大怒，欲斷其舌，因謂群臣曰：「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。」乃令楊素等推治之。

〔二〕慶姓，出於齊大夫慶氏。

太子陰作偶人，縛手釘心，枷鎖杻械，書上及漢王姓名，仍云「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、楊諒神魂，如此形狀，勿令散蕩。」密埋之華山下，楊素發之；又云秀妄述圖讖，稱京師妖異，

造蜀地徵祥；并作檄文，云「指期問罪」，置秀集中，<sup>①</sup>俱以聞奏。上曰：「天下寧有是邪！」十二月，癸巳，廢秀為庶人，幽之內侍省，不聽與妻子相見，唯獠婢二人驅使，連坐者百余人。秀上表摧謝曰：「伏願慈恩，賜垂矜愍，殘息未盡之間，希與瓜子相見；請賜一穴，令骸骨有所。」瓜子，其愛子也。上因下詔數其十罪，且曰：「我今不知楊堅、楊諒是汝何親？」后乃聽與其子衡處。

〔二〕集，文集也。《隋志》曰：別集者，蓋漢東京之所創也。自靈均已降，屬文之士眾矣，然其志尚不

衡，風流殊別；后之君子，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，故別聚焉，名之為集。辭人景慕，并自記載，以成書部。

初，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台，<sup>①</sup>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。素恃貴，坐彧床。彧從外來見之，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：「奉敕治公之罪！」素遽下。彧據案而坐，立素於庭，辨詰事狀。素由是銜之。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《治道集》，<sup>②</sup>彧與之；秀遺彧奴婢十口。及秀得罪，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，除名為民，配戍懷遠鎮。<sup>③</sup>

〔二〕南台者，御史台也。立國面朝后市，台省皆在南，故尚書省曰南省，御史台曰南台。

〔2〕李文博，博陵人，仕隋不調。性貞介鯁直，好學不倦，至於教義名理，特所留心；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，未嘗不反覆吟玩。長於議論，亦善屬文，著治道集十卷，大行於世。夫其文大行而仕不遇，何也？

〔3〕《新唐志》，營州有懷遠城。

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，秀之賓客經過之處，仲卿必深文致法，州縣長吏坐者大半。上以為能，賞賜甚厚。

久之，貝州長史裴肅①遣使上書，稱：「高穎以天挺良才，元勛佐命，為眾所疾，以至廢棄。願陛下錄其大功，忘其小過。又二庶人得罪已

久，<sup>③</sup>寧無革心！願陛下弘君父之慈，顧天性之義，<sup>④</sup>各封小國，觀其所為。若能遷善，漸更增益；如或不悛，貶削非晚。今者自新之路永絕，愧悔之心莫見，豈不哀哉！」書奏，上謂楊素曰：「裴肅憂我家事，此亦至誠也。」於是徵肅入朝。太子聞之，謂左庶子張衡曰：「使勇自新，欲何為也？」衡曰：「觀肅之意，欲令如吳太伯、漢東海王耳。」<sup>⑤</sup>肅至，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。肅，俠之子也。<sup>⑥</sup>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清河郡，后周置貝州。



〔2〕頽廢見上卷開皇十九年。

〔3〕二庶人，謂勇、秀。

〔4〕經曰：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

〔5〕吳太伯，注已見前。漢東海王強事見光武紀此張衡為裴肅解也。

〔6〕裴俠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。

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、文紀、族父忌并為尚書、列卿，諸子無汗馬之勞，位至柱國、刺史；廣營資產，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，邸店、碾磴、<sup>①</sup>便利田宅，不可勝數；家僮數千，后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；第宅華侈，制擬宮禁；親故吏布

列清顯。②既廢一太子及一王，威權愈盛。朝臣有違忤者，或至誅夷；有附會及親戚，雖無才用，必加進擢，朝廷靡然，莫不畏附。敢與素抗而不撓者，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、大理卿梁毗而已。

〔一〕碾，所以轆物器也。磴，并磨也。

〔二〕《隋書》素傳作「親戚故吏」，此逸「戚」字。

始，毗為西寧州刺史，①凡十一年，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，遞相攻奪，略無寧歲，毗患之。后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，毗置金坐側，對之慟哭，而謂之曰：「此物飢不可食，寒不可

衣，汝等以此相滅，不可勝數，今將此來，欲殺我邪！」一無所納。於是蠻夷感悟，遂不相攻擊。上聞而善之，徵為大理卿，處法平允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越巂郡，后置嚴州，開皇六年，改曰西寧州，十八年又改曰巂州。毗刺西寧，蓋十八年以前。

〔二〕處，信也，當也。

毗見楊素專權，恐為國患，乃上封事曰：

「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，其害於而家，凶於而國。<sup>①</sup>竊見左仆射越國公素，幸遇愈重，權勢日隆，

搢紳之徒，屬其視聽。<sup>②</sup>忤旨者嚴霜夏零，阿旨

者甘雨冬澍；榮枯由其脣吻，廢興候其指麾；所私皆非忠讜，所進咸是親戚，子弟布列，兼州連縣。天下無事，容息異圖；四海有虞，必為禍始。

③夫奸臣擅命，有漸而來，王莽資之於積年，桓玄基之於易世，而卒殄漢祀，終傾晉祚。④陛下若以素為阿衡，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。伏願揆鑒古今，量為處置，俾洪基永固，率土幸甚！」書奏，上大怒，收毗系獄，親詰之。毗極言「素擅寵弄權，將領之處，殺戮無道。又太子、蜀王罪廢之曰，百僚無不震竦，唯素揚眉奮肘，喜見容色，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。」上無以屈，乃釋之。

〔一〕書洪范之言。

〔二〕言注耳目也。

〔三〕黎陽之變，卒如毗言。

〔四〕二事具漢、晉紀。

其后上亦寢疏忌素，乃下敕曰：「仆射國之宰輔，不可躬親細務，但三五日向省，評論大事。」外示優崇，實奪之權也。素由是終仁壽之末，不復通判省事。出楊約為伊州刺史。<sup>①</sup>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河南郡陸渾縣，東魏置伊川郡及北荊州，后周改曰和州，開皇初，又改曰伊州。

素既被疏，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，攝兵部尚書，參掌機密；<sup>①</sup>素由是惡之。

〔二〕按述傳：仁壽中，判兵部尚書事，壽拜兵部尚書，參掌機密；抗表陳讓，乃令攝兵部尚書事。

太子問於賀若弼曰：「楊素、韓擒虎、史萬歲皆稱良將，其優劣何如？」弼曰：「楊素猛將，非謀將；韓擒虎斗將，非領將；史萬歲騎將，非大將。」太子曰：「然則大將誰也？」弼拜曰：「唯殿下所擇！」弼意自許也。

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，<sup>①</sup>據越王故城，<sup>②</sup>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，<sup>③</sup>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。

楊素荐瓜州刺史長安劉方<sup>④</sup>有將帥之略，詔以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，統二十七營而進。方軍令嚴肅，有犯必斬；然仁愛士卒，有疾病者親臨撫親，士卒亦以此懷之。至都隆嶺，遇賊，擊破之。進軍臨佛子營，先諭以禍福。佛子懼，請降，送之長安。

〔一〕交趾郡，交州。

〔二〕此城蓋秦漢間駱越之王所筑也。

〔3〕交州，舊治龍編縣，《隋志》治宋平，而龍編以縣屬州。

〔4〕惇煌郡置瓜州。

隋高祖文皇帝 仁壽三年（癸亥 公元603年）

秋，八月，壬申，賜幽州總管燕榮死。榮性嚴酷，鞭撻左右，動至千數。嘗見道次叢荊，以為堪作杖，命取之，輒以試人。人或自陳無罪，榮曰：「后有罪，當免汝。」既而有犯，將杖之，人曰：「前日被杖，使君許以有罪宥之。」榮曰：「無罪尚爾，況有罪邪！」杖之自若。



觀州長史元弘嗣<sup>①</sup>遷幽州長史，懼為榮所辱，固辭。上敕榮曰：「弘嗣杖十已上罪，皆須奏聞。」榮忿曰：「豎子何敢玩我！」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，揚得一糠一秕，皆罰之。每笞雖不滿十，然一日之中，或至三數。如是曆年，怨隙日構。榮遂收弘嗣付獄，禁絕其糧，弘嗣抽衣絮雜水咽之。其妻詣闕稱冤，上遣使按驗，奏榮暴虐，贓穢狼籍；徵還，賜死。元弘嗣代榮為政。酷又甚之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平原郡東光縣，舊置勃海郡，隋廢郡，置觀州。杜佑曰：開皇三年，改別駕、治中為長史、司馬。

九月，壬戌，置常平官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開皇初，置義倉，今置常平官掌之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龍門縣屬河東郡。

弟子賈瓊問息謗，通曰：「無辯。」問止怨，曰：「不爭。」通嘗稱：「無赦之國，其刑必平；重斂之國，其財必削。」又曰：「聞謗而怒者，讒之囫也；見譽而喜者，佞之媒也；絕囫去媒，

讒佞遠矣。<sup>①</sup>「大業末，卒於家，門人謚曰文中子。」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，鐵勒仆骨等十余部皆叛，「步迦降於敕民。」<sup>①</sup>步迦示潰，西奔吐谷渾；翼《曰：按《說文》：匱，譯也。率鳥者系生鳥以來之名曰匱，讀若訛。」

〔2〕通卒，門人議曰：「禮，男子生有字，所以昭德；死有謚，所以易名。仲尼既沒，文尼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！《易》曰，『黃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』請謚曰文中子。」

長孫晟送啟民置磧口，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眾。

〔二〕《隋書》：鐵勒之先，匈奴之苗裔也，種類最多，自西海之東，依據山谷，往往不絕。獨洛河北有仆骨、訶羅、韋紇、拔也古、覆羅，并號俟斤，蒙陳、吐如、紇斯結、渾、斛薛等諸姓，勝兵可二萬。伊吾以西，焉耆之北，傍白山則有契弊、薄落職、乙咥、蘇婆曷、烏謹、紇骨、也咥、於尼謹等，勝兵可二萬。金山西有薛延陀、咥勒兒、十槃、達契等，一萬余兵。康國北傍阿得水，則有訶咥、曷、撥忽、比干、具海、曷比悉、何嵯蘇、拔也末渴達等，有三萬余兵。得嶷海東有蘇路羯、三索咽、蔑促、隆忽等諸姓，八千余。拂菻東則有恩屈、阿蘭、北褥九離、伏溫昏等，近二萬人。

北海南則都波等。雖姓氏各別，總謂為鐵勒。并無君長分屬東、西兩突厥。人性凶忍，善於騎射，貪婪尤甚，以寇抄為生。自突厥有國，東西徵討，皆資其用，以制北荒。

# 【資治通鑒卷一八〇·隋紀四】

## ●隋紀四 ①

〔一〕起闕逢困惇（甲子），盡強圉單閼（丁卯）凡四年。

◎隋高祖文皇帝·下

隋高祖文皇帝 仁壽四年（甲子） 公元604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午，赦天下。

帝將避暑於仁壽宮，求士章仇太翼固諫；不聽，太翼曰：「是行恐鑾輿不返！」帝大怒，系之長安獄，期還而斬之。甲子，幸仁壽宮。乙丑，詔賞賜支度，事無巨細，并付皇太子。夏，四月，乙卯，帝不豫。六月，庚申，赦天下。秋，七月，甲辰，上疾甚，臥與百僚辭訣，并握手歔歔，命太子赦章仇太翼。丁未，崩於大寶殿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年六十四。

高祖性嚴重，令行禁止，勤於政事。每旦聽朝，日昃忘倦。雖嗇於財，至於賞賜有功，即無

所愛；將士戰沒，必加優賞，仍遣使者勞問其家。愛養百姓，勸課農桑，輕徭薄賦。其自奉養，務為儉素，乘輿御物，故弊者隨令補用；自非享宴，所食不過一肉；后宮皆服浣濯之衣。天下化之，開皇、仁壽之間，丈夫率衣絹布，不服綾綺，裝帶不過銅鐵骨角，無金玉之飾。故衣食滋殖，倉庫盈溢。受禪之初，民戶不滿四百萬，末年，逾八百九十萬，<sup>①</sup>獨冀州已一百萬戶。<sup>②</sup>然猜忌苛察，信受讒言，功臣故舊，無始終保全者；乃至子弟，皆如仇敵，此其所短也。<sup>③</sup>



〔二〕此以開皇初元戶口之數，比較仁壽末年大業初之數而言之也。按周之平齊，得戶三百三萬，而隋受周禪，戶不滿四百萬，則周氏初有關中，西并巴、蜀，南兼江、漢，見戶不滿百萬也。陳氏之亡，戶六十萬。大約隋氏混壹天下，見戶未及五百萬；及其盛也，蓋几倍之。

〔三〕隋以信都郡為冀州，此以古冀州之域言之也。然禹之冀州，兼有幽、并、營三州地，其界比它州為最大，其后以天文畫懋分州，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冀州分。《隋志》以信都、清河、魏、汲、河內、長平上黨、河東、絳、文城、臨汾、龍泉、西河、離石、雁門、馬邑、定襄、樓煩、太原、襄國、武安、趙、恆山

博陵、河間、涿、上谷、漁陽、北平、安樂、遼西等郡為冀州，則其地亦兼有幽、并、營三州地，故其戶最多。

〔3〕此上總論文帝平生。

初，文獻皇后既崩，<sup>①</sup>宣華夫人陳氏、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。陳氏，陳高宗之女；<sup>②</sup>蔡氏，丹陽人也。<sup>③</sup>上寢疾於仁壽宮，尚書左仆射楊素、兵部尚書柳述、黃門侍郎元岩<sup>④</sup>皆入閣侍疾，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。太子慮上有不諱，須預防擬，<sup>⑤</sup>手自為書，封出問素，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。宮人誤送上所，上覽而大恚。陳夫人平旦出更衣，為太子所逼，拒之，得免，歸於上所；上怪其神

色有異，問其故。夫人泫然曰：「太子無禮！」

上恚，抵床曰：「畜生何足付大事！」<sup>⑥</sup>獨孤誤我，

<sup>⑦</sup>「乃呼柳述、元岩曰：『召我兒！』」述等將呼

太子，上曰：「勇也。」述、岩出閣為敕書。<sup>⑧</sup>

楊素聞之，以白太子，矯詔執述、岩，系大理獄。

追東宮兵士帖上台宿衛，<sup>⑨</sup>門禁出入，并取宇文

述、郭衍節度；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，盡遣

后宮出就別室；俄而上崩。故中外頗有異論。<sup>⑩</sup>

陳夫人與后宮聞變，相顧戰栗失色。晡后，太子

遣使者齎小金合，帖紙於際，親署封字，以賜夫

人。夫人見之，惶懼，以為鳩毒，不敢發。使者

促之，乃發，合中有衝心結數枚，宮人咸悅，相謂曰：「得免死矣！」陳氏恚而卻坐，不肯致謝。諸宮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。其夜，太子蒸焉。①

〔一〕獨孤后崩，謚文獻，見上卷二年。

〔二〕陳宣帝廟號高宗。

〔三〕丹陽郡，時置蔣州。按 另作「丹楊」，光緒本作「丹陽」。

〔四〕隋制，門下省納言二人，給事黃門侍郎四人，其位任重矣。此又一元岩，前蜀王秀長史之元岩封平昌郡公，此元岩封龍涸縣公，見《隋書》列女華陽王楷妃傳。

〔5〕防，御也，隄備也。擬，准也，准擬揣度以待之也。

〔6〕抵，觸也。今人署人猶曰畜生。言其無識無禮，若馬牛犬豕然，待畜養而生者也。

〔7〕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。

〔8〕儲嗣之重，廢置之間，輕易如此，烏得不君臣皆敗乎。

〔9〕帖，裨也。帝之猜防太子勇也，屏去東宮宿衛之勇健者，知出蘇孝慈而不知備張衡之入寢殿也，悌矣。

〔10〕此上述帝所以見弑。《考異》曰：趙毅

《大業略記》曰：「高祖在仁壽宮，病甚，追帝侍疾，

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，唯陳、蔡二人而已。帝乃召蔡於別室，既還，面傷而發亂，高祖問之，蔡泣曰：『皇太子為非禮。』高祖大怒，齧指出血，召兵部尚書柳述、黃門侍郎元岩等令發詔追庶人勇，即令廢立帝事。迫召左仆射楊素、左庶子張衡進毒藥。帝簡驍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婦人之服，衣下置仗，立於門巷之間以為之衛。素等既入，而高祖暴崩。」《馬總通曆》曰：『上有疾，於仁壽殿與百僚辭訣，并握手歔歔。是時唯太子及陳宣華夫人侍疾；太子無禮，宣華訴之。帝怒曰：『死狗，那可付后事！』遽令召勇，楊素秘不宣，乃屏左右，令張衡入拉帝，血濺屏風，冤痛之聲聞於外，崩。』今從《隋書》。按拉，音晃，割殺也。

〔二〕杜預曰：「上淫曰蒸」。

乙卯，發喪，<sup>①</sup>太子即皇帝位。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，<sup>②</sup>太子遣約入長安，易留守者，矯稱高祖之詔，賜故太子勇死，縊殺之；然後陳兵集眾，發高祖凶問。煬帝聞之，<sup>③</sup>曰：「令兄之弟，果堪大任。」追封勇為房陵王，不為置嗣。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《考異》曰：《大業略記》曰：「十八日，發喪。」杜寶大業雜記曰：「甲戌，文帝崩。辛巳，發喪。壬午，煬帝即位。」按長曆，是月乙未朔。乙卯，二十一日也。無甲戌、辛巳、壬午日。今從《隋書》。

〔二〕楊約出刺伊州，見上卷二年。

〔三〕書煬帝以別大行。

〔下〕房陵郡王。《隋志》：房陵郡光遷縣，舊曰房陵，置新城郡；梁末置岐州；后周，郡縣并改為光遷大業初，置房陵郡。《考異》曰：《大業略記》云：「庶人勇八男，亦陰加酖害；恐其為厲，皆倒埋之。」按《隋書》、《北史》皆云「煬帝踐極，儼常從行，卒於道，實酖之也。諸弟分徙嶺表，仍敕在所皆殺焉。」今從之。按《通鑑》下文，大業三年殺儼及七弟。

八月，丁卯，梓宮至自仁壽宮；丙子，殯於大興前殿。①柳述、元岩并除名，述徙龍川，岩徙南海。②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，欲改嫁之；公主以死自誓，不復朝謁，上表請與述衎徙，帝



大怒。公主憂憤而卒，臨終，上表請葬於柳氏。帝愈怒，竟不哭，葬送甚薄。

〔二〕大興前殿，大興宮正殿也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龍川郡，平陳置循州。南海郡，舊置廣州。

太史令袁充奏言：「皇帝即位，與堯受命年合。」諷百官表賀。禮部侍郎許善心議，以為「國哀甫爾，不宜稱賀。」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，<sup>①</sup>諷御史劾之，左遷給事郎，降品二等。

〔二〕宇文述自左衛率遷左衛大將軍，豈特以舊恩哉？既以酬功，且親之以自衛也。惡，烏故翻。

漢王諒有寵於高祖，為并州總管，<sup>①</sup>自山以東，至於滄海，南距黃河，五十二州皆隸焉；特許以便宜從事，不拘律令。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，見太子勇以讒廢，<sup>②</sup>居常怏怏，及蜀王秀得罪，<sup>③</sup>尤不自安，陰蓄異圖。言於高祖，以「突厥方強，宜修武備。」於是大發工役，繕治器械，招集亡命，左右私人殆將數萬。突厥嘗寇邊，高祖使諒御之，為突厥所敗；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余人，<sup>④</sup>皆配防嶺表。諒以其宿舊，奏請留

之，高祖怒曰：「爾為藩王，惟當敬依朝命，何得私論宿舊，廢國家憲法邪！嗟乎小子，爾一旦無我，王嬖①歆妄勸，辯被取爾②，如儻內難離耳，何謂腹議③參軍！」②蕭摩訶，陳氏舊將，二人俱不得志，

〔一〕開皇十七年，漢王諒代秦王俊為并州總管。

〔二〕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。

〔三〕見上卷二年。

〔四〕除，除名也。解，解官也。按坐，被處

罰。

每郁郁思亂，皆為諒所親善，贊成其陰謀。

〔一〕王僧辯事梁，有平侯景之功，為陳霸先所殺，頗，丘弭翻。

〔二〕隋制，諸王府咨議參軍，在長史、司馬之下，掾屬之上也。

會熒惑守東井，<sup>①</sup>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曆，<sup>②</sup>諒問之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對曰：「天上東井，黃道所經，<sup>③</sup>熒惑過之，乃其常理，若入地上井，則可怪耳。」<sup>④</sup>諒不悅。

〔二〕熒惑，罰星。東井，秦分。

〔2〕按隋制，王府諸曹無儀曹，概不在諸參軍之數。鄴縣，屬魏郡。

〔3〕晉志：東井八星，天之南門，黃道所經。

〔4〕突知諒有異圖，詭對以自免於禍。

及高祖崩，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。先是，高祖與諒密約：「若璽書召汝，敕字傍別加一點，<sup>①</sup>又與玉麟符合者，<sup>②</sup>當就徵。」及發書無驗，諒知有變。詰通，通占對不屈，乃遣歸長安。諒遂發兵反。

〔二〕高歡與侯景亦有此約，而皆以階亂。

〔二〕開皇七年，領青龍府於東方總管、刺史，西方以驪虞，南方以朱雀，北方以玄武。是后三子分居方面，并、楊、益三總管統屬甚廣，故為玉麟符。漢王諒既敗，惟留守東、西兩都用玉麟符，至唐猶然。

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，<sup>①</sup>諒不納。誕流涕曰：「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；加以君臣位定，逆順勢殊，士馬雖精，難以取勝。一旦陷身叛逆，絀於刑書，雖欲為布衣，不可得也。」諒怒，囚之。

〔二〕安定郡，涇州。

嵐州刺史喬鐘葵將赴諒，<sup>①</sup>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：「漢王所圖不軌，公荷國厚恩，位為方伯，當竭誠效命，豈得身為厲階乎！」鐘葵失色曰：「司馬反邪！」臨之以兵，辭氣不撓，<sup>②</sup>鐘葵義而釋之。軍吏曰：「若不斬模，無以壓眾心。」乃囚之。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。

〔二〕嵐州，樓煩之地也。按《隋志》：大業四年方置樓煩郡，管下秀容縣舊置肆州，開皇十八年置忻州，大業初廢。又按《唐志》：樓煩郡，平劉武周，置東會州，武德六年，改嵐州，而義寧元年，復分秀容置忻州，喬鐘葵者，既為嵐州刺史，而《隋志》不載嵐州建置，

當考。嵐，盧含翻。宋白曰：后魏置嵐州，因岢嵐山為名。

〔2〕邪，音耶。撓，屈也。

王頴說諒曰：「王所部將吏，家屬盡在關西，  
①若用此等，則宜長驅深入，直據京都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；  
②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，  
③宜任東人。」諒不能決，乃兼用二策，唱言楊素反，將誅之。  
④

〔1〕說，輸芮翻。將，即亮翻。此關西，謂蒲津關以西。

〔2〕《淮南子》之言。



〔3〕南距大河，北盡燕、代，皆高齊之地也。

〔4〕諒若如宋武陵王聲元凶之罪而舉兵，天下其誰能敵之。

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<sup>①</sup>說諒曰：「井陘以西，在王掌握之內，山東士馬，亦為我有，宜悉發之；分遣羸兵屯守要害，仍命隨方略地，帥其精銳，直入蒲津。」<sup>②</sup>文安請為前鋒，王以大軍繼后，風行雷擊，頓於霸上。<sup>③</sup>咸陽以東，可指麾而定。京師震擾，兵不暇集，上下相疑，群情離駭；我陳兵號令，誰敢不從！旬日之間，事可定矣。」<sup>④</sup>諒大悅，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

谷，趣河陽，<sup>⑤</sup>大將軍綦良出滏口，趣黎陽，<sup>⑥</sup>大將軍劉建出井陘，略燕、趙，<sup>⑦</sup>柱國喬鐘葵出雁門，<sup>⑧</sup>署文安為柱國，與柱國紇單貴、王聃等直指京師。<sup>⑨</sup>

〔一〕兵曹，兵曹參軍也。聞喜縣，屬絳州。

〔二〕衙州朝邑縣有蒲津關，渡河，東即蒲州城。  
陘，音刑。羸，倫為翻。帥，讀曰率。

〔三〕自武關入，則頓於霸上，自蒲津入，豈須頓於霸上！蓋欲乘高以臨長安耳。

〔四〕《考異》曰：《大業略記》云：「司兵參軍裴文安說諒曰：『今梓宮尚在仁壽宮，比其徵兵，動移

旬月。今若簡驍勇萬騎，令文安督領，不淹十五日，徑據長安，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徒，并擢授高位，付以心膂，共守京城，則以東府縣非彼之有。然后大王總兵鼓行而西，聲勢一接，天下可指揮而定也。』諒不從。」《大業雜記》云：「文安又說曰：『先人有奪人之心，殿下選精騎一萬，徑往京師奔喪，曉夜兼行，誰敢止！約至京，徑掩仁壽宮，彼縱徵召，未暇御我，大軍駱驛隨王而至，此則次計。王直資河北，彼率天下之兵，百道攻我，則難為主人，此下計也。』」今從《隋書》。

〔5〕姓范：余姓，由余之后。《隋志》：太谷縣屬太原郡，舊曰陽邑，開皇十八年改焉。《水經注》：太谷，谷名，在祁縣東南。河陽縣屬懷州，欲由此渡孟津。

〔6〕綦，姓也。此二軍皆欲使渡河，略河南。湫音釜。

〔7〕陘，音刑。

〔8〕雁門郡，代州也。時李景以代州拒諒，使鐘葵自嵐州攻之。

〔9〕紇單，虜復姓。紇，下沒翻。單，多寒翻，又達演翻。眇，他酣翻。

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<sup>①</sup>為蒲州刺史，鎮蒲津。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<sup>②</sup>，詐稱諒宮人還長安，門司弗覺，徑入蒲州，<sup>③</sup>城中豪杰亦有應之者；丘和覺其變，逾城，逃歸長安。蒲州長史

勃海高義明、司馬北平榮毗<sup>④</sup>皆為反者所執。裴

文安等未至蒲津百余里，諒忽改圖，令紇單貴斷

河橋，守蒲州，<sup>⑤</sup>而召文安還。文安至，謂諒曰：

「兵機詭速，本欲出其不意。王既不行，文安又返，使彼計成，大事去矣。」諒不對。以王聃為

蒲州刺史，裴文安為晉州刺史，薛粹為絳州刺史，

梁菩薩為潞州刺史，韋道正為韓州刺史，張伯英

為澤州刺史。<sup>⑥</sup>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，諒

遣其將劉暉襲景；景擊斬之。諒復遣喬鐘葵帥勁

勇三萬攻之，景戰士不過數千，加以城池不固，

為鐘葵所攻，崩毀相繼，景且戰且筑，士卒皆殊

死斗；鐘葵屢敗。司馬馮孝慈、司法呂玉<sup>⑦</sup>并驍勇善戰，儀衛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，工拒守之朮，景知三人可用，推誠任之，已無所關預，唯在閤持重，時撫循而已。

〔二〕隋制，左右武衛將軍，領外軍宿衛。《風俗通》：丘姓，左丘明之后。又云：太公封於營丘，支孫以地為氏。又《魏書·官氏志》：后魏獻帝次弟丘惇氏后改為丘氏。按拓跋南都洛陽，凡北人從之南遷者，三字姓、復姓皆改從單字姓，為河南洛陽人。丘合既洛陽人，蓋即丘惇氏之后。

〔2〕羃，莫狄翻。音離。《新唐志》曰：婦

人施羃以蔽身。永徽中，始用帷冒，施裙及頸。武后時，帷冒益盛。中宗后，無復羃矣。按：帷冒起於隋

〔3〕門司，蒲州之掌城門者。

〔4〕勃海郡，開皇六年置棣州。大業二年改滄州北平郡，舊置平州。榮姓，周榮公之后。

〔5〕此蒲津之橋也，諒欲斷河，謂可坐有舊齊之地耳。

〔6〕《隋志》：臨汾郡，晉州。絳郡，后魏置東雍州，后周改絳州。上黨郡，后周置潞州。上黨郡襄垣縣，后周置韓州，大業初，州廢。長平郡，舊曰建州，

開皇初，改澤州。菩，蒲乎翻。薩，桑葛翻。聃，他甘翻。

〔七〕司法，即法曹行參軍。

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、紇單貴於蒲州，夜，至河際，收商賈船，得數百艘，船內多置草，踐之無聲，遂銜枚而濟；遲明，擊之；紇單貴敗走，聃懼，以城降。有詔徵素還。初，素將行，計曰：破賊，皆如所量，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、河北道安撫大使，帥眾數萬以討諒。

諒之初起兵也，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，苦諫，不從，私謂其弟懿曰：「吾匹馬歸朝，自得免禍，



此乃身計，非為國也。不若且偽從之，徐伺其使。」毓，勣之子也。<sup>①</sup>毓兄顯州刺史賢<sup>②</sup>言於帝曰：「臣弟毓素懷志節，必不從亂，但逼凶威，不能自遂。臣請從軍，與毓為表里，諒不足圖也。」帝許之。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，與之計議。

〔一〕豆盧積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淮安郡，后魏置東荊州，西魏改淮州，開皇五年又改顯州。

諒出城，將往介州，<sup>①</sup>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。毓謂濤曰：「漢王構逆，敗不旋踵，吾屬豈

可坐受夷滅，孤負國家邪！當與卿出兵拒之。」  
濤驚曰：「王以大事相付，何得有是語！」因拂衣而去，毓追斬之。出皇甫誕於獄，與之協計，及開府儀衛三司宿勤武等<sup>②</sup>閉城拒諒。部分未定，有人告諒，諒襲擊之。<sup>③</sup>毓見諒至，給其眾曰：「此賊軍也！」諒攻城南門，稽胡守南城，<sup>④</sup>不識諒，射之；矢下如雨；諒移攻西門，守兵識諒，即開門納之，毓、誕皆死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西河郡，后魏置汾州，后齊置南朔州，后周改曰介州。

〔三〕宿勤，虜復姓，后魏未有宿勤明達叛亂。

〔3〕《考異》曰：皇甫誕傳云：「楊素將至，諒屯清源以拒之。」按諒屯清源時，素軍已迫，何暇自還襲毓！今從毓傳。

〔4〕稽胡，步落稽也，散居介、石二州。

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，不克，<sup>①</sup>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，又不克，<sup>②</sup>遂自滏口攻黎州，<sup>③</sup>塞白馬津。<sup>④</sup>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，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，軍於河陰。<sup>⑤</sup>祥謂軍吏曰：「余公理輕而無謀，恃眾而驕，不足破也。」公理屯河陽，祥具舟南岸，公理聚兵當之。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，公理聞之，引兵拒之，戰於須水。<sup>⑥</sup>

公理未成列，祥擊之，公理大敗。祥東趣黎陽，綦良軍不戰而潰。祥，寧之子也。<sup>⑦</sup>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魏郡滏陽縣，后周置；開皇十年置慈州，大業初，州廢。

〔二〕魏郡，置相州，治安陽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汲郡黎陽縣，舊置黎州。

〔四〕白馬津在東郡白馬縣，北對黎陽岸，塞之使不得渡。

〔五〕河陰縣，屬洛陽郡，北對河陽岸。

〔六〕按《九域志》：鄭州滎陽縣有須水鎮。然其地在河南。史祥既濟河擊余公理，當遇戰於河陽界。

《水經注》：渙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勛掌谷，東南流過河陽無辟城，又南入於河。疑「須水」當作「渙水」（光緒本胡注原作「渙水」）。杜佑《通典》作「渙水」，音衛。則「須」字誤明矣。

〔一〕史寧從宇文氏於兵間，屢有戰功。

帝將發幽州兵，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，問

可使取抗者於楊素，素荐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，

①授上大將軍，拜廣州刺史。②又以左領軍將軍長

孫晟為相州刺史，③發山東兵，與李子雄共經略

之。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，帝曰：「公體國之

深，終不以兒害義，朕今相委，公其勿辭。」李

子雄馳至幽州，止傳舍，召募得千余人。抗來詣子雄，子雄伏甲擒之。抗，榮定之子也。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九江郡，舊置江州。

〔二〕拜廣州而使之往幽州，未得之廣州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左右領軍府，各掌十二軍籍帳、差科、辭訟之事。

〔四〕竇榮定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二年。

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，自井陘西擊諒。

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，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，<sup>①</sup>建遁去。李景被圍月余，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。<sup>②</sup>義臣帥馬步二萬，夜出西陘，<sup>③</sup>

喬鐘葵悉眾拒之。義臣自以兵少，悉取軍中牛驢，得數千頭，復令兵數百人，人持一鼓潛驅之，匿於澗谷間。晡后，義臣復與鐘葵戰，兵初合，命驅牛驢者疾進，一時鳴鼓，塵埃張天，鐘葵軍不知，以為伏兵發，因而奔潰；義臣縱擊，大破之。晉、絳、呂三州皆為諒城守，<sup>④</sup>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。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余萬，柵絕徑路，屯據高壁，<sup>⑤</sup>布陳五十里。素令諸將以兵臨之，自引奇兵潛入霍山，<sup>⑥</sup>緣崖谷而進。素營於谷口，自坐營外，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，<sup>⑦</sup>軍士憚北兵之強，不欲出戰，多願守營，因爾

致遲。素責所由，軍司具對，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，悉斬之；更令簡留，人皆無願留者。素乃引軍馳進，出北軍之北，直指其營，鳴鼓縱火；北軍不知所為，自相蹂踐，殺傷數萬。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，<sup>⑧</sup>聞素至，棄城走。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恆州石邑縣有抱犢山。

〔二〕馬邑郡，朔州，與代州接境。楊義臣，本姓尉遲。尉遲迥之亂，義臣父崇，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，高祖慰釋之。后崇與突厥戰死，義臣尚幼，養於宮中，以其父誠節，賜姓楊氏。

〔三〕新《唐志》：代州雁門縣有東陁關、西陁關



〔4〕《隋志》：臨汾郡霍邑縣，后魏置永安郡，開皇十六年置汾州，十八年改呂州。

〔5〕高壁，嶺名。

〔6〕霍山在霍邑東北，亦曰太白山，《禹貢》所謂岳陽，指是山之陽也。《史記》謂之霍太山。

〔7〕漢、晉謂軍司馬為軍司；今軍吏亦謂之軍司。

〔8〕隋介州治隰城縣，而介休縣屬焉。

諒聞趙子開敗，大懼，自將眾且十萬，拒素於蒿澤。會大雨，諒欲引軍還，王頰諫曰：「楊素懸軍深入，士馬疲弊，王以銳卒自將擊之，其勢必克。今望敵而退，示人以怯，沮戰士之心，

益西軍之氣，<sup>①</sup>願王勿還。」諒不從，退守清源。

<sup>②</sup>

〔一〕楊素軍自長安來，故謂之西軍。

〔二〕開皇十六年，分晉陽置清源縣，在晉陽西南。宋白曰：《地理志》：榆次縣，梗陽鄉，魏戊邑。今梗陽故城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。此縣自漢至晉皆為榆次縣地，隋置清源縣，因縣西清源水為名。

王頍謂其子曰：「氣候殊不佳，兵必敗，汝可隨我。」楊素進擊諒，大破之，擒蕭摩訶。諒退保晉陽，素進兵圍之，諒窮蹙，請降，余黨悉平。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。王頍將奔突厥，至山

中，徑路斷絕，知必不免，謂其子曰：「吾之計數不減楊素，但坐言不見從，遂至於此，不能坐受擒獲，以成豎子名。吾死之后，汝慎勿過親故。」於是自殺，瘞之石窟中。其子數日不得食，遂過其故人，竟為所擒，并獲頰尸，梟於晉陽。

①

〔二〕梟其首也。

群臣奏漢王諒當死，帝不許，除名為民，絕其屬籍，竟以幽死。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余萬家。初，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，誓無異生

之子，嘗謂群臣曰：「前世天子，溺於嬖幸，嫡庶分爭，遂有廢立，或至亡國；朕旁無姬侍，五子衛母，可謂真兄弟也，豈有此憂邪！」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，故使諸子分據大鎮，專制方面，權侔帝室。及其晚節，父子兄弟迭相猜忌，五子皆不以壽終。

臣光曰：昔辛伯諗周桓公曰：「內寵并后，外寵貳政，嬖子配嫡，大都偶國，亂之本也。」

①「人主誠能慎此四者，亂何自生哉！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，孤弱之易搖，曾不知勢鈞位逼，

雖衎產至親，不能無相傾奪。考諸辛伯之言，得其一而失其三乎！

〔二〕《左傳》辛伯有是言，而狐突引之。

冬，十月，己卯，葬文皇帝於太陵，廟號高祖，與文獻皇后衎墳異穴。

詔除婦人及奴婢、部曲之課，男子二十二成丁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隋因周、齊之制，婦人及奴婢、部曲課役各隨給田為差；軍人以二十二成丁。至是，以戶口益多，

府庫盈溢，故有是詔。是后兵役繁興，盜賊僂起，而是詔為其文矣。

章仇太翼言於帝曰：「陛下木命，雍州為破木之沖，<sup>①</sup>不可久居。又讖云：『修治洛陽還晉家。』」帝深以為然。十一月，乙未，幸洛陽，留晉王昭守長安。楊素以功拜其子萬石、仁行、侄玄挺為儀衛三司，賚物五萬段，綺羅千匹，諒妓妾二十人。

〔一〕本旺在卯；雍州在西，西位也，故為破木之沖。雍，於用翻。

丙申，發丁男數十萬掘塹，自龍門東接長平、汲郡，<sup>①</sup>抵臨清關，<sup>②</sup>渡河至浚儀、襄城，<sup>③</sup>達於上洛，<sup>④</sup>以置關防。

〔一〕龍門縣，屬蒲州。長平郡，澤郡，沖州。

〔二〕《唐志》：沖州新鄉縣東北有臨清關。

〔三〕浚儀，汴州。襄城，汝州。

〔四〕上洛，商州。

壬子，陳叔寶卒；贈大將軍、長城縣公，<sup>①</sup>

謚曰煬。<sup>②</sup>

〔一〕長城縣屬吳郡，今長興縣是也。

〔2〕《謚法》：好內怠政曰煬。帝謚陳叔寶曰煬，豈知己不令終，亦謚曰煬乎。

癸丑，下詔於伊洛建東京，仍曰：「宮室之制，本以便生，今所營構，務從儉約。」

蜀王秀之得罪也，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通除名，久不得調。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，將軍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，胄與和有舊，酒酣，謂和曰：「上官政，壯士也，今徙嶺表，得無大事乎！」因自拊腹曰：「若是公者，不徒然矣。」和奏之，胄竟坐死。①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，②以和為代州刺史。



〔一〕元胄乘危而擠元旻於死，豈知丘和在其后乎  
〔二〕《唐六典》曰：漢武帝以李廣為驍騎將軍，  
后省。光武改屯騎為驍騎。晉文王立晉台，以為宿衛之  
官，曆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后魏、北齊并有驍騎將軍之職。  
后周有左、右驍騎，率上士二人；至隋煬帝改左、右備  
身為左、右驍衛，尋以其所領名豹騎，而又別置備身。

◎隋煬皇帝·上之上

①

〔一〕諱廣，一名英，小子阿彌，高祖第二子也。

《謚法》：好內遠禮曰煬；去禮遠眾曰煬；逆天虐民曰煬。

隋煬皇帝 大業元年（乙丑 公元605年）  
春，正月，壬辰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立妃蕭氏為皇后。

廢諸州總管府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后周置諸州總管，隋因之，又有增置，今廢之。

丙辰，立晉王昭為皇太子。

高祖之末，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。時天下無事，劉方新平交州，<sup>①</sup>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，

②經略林邑。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等以步騎萬余出越裳，③方親帥大將軍張憐等以舟師出比景，④是月，軍至海口。⑤

〔一〕劉方平交州見上卷仁壽三年。

〔二〕《隋志》曰：南郡，梁置德州，開皇十八年改曰驩州。

〔三〕《隋志》：寧越郡，置欽州。越裳縣屬日南郡。

〔四〕比景，漢縣，屬日南郡，隋置比景郡。

〔五〕林邑出海之口。

二月，戊辰，敕有司大陳金寶、器物、錦彩、車馬，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有功者立於前，使其章公牛弘宣詔，稱揚功伐，<sup>①</sup>賜賚各有差。素等再拜舞蹈而出。己卯，以素為尚書令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巴州其章縣，梁置。又符陽縣，屬置其章郡。「其」，一作「奇」。《牛弘傳》：封奇章郡公。積功曰伐。《左傳》：大夫稱伐。《漢紀》：非有功伐。

〔三〕《唐六典》：秦變周法，天下之事，皆決丞相府；置尚書於禁中，有令、丞，掌通章奏而已。漢初因之。武、宣之后，稍以委任。及光武親總吏職，天下

事皆尚書，與人主參決，乃下三府，尚書令為端揆之官。魏、晉已來，其任尤重。

詔天下公除，惟帝服淺色黃衫、鐵裝帶。

三月，丁未，詔楊素與納言楊達、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，<sup>①</sup>每月役丁二百萬人，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。廢二嶠道，開菱冊道。<sup>②</sup>

〔一〕后周并齊，以洛陽為東京。

〔二〕《左傳》：晉御秦師於殽。殽有二陵焉，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。北陵，文王所以避風雨也。酈道元曰：言山徑委深，峰皋交陰，故可以避風雨。《水經》

有槃穀、石穀、千穀之山。槃穀之山，穀水所出也。石穀之山，石穀水所出也。所謂穀有二陵，則石穀之山也。千穀之山，千穀之水出焉，其水北流漣、洛二道。漢建安中，曹公西討，惡南路之，更開北道，自后行旅率多從之。山側附路，有石銘云：「晉太康三年，弘農太守梁柳修復故道。」太穀以東，東、西穀以西，明非一穀也。《魏書·地形志》，恆農郡有穀縣，太和十一年置，縣有三穀山，志又有西恆農郡，治恆農縣，有桃林。《隋志》：河南郡桃林縣，開皇十六年置，有上陽宮。陝縣，后魏置陝州恆農郡，后周又置穀郡，開皇初，郡廢。大業初，州廢，置恆農宮。又熊耳縣，后周置，有后魏穀縣，大業初廢，有二穀及峽石山。《新唐志》：陝州峽石縣，本穀，移治峽山塢，有繡嶺宮。陵寶縣，

本桃林；古函谷關在縣西；有桃源宮。洛州永寧縣，本熊耳，西五里有崎岫宮，南三十里有蘭峰宮。此皆東西二京往來緣道離宮，雜出於隋、唐所置，不載所謂蓐冊道，不知此道起於何所，入於何所。《山海經》曰：夸父之山，在湖縣西九里，其山多，其北曰桃林，或者「字后訛為「冊」，遂為冊道歟？無微不信，又當博考。杜佑曰：隋大業七年，移潼關道於南北鎮城間，坑獸檻谷置，去舊關西里余。賈，音古。蓐子紅翻。

戊申，詔曰：「聽采輿頌，謀及庶民，故能審刑政之得失；今將巡曆淮、海，觀省風俗。」

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。南

接阜澗，北跨洛濱。<sup>①</sup>發大江之南、五嶺以北奇

材異石，輸之洛陽；又求海內嘉木異草，珍禽奇

獸，以實園苑。辛亥，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、

淮北諸郡民，前后百余萬，開通濟渠。<sup>②</sup>自西苑

引谷、洛水達於河；<sup>③</sup>復自板渚引河曆滎澤入汴；

<sup>④</sup>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，達於淮；<sup>⑤</sup>又發淮南

民十余萬開邗溝，自山陽至楊子入江。<sup>⑥</sup>渠廣四

十步，渠旁皆筑御道，樹以柳；自長安至江都，

<sup>⑦</sup>置離宮四十余所。庚申，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

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。東京官吏督役嚴急，



役丁死者什四五，所司以車載死丁，東至城皋，  
⑧北至河陽，相望於道。又作天經宮於東京，四  
時祭高祖。<sup>⑨</sup>

〔二〕《隋志》：河南郡壽安縣有顯仁宮。《水經  
注》：洛水徑宜陽縣故城南，又東與黑澗水合，水出陸  
渾西山，曆黑澗西北入洛。

〔二〕杜佑曰：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，煬帝開以通  
江、淮漕運，兼引汴水，即茭蕩渠也。《考異》曰：  
《雜記》作「皇甫公儀」，又云：「發兵夫五十余  
萬。」今從《略記》。

〔3〕是歲營建東京，東去故都十八里南直伊闕之口，北倚邙山之塞，東出漣水之東，西出澗水之西；其城西面連苑，距上陽宮七里。苑牆周迴一百二十六里，北拒北邙，西至孝水，南帶洛水支渠，谷、洛二水會於其間，故自苑引之為渠，以達於河。

〔4〕板渚在虎牢之東。《水經》：河水東合汜水又東過板城，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。又東過滎陽縣，蒔蕩渠出焉。是渠南出為汴水，漢之滎陽石門即其地也。《隋志》：滎陽郡滎澤縣，開皇四年置，曰廣武，仁壽元年改焉。

〔5〕大梁，即浚儀也。引河入汴，汴入泗，蓋皆故道。

〔6〕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，此亦因故道也。邗溝貫今揚州城中。山陽，今淮安州。楊子，今真州。邗，音寒。

〔7〕江都郡，揚州。

〔8〕《隋志》：鄭州滎陽縣舊置成皋郡。

〔9〕經曰：夫孝，天之經也。故以名宮。

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，劉方擊走之。師渡闍黎江，林邑兵乘巨象，四面而至。方戰不利，乃多掘小坑，草覆其上，以兵挑之，既戰，偽北；林邑逐之，象多陷地顛躓，轉相驚駭，軍遂亂。方以弩射象，象卻走，蹂其陣，因以銳師繼之。

林邑大敗，俘馘萬計。方引兵追之，屢戰皆捷，過馬援銅柱南，<sup>①</sup>八日至其國都。夏，四月，梵志棄城走入海。方入城，獲其廟主十八，皆鑄金為之；刻石紀功而還。士卒腫足，死者什四五。方亦得疾，卒於道。

〔二〕《新唐書》：林邑奔浪陀州，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，形若倚蓋，西重岩，東涯海，漢馬援所植也。杜佑曰：林邑南水步二千余里，有西屠夷，馬援所樹兩銅柱表界處也。銅柱山周十里，形如倚蓋，西跨重岩，東臨大海。宋白曰：馬援討交趾，自日南南行四百余里至林邑，又南行二千余里，有西屠夷國，援至其國，鑄

二銅柱於象林南界，與西屠夷分境。計交州至銅柱五千里。宋、杜之說，銅柱在林邑南，今此所記，則林邑在銅柱南。

初，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，素荐綱於高祖，以為方行軍司馬。方承素意，屈辱之，几死。軍還，久不得調，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，久而不召。綱自歸奏事，威劾奏綱擅離所職，下吏案問；會赦，免官，屏居於鄠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鄠縣，屬京兆郡。為李綱為何潘仁所逼致張本。鄠，音戶。

五月，筑西苑，周二百里；<sup>①</sup>其內為海，周十余里；為方丈、蓬萊、瀛洲諸山，<sup>②</sup>高出水百余尺，台觀宮殿，羅絡山上，向背如神。北有龍鱗渠，縈紆注海內。緣渠作十六院，門皆臨渠，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，<sup>③</sup>堂殿樓觀，窮極華麗。宮樹秋冬凋落，則剪彩為華葉，綴於枝條，色渝則易以新者，常如陽春。沼內亦剪彩為荷芰菱芡，乘輿游幸，則去冰而布之。十六院競以殫羞精麗相高，求市恩寵。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，作《清夜游曲》，於馬上奏之。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與六典所紀小異。

〔二〕象海中山神山。

〔三〕內命婦之品視百官。

〔四〕用曹植「清夜游西園」之詩以名曲。

帝待諸王恩薄，多所猜忌。滕王綸、衛王集內自憂懼，呼朮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。或告其怨望咒詛，有司奏請誅之；秋，七月，丙午，詔除名為民，徙邊郡。綸，瓚之子；集，爽之子也。

①

〔一〕瓚，高祖之母弟；爽，異母弟。

〔一〕《考異》曰：雜記作九月，今從隋《帝紀》及《略記》。

〔二〕洛水入河之口。

〔三〕《考異》曰：《略記》云，「甲子，進龍舟。」按長曆，是月戊子朔，無甲子。

〔四〕《考異》曰：《略記》云高五丈，雜記言其制度尤詳，今從之。

契丹寇營州，<sup>①</sup>詔通事謁者韋云起<sup>②</sup>護突厥兵討之，啟民可汗發騎二萬，受其處分。云起分為二十營，四道俱引，營相去一里，不得交雜，聞鼓聲而行，聞角聲而止，自非公使，勿得走馬<sup>③</sup>，



三令五申，擊鼓而發。有紇干犯約，斬之，<sup>④</sup>持首以徇。於是突厥將帥入謁，皆膝行股栗，莫敢仰視。契丹本事突厥，情無猜忌。云起既入其境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<sup>⑤</sup>與高麗交易，敢漏泄事實者斬。契丹不為備，去其營五十里，馳進襲之，盡獲其男女四萬口，殺其男子，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，余皆收之以歸。帝大喜，集百官曰：「云起用突厥平契丹，才兼文武，朕今自舉之。」擢為治書侍御史。

〔二〕遼西郡，置營州。

〔2〕《隋志》：帝即位，增置謁者台，改內史省通事舍人為謁者台職，通事謁者員二十人，從六品。

〔3〕公使，謂公事使之。

〔4〕紇干，突厥小官。

〔5〕此古柳城也。《隋志》，遼西郡、營州，并治柳城縣，乃龍城縣。龍城本和龍城。自后魏以來，營州治焉。開皇元年，改為龍山縣，十八年，改為柳城。

初，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，<sup>①</sup>國

人立鞅素特勒之子，是為泥利可汗。泥利卒，子達漫立，號處羅可汗。其母向氏，本中國人，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。開皇末，婆實與向氏入朝，

遇達頭之亂，遂留長安，舍於鴻臚寺。②處羅多居烏孫故地，撫御失道，國人多叛，復為鐵勒所困。鐵勒者，匈奴之遺種，族類最多，有仆骨、衙羅、契苾、薛延陀等部，其酋長皆號俟斤。族姓雖殊，通謂之鐵勒，大抵與突厥衙俗，以寇抄為生，無大君長，分屬東、西兩突厥。是歲，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，厚稅其物，又猜忌薛延陀，恐其為變，集其酋長數百人，盡殺之。於是鐵勒皆叛，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，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啞為小可汗，與處羅戰，屢破之。

莫何勇毅絕倫，甚得眾心，為鄰國所憚，伊吾、高昌、焉耆皆附之。

〔一〕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公禎明元年。

〔二〕鴻臚寺，主審客。

隋煬皇帝 大業二年（丙寅 公元606年）  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東京成，進將作大匠宇文  
愷位開府儀衛三司。

丁卯，遣十使并省州省。

二月，丙戌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、

儀衛制度。<sup>①</sup>以開府儀衛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，

使之營造，送江都。稠智思精巧，博覽圖籍，參

會古今，多所損益；袞冕畫日月星辰，皮弁用漆

紗為之。<sup>②</sup>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，<sup>③</sup>及輅輦車輿

皇后鹵簿，百官儀服，務為華盛，以稱上意。課

州縣送羽毛，民求捕之，網羅被水陸，<sup>④</sup>禽獸有

堪斃眊之用者，殆無遺類。<sup>⑤</sup>烏程有高樹，<sup>⑥</sup>逾百

尺，旁無附枝，上有鶴巢，民欲取之，不可上，

乃伐其根；鶴恐殺其子，自拔斃毛投於地，時人

或稱以為瑞，曰：「天子造羽儀，鳥獸自獻羽

毛。」所役工十萬余人，用金銀錢帛鉅億計。帝每出游幸，羽儀填街溢路，亙二十余里。三月，庚戌，上發江都，夏，四月，庚戌，自伊闕陳法駕，備千乘萬騎入東京。<sup>⑦</sup>辛亥，御端門，<sup>⑧</sup>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。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，在朝弁服，佩玉；<sup>⑨</sup>武官馬加珂，戴幘，服袴褶。<sup>⑩</sup>文物之盛，近世莫及也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帝紀云「尚書令牛弘、禮部侍郎許善心」。按弘未嘗為尚書令，善心於帝即位之初已左遷。蓋紀誤也。

〔2〕《書》：「日、月、星、辰、山、龍、華蟲作會。」周升日月於旌旗而闕三辰，今復古制。《五經通義》：弁高五寸，前后玉飾。《詩》云：「璫弁如星，」董巴曰：以鹿皮為之。何稠用漆紗，施象牙簪導弁加簪導，自稠始也。

〔3〕黃麾仗，汭唐遵而用之，大朝會大駕。

〔4〕被，音皮義翻。

〔5〕眊，羽毛飾也。

〔6〕烏程，屬湖州。《郡國志》曰：古烏氏、程氏居此，能醢酒，故以名縣。

〔7〕《隋志》：伊闕縣，舊曰新城，開皇十八年更名，屬河南郡，北至東京二百余里。

〔8〕《唐六典》：東京皇城南面三門；中曰端門  
〔9〕《隋志》，五品已上服紫，自公已下佩水蒼玉。

六月，壬子，以楊素為司徒，進封豫章王暕為齊王。

秋，七月，庚申，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，必有德行、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。帝頗惜名位，群臣當進職者，多令兼假而已；雖有闕員，留而不補。時牛弘為吏部尚書，不得專行其職，別敕納言蘇威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、<sup>①</sup>左驍衛大將軍張瑾、內史侍郎虞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蘊、黃門



侍郎裴矩參掌選事，時人謂之「選曹七貴」。雖七人衙在坐，然與奪之筆，虞世基獨專之，受納賄賂，多者超越等倫，無者注色而已。<sup>②</sup>蘊，邃之從曾孫也。<sup>③</sup>

〔一〕帝改左、右衛為左、右翊衛。

〔二〕注色入仕所曆之色也。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，今謂之跟腳。

〔三〕裴邃為梁將，著功名。

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，<sup>①</sup>數月，將還，欲乞少留；帝不許。拜請無數，體素肥，因致勞疾；

甲戌，薨。<sup>②</sup>帝哭之，數聲而止，尋奏聲伎，無異平日。

〔一〕帝令昭留守長安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《雜記》云：「初，太子之遘疾也，時與楊素衛在侍宴，帝既深忌於素，并起二扈衛至，傳酒者不悟是藥酒，錯進太子，既飲三日而毒發，下血二斗余。宮人聞素平常，殆知毒酒誤飲太子，祕不敢言。太子知之，嘆曰：『豈意代楊素死乎？命也！』」數日而薨。后素亦竟以毒斃。」按他書皆無此說，蓋時人見太子與素相繼薨，妄有此論耳。

楚景武公楊素，雖有大功，特為帝所猜忌，外示殊禮，內情甚薄。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，乃徙素為楚公，意言楚與隋衝分，欲以厭之。素寢疾，帝每令名醫診候，賜以上藥，然密問醫者，恆恐不死。素亦自知名位已極，不肯餌藥，亦不將慎，謂弟約曰：「我豈須更活邪！」乙亥，素薨，贈太尉公、弘農等十郡太守，葬送甚盛。

八月，辛卯，封皇孫倓為燕王，侗為越王，侑為代王，皆昭之子也。

九月，乙丑，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。①

〔二〕帝弟秦王俊謚秦孝王。

帝以高祖末年，法令峻刻，冬，十月，詔改修律令。

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，<sup>①</sup>筑倉城，周回二十余里，穿三千窖，窖容八千石以還，置監官并鎮兵千人。十二月，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，倉城周回十里，穿三百窖。

〔二〕鞏縣，屬河南郡。洛水至鞏縣入河，謂之洛口。

初，齊溫公之世，<sup>①</sup>有魚龍、山車等戲，謂之散樂，周宣帝時，鄭譯奏徵之。<sup>②</sup>高祖受禪，命牛弘定樂，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，悉放遣之。<sup>③</sup>帝以啟民可汗將入朝，欲以富樂夸之。

太常少卿裴蘊希旨，奏括天下周、齊、梁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；其六品以下至庶人，有善音樂者，皆直太常。帝從之。於是四方散樂，大集東京，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。<sup>④</sup>有舍利獸先來跳躍，激水滿衢，鼃鼃、龜鰲、水人、蟲魚，遍覆於地。又有鯨魚噴霧翳日，倏忽化成黃龍，長七八丈。又二人戴竿，上有舞者，欻然騰過，左右

易處。又有神鰲負山，幻人吐火，千變萬化。伎人皆衣錦繡繒彩，舞者鳴環佩，綴花眊；課京兆、河南制其衣，兩京錦彩為之空竭。帝多制艷篇，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，音極哀怨。<sup>⑤</sup>帝甚悅，謂明達曰：「齊氏偏隅，樂工曹妙達猶封王；<sup>⑥</sup>我今天下大衡，方且貴汝，宜自修謹！」

〔一〕齊王緯，周封為溫公。

〔二〕見一百七十四卷陳高宗太建十一年。

〔三〕正聲，謂鄭譯等所定之樂也。開皇九年，平

陳，置清商署，管宋、齊舊樂，即清樂也。杜佑曰：清樂者，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，并漢氏以來舊典，樂器形

制并歌章古調，與魏三祖所作者，皆備於史籍；屬晉朝遷播，夷、羯竊據，其音分散。苻堅平張氏，於涼州得之，宋武平關中，因而入南。及隋平陳后，文帝聽而善其節奏，曰：此華夏正聲也。因置清商署，總謂之清樂。帝定清樂、西涼、龜茲、天竺、康國、疏勒、安國、高麗、禮畢為九部。又，開皇定令，牛弘請存鞞、鐸巾、拂四舞，與諸伎并陳，因謂之四舞。

〔4〕芳華苑，蓋即西苑。

〔5〕隋制，太樂署、清商署各有樂師員，帝改樂師為樂正，置員十人。

〔6〕《隋志》：齊后主賞胡、戎樂，耽愛無已，於是繁手淫聲，爭新哀怨，故曹妙達、安馬駒之徒，至有封王、開府。煬帝溺於淫聲，以亡國自況，淫昏甚矣。

隋文帝 大業三年（丁卯 公元607年）

春，正月，朔旦，大陳文物。時突厥啟民可汗入朝，見而慕之，請襲冠帶，帝不許。明日，又帥其屬上表固請，帝大悅，謂牛弘等曰：「今衣冠大備，致單於解辮，卿等功也。」各賜帛甚厚。

三月，辛亥，帝還長安。



癸丑，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<sup>①</sup>求訪異俗，至

流求國而還。<sup>②</sup>

〔一〕開皇六年，置武騎、屯騎、驍騎、游騎、飛騎、云騎、羽騎八尉。羽騎，從九品。

〔二〕《隋書》：流求國居海島之中，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。是后陳稜自義安擊流求，至高華嶼，又東行二日至 鼃嶼，又一日便至流求。還，從宣翻，又音如字。

初，云定興、閻毗坐媚事太子勇，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。<sup>①</sup>上即位，多所營造，聞其有巧思，召之，使典其事，以毗為朝請郎。<sup>②</sup>時宇文述用

事，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，并以奇服新聲求媚於求；述大喜，兄事之。上將有事四夷，大造兵器，述荐定興可使監造，上從之。述謂定興曰：「兄所作器仗，并合上心，而不得官者，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。」定興曰：「此無用物，何不勸上殺之。」述因奏：「房陵諸子<sup>③</sup>年并成立，今欲興兵徵討，若使之從駕，則守掌為難；若留於一處，又恐不可。進退無用，請早處分。」帝然之，乃鳩殺長寧王儼，分徙其七弟於嶺表，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。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。

〔一〕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。

〔二〕開皇置八郎，朝請，第三。

〔三〕廢太子勇，追封房陵王。

夏，四月，庚辰，下詔欲安輯河北，巡省趙、魏。

牛弘等造新律成，凡十八篇，謂之《大業律》；甲申，始頒行之。民久厭嚴刻，喜於寬政。其后徵役繁興，民不堪命。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，不復用律令矣。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，弘嘗從容問炫曰：「《周禮》士多而府史少，今令史

百倍於前，減則不濟，其故何也？」炫曰：「古人委任責成，歲終考其殿最，案不重校，文不繁悉，府史之任，掌要目而已。今之文簿，恆慮覆治，若鍛煉不密，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。故諺云：『老吏抱案死。』事繁政弊，職此之由也。」弘曰：「魏、齊之時，令史從容而已，今則不遑寧處，何故？」炫曰：「往者州唯置綱紀，<sup>①</sup>郡置守、丞，縣置令而已。其余具僚則長官自辟，受詔赴任，每州不過數十。今則不然，大小之官，悉由吏部，繆介之跡，皆屬考功。<sup>②</sup>省官不如省

事，官事不省而望從容，其可得乎！」弘善其言而不能用。

〔一〕此綱紀，謂長史、司馬。

〔二〕考功侍郎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功課，皆具錄當年功過行能而考校之。

壬辰，改州為郡；改度量權衡，并依古式。

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；<sup>①</sup>置殿內省，<sup>②</sup>與尚書、

門下、內史、秘書為五省；增謁者、司隸台，<sup>③</sup>

與御史為三台；分太府寺置少府監，<sup>④</sup>與長秋、

國子、將作、都水為五監；又增改左、右翊衛等

為十六府；<sup>⑤</sup>廢伯、子、男爵，唯留王、公、侯三等。

〔二〕舊上柱國下至都督凡十一等，今改為光祿、左，右光祿、金紫，銀青光祿、正議、通議、朝請、朝散九大夫。

〔三〕殿內省，掌諸供奉。

〔四〕謁者台，掌受詔勞問、出使慰撫、持節察按及受冤枉而申奏之。司隸台，掌諸巡察。

〔五〕太府等，止掌左，右藏、黃藏，其尚方、司織、司染、鎧甲、弓弩、掌冶皆屬少府監。

〔5〕改左、右衛為左、右翊衛，左、右備身為左、右驍衛，左、右武衛依舊名，改領軍為左、右屯衛，加置左、右御衛，改左、右武侯為左、右候衛：是為十二衛。改領左、右府為左、右備身府，左、右監門依舊名。凡十六府。

丙寅，車駕北巡；己亥，頓赤岸澤。五月，丁巳，突厥啟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。戊午，發河北十余郡丁男鑿太行山，達於并州，以通馳道。丙寅，啟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。辛未，啟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，上不許。

初，高祖受禪，唯立四親廟，衙殿異室而已。  
①帝即位，命有司議七廟之制。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②奏請為太祖、高祖各立一殿，准周文、武二祧，與始祖而三，余并分室而祭，從迭毀之法。至是，有司請如前議，於東京建宗廟。帝謂秘書監柳 曰：③「冀今始祖及二祧已具，后世子孫處朕何所？」六月，丁亥，詔為高祖建別廟，仍修月祭禮。既而方事巡幸，竟不果立。

〔二〕四親廟：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，二曰皇曾祖康王廟，三曰皇祖獻王廟，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。



〔2〕時定制，尚書省六部各侍郎一人，以貳尚書之職；諸曹侍郎并改為郎。

〔3〕，與辯衡。

詒

帝過雁門，<sup>①</sup>雁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；至馬邑，<sup>②</sup>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，帝不悅。以和為博陵太守，<sup>③</sup>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為式。由是所至獻食，競為丰侈。

〔1〕帝改代州為雁門郡。

〔2〕帝改朔州為馬邑郡。

〔3〕改定州為博陵郡。丘和自邊郡遷內郡，以示

賞也。

戊子，車駕頓榆林郡。<sup>①</sup>帝欲出塞耀兵，徑

突厥中，指於涿郡。<sup>②</sup>恐啟民驚懼，先遣武衛將

軍長孫晟諭旨。啟民奉詔，因召所部諸國奚、霫、

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。<sup>③</sup>晟見牙帳中草穢，欲

令啟民親除之，示諸部落，以明威重，乃指帳前

草曰：「此根大香。」啟民遽嗅之，曰：「殊不

香也。」晟曰：「天子行幸所在，諸侯躬自灑掃，

耕除御路，以表至敬之心；今牙內蕪穢，謂是留

香草耳！」啟民乃悟曰：「奴之罪也！奴之骨肉

皆天子所賜，得效筋力，豈敢有辭。特以邊人不

知法耳，賴將軍教之；此將軍之惠，奴之幸

也。」遂拔所佩刀，自芟庭草。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。於是發榆林北境，至其牙，東達於薊，長三千里，廣百步，舉國就役，開為御道。帝聞晟策，益嘉之。

〔一〕時改勝州為榆林郡。

〔二〕時改幽州為涿郡。

〔三〕霫，居鮮卑故地，保冷陁山南奧支水。室韋契丹之類也；其南者為契丹，其北者為室韋。《新唐書》：室韋，蓋丁零苗裔也，地據黃龍北，傍徼越河。霫，而立翻。酋，才用翻。長，知兩翻。

丁酉，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。己亥，吐谷渾、高昌并遣使人貢。

甲辰，上御北樓觀漁於河，以宴百僚。定襄

太守周法尚朝於行宮，<sup>①</sup>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：

「漢武出關，旌旗千里。<sup>②</sup>今御營之外，請分為

二十四軍，日別遣一軍發，相去三十里，旗幟相望，鉦鼓相聞，首尾相屬，千里不絕，此亦出師之盛者也。」法尚曰：「不然，兵亙千里，動間山川，猝有不虞，四分五裂；腹心有事，首尾未知，道路阻長，難以相救，雖有故事，乃取敗之

道也。」帝不懌，曰：「卿意如何？」法尚曰：「結為方陳，四面外拒，六宮及百官家屬并在其內；若有變起，所當之面，即令抗拒，內引奇兵，出外奮擊，車為壁壘，重設鉤陳，<sup>③</sup>此與據城，理亦何異！若戰而捷，抽騎追奔，萬一不捷，屯營自守，臣謂此萬全之策也。」帝曰：「善！」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。

〔一〕改云州為定襄郡。

〔二〕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元封元年。

〔三〕鉤陳，曲陳如鉤，象天之鉤陳星。重，直龍

翻。陳，如字。

啟民可汗復上表，以為「先帝可汗憐臣，賜臣安義公主，種種無乏。臣兄弟嫉妒，共欲殺臣。臣當是時，走無所適，仰視唯天，俯視唯地，奉身委命，依歸先帝。先帝憐臣且死，養而生之，以臣為大可汗，還撫突厥之民。」<sup>①</sup>至尊今御天下，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，種種無乏。臣荷戴聖恩，言不能盡。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，乃是至尊臣民，願帥部落變改衣服，一如華夏。」帝以為不可。秋，七月，辛亥，賜啟民璽書，諭以「磧北未靜，猶須徵戰，但存心恭順，何必變服？」

〔二〕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開皇十九年。

帝欲夸示突厥，令宇文愷為大帳，其下可坐數千人；甲寅，帝於城東御大帳，備儀衛，宴啟民及其部落，作散樂。諸胡駭悅，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。帝賜啟民帛二千萬段，其下各有差。又賜啟民路車乘馬，鼓歡幡旗，贊拜不名，位在諸侯王上。

又詔發丁男百余萬筑長城，西拒榆林，東至紫河。①尚書左仆射蘇威諫，帝不聽，筑之二旬而畢。帝之徵散樂也，太常卿高潁諫，不聽。潁

退，謂太常丞李懿曰：「周天元以好樂而亡，殷鑒不遠，安可復爾！」頰又以帝遇啟民過厚，謂太府卿何稠曰：「此虜頗知中國虛實，山川險易，恐為后患。」又謂觀王雄曰：②「近來朝廷殊無綱紀。」禮部尚書宇文私謂頰曰：「天元之侈，以今方之，不亦甚乎？」又言：「長城之役，幸非急務。」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，并為人所奏。帝以為誹謗朝政，丙子，高頰、宇文、賀若弼皆坐誅，頰諸子徙邊，弼妻子沒官為奴婢。事連蘇威，亦坐免官。頰有文武大略，明達世務，自蒙寄任，竭誠盡節，進引貞良，以



天下為己任；蘇威、楊素、賀若弼、韓擒虎皆頌所推荐，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；當朝執政將二十年，朝野推服，物無異議，海內富庶，頌之力也。及死，天下莫不傷之。先是，蕭琮以皇后故，甚見親重，為內史令，改封梁公，宗族總麻以上，皆隨才擢用，諸蕭昆弟，布列朝廷。琮性澹雅，不以職務為意，身雖羈旅，見北間豪貴，無所降下。與賀若弼善，弼既誅，又有童謠曰：「蕭蕭亦復起。」帝由是忌之，遂廢於家，未几而卒。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，有紫河。  
《通典》：紫河發源朔州善陽縣。金河上承紫河。

〔二〕雄自安德郡王改封觀王。

八月，壬午，車駕發榆林，曆云中，溯金河。  
①時天下承平，百物丰實，甲士五十余萬，馬十萬匹，旌旗輜重，千里不絕。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，上容侍衛者數百人，離合為之，下施輪軸，倏忽推移。又作行城，周二千步，以板為干，衣之以布，飾以丹青，樓櫓悉備。胡人驚以為神，每望御營，十里之外，屈膝稽顙，無敢乘馬。啟民奉廬帳以俟車駕。乙酉，帝幸其帳，啟民奉觴

上壽，跪伏恭甚，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，<sup>②</sup>莫敢仰視。帝大悅，賦詩曰：「呼韓頓顙至，屠耆接踵來；何如漢天子，空上單於台。」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。帝賜啟民及公主金甕各一，并衣服被褥錦彩，特勒以下，受賜各有差。帝還，啟民從入塞，己丑，遣歸國。

〔一〕《隋志》：榆林郡有金河縣。杜佑曰：單於都護府，秦、漢云中郡地也，治金河縣。縣有金河，上承紫河。宋白曰：金河縣即漢盛樂縣地。

〔二〕袒而割肉。

癸巳，入樓煩關。<sup>①</sup>壬寅，至太原，詔營晉陽宮。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：「朕欲過公宅，可為朕作主人。」衡乃先馳至河內，具牛酒。<sup>②</sup>帝上太行，開直道九十里，<sup>③</sup>九月，己未，至濟源，<sup>④</sup>幸衡宅。帝悅其山泉，留宴三日，賜賚甚厚。衡復獻食，帝令頒賜公卿，下至衛士，無不沾洽。己巳，至東都。

〔一〕樓煩郡治靜樂縣，縣有關官。

〔二〕張衡，河內人。帝改懷州為河內郡。

〔三〕開直道抵張衡所居。

〔七〕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，屬河內郡。

壬申，以齊王暕為河南尹；癸酉，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。

冬，十月，敕河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余家，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藝戶，謂其家以伎藝名者。陪，助也。

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，<sup>①</sup>帝使吏部侍郎裴

矩掌之。矩知帝好遠略，諸商胡至者，矩誘訪諸

國山川風俗，王及庶人儀形服飾，撰《西域圖

記》三卷，合四十四國，入朝奏之。仍別造地圖，

窮其要害，從西傾以去，<sup>②</sup>縱橫所互，將二萬里，發自惇煌，<sup>③</sup>至於西海，<sup>④</sup>凡為三道，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，南道從鄯善，<sup>⑤</sup>總湊惇煌。且云：「以國家威德，將士驍雄，泛濛汜而越昆侖，易如反掌。<sup>⑥</sup>但突厥、吐渾分領羌、胡之國，為其壅遏，故朝貢不通。今并因商人密送誠款，引領翹首，願為臣妾。若服而撫之，務存安輯，皇華遣使，弗動兵車，諸蕃既從，渾、厥可滅，混壹戎、夏，其在茲乎！」<sup>⑦</sup>帝大悅，賜帛五百段，日引矩至御坐，親問西域事。矩盛言「胡中多諸珍寶，吐谷渾易可并吞。」帝於是慨然慕秦皇、

漢武之功，甘心將通西域；四夷經略，咸以委之。以矩為黃門侍郎，復使至張掖，引致諸胡，啗之以利，勸令入朝。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，所經郡縣，疲於送迎，糜費以萬萬計，卒令中國疲弊，以至於亡，皆矩之唱導也。

〔一〕帝改甘州為張掖郡。交市，為互市也。

〔二〕西傾山，在隴西臨洮縣西南，洮水之所出也。

〔三〕帝改瓜州為惇煌郡。

〔四〕此西海在條支之西。

〔五〕伊吾，唐為伊州。高昌，唐為西州。鄯善，

唐為納縛波地。鄯，時戰翻。

〔6〕濛汜，蒙谷之水也，日所入處。《史記·禹本紀》言河出昆侖。汜，祥里翻。

〔7〕渾、厥，謂吐谷渾、突厥也。

鐵勒寇邊，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惇煌擊之，不利。鐵勒尋遣使謝罪，請降；帝使裴矩慰撫之。



## 【資治通鑒卷一八一·隋紀五】

●隋紀五 起著雍執徐（戊辰），盡玄默涖難（壬申），凡五年

◎隋煬皇帝·上之下

隋煬皇帝 大業四年（戊辰 公元608年）春，正月，乙巳，詔發河北諸軍五百余萬眾穿永濟渠，引沁水南達於河，北通涿郡。丁男不供，始役婦人。

壬申，以太府卿元壽為內史令。

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，請遣使招懷之。二月，己卯，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。處羅見君肅甚倨，受詔不肯起，君肅謂之曰：「突厥本一國，中分為二，每歲交兵，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，明知其勢敵耳。然啟民舉其部落百萬之眾，卑躬折節，入臣天子者，其故何也？正以切恨可汗，不能獨制，欲借兵於大國，共滅可汗耳。群臣咸欲從啟民之請，天子既許之，師出有日矣。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，旦夕

守闕，哭泣哀祈，匍匐謝罪，請發使召可汗，令入內屬。天子憐之，故復遣使至此。今可汗乃倨慢如是，則向夫人為誑天子，必伏尸都市，傳首虜庭。發大隋之兵，資東國之眾，左提右挈以擊可汗，亡無日矣！奈何愛兩拜之禮，絕慈母之命，惜一語稱臣，使社稷為墟乎！」處羅矍然而起，流涕再拜，跪受詔書，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。

三月，壬戌，倭王多利思比孤<sup>①</sup>遣使人貢，遺帝書曰：「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

恙。」帝覽之，不悅，謂鴻臚卿曰：「蠻夷書無禮者，勿復以聞。」

〔二〕隋書：倭國在百濟、新羅東南，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，依山島而居；都於邪靡堆，則魏志所謂邪馬台者也，在會稽之東，與儋耳相近。杜佑曰：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，去遼東萬二千里，大較在閩川、會稽之東，亦與朱崖、儋耳相近，自謂太伯之后。一名日本，自云國在日邊，因以為稱，倭，烏禾翻。

乙丑，車駕幸五原，<sup>①</sup>因出塞巡長城。行宮設六合板城，<sup>②</sup>載以槍車。每頓舍，則外其轅以為外圍，內布鐵菱；<sup>③</sup>次施弩床，皆插鋼錐，外

向；上施旋機弩，以繩連機，人來觸繩，則弩機旋轉，向所觸而發。其外又以矰周圍，施鈴柱、槌磬以知所警。

〔二〕帝改丰州為五原郡。

〔三〕隋志：帝北巡出塞，行宮設六合城，方一百二十步，高四丈二尺。六合，以木為之，方一尺，外面一方有板，離合為之，塗以青色。壘六板為城，高三丈六尺，上加女牆，板高六尺，開南北門。又於城四角起樓敵二，門觀、門樓檻皆丹青綺畫。又造六合殿、千人帳，載以槍車，車載六合三板。其車軫解合交叉，即為馬槍，皆車上張幕，幕下張平一弩傳矢，五人更守。兩車之間，施車軫馬槍，皆外其軾，以為外圍。次內布鐵

菱，次內施蟄韃。中施弩床，長六尺，闊三尺；床枕陞插鋼錐，皆長五寸，謂之蝦鬚，皆施機關，張則錐皆外向。其床上施旋機弩，以繩連弩機，人從外來，觸繩則弩機旋轉，向觸所而發。其外又以矐周圍行宮二丈，一鈴一柱，柱舉矐，去地二尺五寸。當行宮南北門施槌磬連矐，以機發之；有人觸矐，則眾鈴發響，槌擊兩磬，以知所警，名為擊磬。《考異》曰：《雜記》云，「帝幸啟民帳時造行城，周二千步，高二十余丈。」今從《隋禮儀志》。

〔3〕《爾雅翼》曰：今軍旅以鐵作茨，以布敵路謂之鐵蒺藜。或云：鐵蒺藜菱角，起於煬帝徵遼為之。然《六韜》中已有此物，朝錯傳謂之渠答。

帝募能通絕域者，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，  
①帝大悅。丙寅，命駿等齎物五千段，以賜其王。  
赤土者，南海中遠國也。

〔二〕屯田曹，屬工部尚書。尚書諸曹各有主事，  
流外吏職也。隋書：赤土國，扶南之別種，在南海中，  
水行百余日而達；所都土色多赤，因以為號。杜佑曰：  
崖州直南水行，便風十余日到赤土國。其國到五月日亭  
午，物影都在南。一日三食，飯皆旋炊；不然，逡巡過  
時，即便臭敗，熱氣特甚。

帝無日不治宮室，兩京及江都，苑囿亭殿雖  
多，久而益厭。每游幸，左右顧矚，無可意者，

不知所適。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，躬自曆覽，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。夏，四月，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，營汾陽宮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隋志：樓煩郡汾源縣，舊岢嵐也，大業四年改為靜樂，有汾陽宮、管涔山、天水、汾水。《十三州志》：汾水出武州之燕京山，管涔之異石也。《水經注》，燕京山上有大池，世謂之天池。按煬帝起汾陽宮環天池，詳見后五台注。

初，元德太子薨，<sup>①</sup>河南尹齊王暕次當為嗣，元德吏兵二萬余人，悉隸於暕，帝為之妙選僚屬，以光祿少卿柳謩之為齊王長史，且戒之曰：「齊



王德業修備，富貴自鐘卿門；若有不善，罪亦相及。」謇之，慶之從子也。②陳寵遇日隆，百官趨謁，闐咽道路。陳以是驕恣，暱近小人，所為多不法。遣左右喬令則、庫狄仲錡、陳智偉求聲色。令則等因此放縱，訪人家有美女，輒矯陳命呼之，載入陳第，淫而遣之。仲錡、智偉詣隴西，撾炙諸胡，責其名馬，③得數匹以進陳；陳令還主，仲錡等詐言王賜，取歸其家，陳不知也。樂平公主嘗奏帝，言柳氏女美，④帝未有所答。久之，主復以柳氏進陳，陳納之。其后，帝問主：「柳氏女安在？」主曰：「在齊王所。」帝不悅。

陳從帝幸汾陽宮，大獵，詔陳以千騎入圍，陳大獲麋鹿以獻；而帝未有得也，乃怒從官，皆言為陳左右所遏，獸不得前。帝於是發怒，求陳罪失。時制：縣令無故不得出境。有伊闕令皇甫詡，得幸於陳，違禁攜之至汾陽宮。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陳，帝令甲士千余人大索陳第，因窮治其事。

陳妃韋氏早卒，陳與妃姊元氏婦通，產一女。陳召相工令遍視后庭，相工指妃姊曰：「此產子者當為皇后。」陳以元德太子有三子，<sup>⑤</sup>恐不得立，陰挾左道為獸勝，<sup>⑥</sup>至是皆發。帝大怒，斬令則等數人，賜妃姊死，陳府僚皆斥之邊遠。柳謩之

坐不能匡正，除名。時趙王杲尚幼，帝謂侍臣曰：「朕唯有陳一子，不然者，當肆諸市朝，以明國憲！」陳自是恩寵日衰，雖為京尹，不復關預時政。帝恆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，<sup>⑦</sup>陳有微失，虎賁輒奏之。帝亦常慮陳生變，所給左右，皆以老弱，備員而已。太史令庚質，季才之子也，其子為齊王屬。<sup>⑧</sup>帝謂質曰：「汝不能一心事我，乃使兒事齊王，何向背如此！」對曰：「臣事陛下，子事齊王，實是一心，不敢有二。」帝猶怒，出為合水令。<sup>⑨</sup>

〔一〕見上卷二年。

〔二〕柳慶事宇文泰。

〔三〕帝改渭州為隴西郡。

〔四〕樂平公主，周天后也。樂，音洛。

〔五〕三子：侑、倓、侗。

〔六〕按古巫尢，謂能以詛咒制勝，即「厭而勝之」。厭，音衙厭。亦寫作「厭勝」。

〔七〕帝制十二衛，每衛置護軍四人，掌副貳將軍無則一人攝，尋改護軍為虎賁郎將，正四品。朝，直遙翻。

〔八〕隋王府有掾有屬。

〔9〕開皇十六年，置合水縣，為慶州治所，帝改慶州為弘化郡，唐改合水縣為安化。

乙卯，詔以突闕啟民可汗遵奉朝化，思改戎俗，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，其帷帳床褥以上，務從優厚。

秋，七月，辛巳，發丁男二十余萬筑長城，自榆谷而東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此榆谷當在榆林西。

裴矩說鐵勒，使擊吐谷渾，大破之。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，入西平境內，<sup>①</sup>遣使請降求救；

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，<sup>②</sup>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。  
<sup>③</sup>述至臨羌城，<sup>④</sup>吐谷渾畏述兵盛，不敢降，帥眾  
 西遁，述引兵追之，拔曼頭、赤水二城，<sup>⑤</sup>斬三  
 千余級，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，虜男女四千口而  
 還。伏允南奔雪山，<sup>⑥</sup>其故地皆空，東西四千里，  
 南北二千里，皆為隋有，置州、縣、鎮、戍，<sup>⑦</sup>  
 天下輕罪徙居之。

〔一〕帝改鄯州為西平郡。吐，讀噉入聲。谷，音  
 浴。可，從刊入聲。汗，音寒。

〔二〕前已書觀王雄，此復書安德王雄何也？按雄  
 傳，雄從帝徵吐谷渾還，方徙封觀王，高潁誅之時，雄

尚書安德王，通鑒因舊史成文而書之耳。帝改廓州為澆河郡。使，疏吏翻。降，戶江翻。澆，谷堯翻。

〔3〕宇文述封許國公。

〔4〕漢臨羌縣城也。

〔5〕隋志：帝平吐谷渾，置河源郡於古赤水城，管下有曼頭城。曼，音萬。

〔6〕此即蜀西山之西雪山也。

〔7〕置鄯善、且末、西海、河源四郡，顯武、濟遠、伏戎、宣德、威定、遠化、赤水等縣。志云，置於五年。

八月，辛酉，上親祠恆岳，赦天下。河北道郡守畢集，裴矩所致西域十余國皆來助祭。

九月，辛未，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，<sup>①</sup>至者萬余人。

〔二〕鷹師，善調習鷹集者也。

冬，十月，乙卯，頒新式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去年四月壬辰，改度量權衡，并依古式，今頒於天下。

常駿等至赤土境，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舶迎之，進金鎖以纜駿船，凡泛海百余日，入



境月余，乃至其都。<sup>①</sup>其王居處器用，窮極珍麗，待使者禮亦厚，遣其子那邪迦隨駿入貢。

〔二〕赤土所都名僧祇城。

帝以右翊衛將軍河東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，<sup>①</sup>與突闕啟民可汗連兵擊伊吾，師出玉門，啟民不至。世雄孤軍度磧，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，皆不設備；聞世雄軍已度磧，大懼，請降。<sup>②</sup>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東筑城，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還。

〔二〕帝改蒲州為河東郡。隋志：玉門縣屬惇煌郡。改曰：世雄擊伊吾，帝紀無之。本傳前有從帝徵吐谷渾然云，「歲余，以世雄為玉門大將，與突厥啟民可汗擊伊吾。」然則似在大業六、七年也。按是時啟民已卒，伐吐谷渾之歲，伊吾吐屯設獻地數千里，恩寵甚厚，隋何故伐之！今移置獻地之前。

〔三〕流沙亦謂之磧。

隋煬皇帝 大業五年（己巳 公元609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子，改東京為東都。

突厥啟民可汗來朝，禮賜益厚。

癸未，詔天下均田。

戊子，上自東都西還。

己丑，制民間鐵叉、搭鈎、刃之類皆禁之。

二月，戊申，車駕至西京。

三月，己巳，西巡河右；乙亥，幸扶風舊宅。

①夏，四月，癸亥，出臨津關，②渡黃河，至西平

陳兵講武，將擊吐谷渾。五月，乙亥，上大獵於

拔延山，③長圍周亙二十里。④庚辰，入長寧谷，

⑤度星嶺；丙戌，至浩亶川。⑥以橋未成，斬都水

使者黃亙及督役者九人，⑦數日，橋成，乃行。

〔一〕河右，河西武威諸郡地。帝改崎州為扶風郡。

〔2〕臨津關當在枹罕界，臨河津。水經注：河水自澆河東流，巡邯川城南，又東逕臨津城北，白土城南為緣河濟渡之地。

〔3〕隋志：西平郡化隆縣有拔延山。杜佑曰：拔延山在鄜州廣成縣，隋煬帝徵吐谷渾經此山。吐，從暵入聲。谷，音浴。

〔4〕考異曰：隋帝紀作「二千里」，疑二十里字誤。

〔5〕長寧谷在古晉昌郡界。水經注：湟水逕臨羌縣故縣南，又東，長寧水東南流逕晉昌川，又有長寧亭北有養女嶺，即浩亶西平之北山。

〔6〕水經注：浩亶河出塞外，逕西平之鮮谷塞，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。隋志：西平郡湟水縣有舊浩亶縣浩亶，音告門。浩，又音閣。

〔7〕帝改都水監為都水使者。考異曰：隋帝紀云：「梁浩亶，御馬度而橋壞。」今從略記。

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保覆袁川，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，兵部尚書段文振屯北雪山，太仆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，將軍張壽西屯泥嶺，四面圍之。伏允以數十騎遁出，遣其名王詐稱伏允，保車我真山。壬辰，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。定和輕其眾少，不被甲，挺身登山，吐谷渾

伏兵射殺之；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，破之。甲午，吐谷渾仙頭王窮蹙，帥男女十余萬口來降。六月，丁酉，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，兵敗，為伏允所殺。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，擊吐谷渾，至青海，<sup>①</sup>虜獲千余口，乘勝追奔，至伏俟城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隋志：西海郡有青海。吐谷渾傳：青海在伏俟城東，周回千余里。

〔2〕吐谷渾都伏俟城，在青海四十五里。

辛丑，帝謂給事郎蔡徵曰：「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；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，坐深宮，不與百

姓相見，此何理也？」對曰：「此其所以不能長世。」丙午，至張掖。<sup>①</sup>帝之將西巡也，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<sup>②</sup>及伊吾吐屯設等，<sup>③</sup>啖以厚利，召使人朝。壬子，帝至燕支山，<sup>④</sup>伯雅、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，皆令佩金玉，被錦罽，焚香奏樂，歌舞喧噪。帝復令武威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，衣服車馬不鮮者，郡縣督課之。騎乘嗔咽，周亙數十里，以示中國之盛。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，上大悅。癸丑，置西海、河源、鄯善、且末等郡，<sup>⑤</sup>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。

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，<sup>⑥</sup>大開屯田，捍御吐谷渾，以通西域之路。

〔一〕帝改甘州為張掖郡。

〔二〕麴，姓也。漢末有西平麴演。說，輸芮翻。

〔三〕吐屯設，意突厥所置，以守伊吾。

〔四〕隋志：武威郡番禾縣有燕支山。

〔五〕西海郡置於伏俟域，河源郡置於赤水城，鄯

善郡置於古樓蘭城，且末郡置於古且末城。酈道元曰：

且末城東至鄯善七百二十里。鄯，時戰翻。且，子閭翻。

〔六〕志云：河源郡有積石山，河所出也。杜佑曰：

積石山在西平郡龍支縣南。



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，縣一千二百五十，戶八百九十萬有奇。<sup>①</sup>東西九千三百里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。隋氏之盛，極於此矣。

〔二〕奇，居宜翻。

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，進位銀青光祿大夫。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，皆轉輸塞外，每歲鉅億萬計；經途險遠及遇寇鈔，人畜死亡不達者，郡縣皆徵破其家。由是百姓失業，西方先困矣。

初，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，帝留順不遣。伏允敗走，無以自資，帥數千騎客於黨項。<sup>①</sup>帝

立順為可汗，送至玉門，令統其余眾；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為輔。至西平，其部下殺洛周，順不果入而還。

〔二〕隋書：黨項羌者，三苗之后也，其種有宕昌白郎，皆自稱獼猴種。東接臨洮、西平，西拒業護，南北數千里，處山谷間，每姓別為部落。帥，讀曰率。黨他郎翻。

丙辰，上御觀風殿，大備文物，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，其余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余國，奏九部樂<sup>①</sup>及魚龍戲以娛之，賜賚有差。戊午，赦天下。

〔二〕杜佑曰：煬帝立清樂、龜茲、西涼、天竺、康國、疏勒、安國、高麗、禮畢為九郡。使，疏吏翻。吐谷渾有青海，俗傳置牝馬於其上，得龍種。<sup>①</sup>秋，七月，丁卯，置馬牧於青海，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，無效而止。

〔三〕吐谷渾傳：青海中有小山，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，言得龍種。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，放入青海因生驄駒，能日行千里，時稱青海驄。種，章勇翻。

車駕東還，行經大斗拔谷，<sup>①</sup>山路隘險，魚貫而出，風雪晦冥，文武飢餒沾溼，夜久不逮前營，士卒凍死者太半，馬驢什八九，<sup>②</sup>后宮妃、

主或狼狽相失，與軍士雜宿山間。九月，癸未，車駕入西京。冬，十一月，丙子，復幸東都。

〔二〕還，從宣翻，又如字。《新唐志》：涼州二百里有大斗軍，本赤水守捉，開元十六年為軍，因大斗拔谷為名。

〔三〕考異曰：帝紀在六月癸卯。按西邊地雖寒，不容六月大雪，凍死人畜，今從《略記》。《略記》作達十拔谷，今從帝紀。按所述風雪或是該年氣候異常所致。

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，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，奏令貌閱，<sup>①</sup>若一人不實，則官司解

職。又許民糾得一丁者，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。

是歲，諸郡計帳進丁二十萬三千，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。帝臨朝鑒狀，謂百官曰：「前代無賢才，致此罔冒；今戶口皆實，全由裴蘊。」由是漸見親委，未几，擢授御史大夫，與裴矩、虞世基參掌機密。蘊善候伺人主微意，所欲罪者，則曲法鍛成其罪；所欲宥者，則附從輕典，因而釋之。是后大小之獄，皆以付蘊，刑部、大理莫敢與爭，必稟承進止，然後決斷。蘊有機辯，言若懸河，或重或輕，皆由其口，剖析明敏，時人不能致詰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閱其貌以驗老小。

〔二〕書曰：「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」史言知人善任之難。

突厥啟民可汗卒，上為之廢朝三日，立其子咄吉，是為始畢可汗；表請尚公主，詔從其俗。

初，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，久當樞要，高祖末，出為襄州總管；帝即位，自番州刺史召之，欲用為秘書監。道衡既至，上《高祖文皇帝頌》，帝覽之，不悅，顧謂蘇威曰：「道衡致美先朝，此《魚藻》之義也。」拜司隸大夫，將置之罪。司隸刺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絕賓客，卑

辭下氣，道衡不能用。會議新令，久不決，道衡謂朝士曰：「向使高顗不死，令決當久行。」有人奏之，帝怒曰：「汝憶高顗邪！」付執法者推之。裴蘊奏：「道衡負才恃舊，有無君之心，推惡於國，妄造禍端。論其罪名，似如隱昧；原其情意，深為悖逆。」帝曰：「然。我少時與之行役，輕我童稚，與高顗、賀若弼等外擅威權；及我即位，懷不自安，賴天下無事，未得反耳。公論其逆，妙體本心。」道衡自以所坐非大過，促憲司早斷，冀奏曰帝必赦之，敕家人具饌，以備賓客來候者。及奏，帝令自盡，道衡殊不意，未

能引決。憲司重奏，縊而殺之，妻子徙且末。天下冤之。

帝大閱軍實，稱器甲之美，宇文述因進言：「此皆云定興之功。」帝即擢定興為太府丞。

隋煬皇帝 大業六年（庚午 公元610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亥朔，未明三刻，有盜數十人，素冠練衣，焚香持華，自稱彌勒佛，入自建國門，監門者皆稽首。既而奪衛士仗，將為亂；齊王暕遇而斬之。於是都下大索，連坐者千余家。



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，丁丑，於端門街盛陳百戲，戲場周圍五千步，執絲竹者萬八千人，聲聞數十里，自昏達旦，燈火光燭天地；終月而罷，所費巨萬。自是歲以為常。

諸蕃請入丰都市交易，帝許之。先命整飾店肆，檐宇如一，盛設帷帳，珍貨充積，人物華盛，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。胡客或過酒食店，悉令邀延就坐，醉飽而散，不取其直，給之曰：「中國丰饒，酒食例不取直。」胡客皆驚嘆。其黠者頗覺之，見以繒帛纏樹，曰：「中國亦有貧者，衣

不蓋形，何如以此物與之，纏樹何為？」市人慚不能答。

帝稱裴矩之能，謂群臣曰：「裴矩大識聯意，凡所陳奏，皆朕之成算，未發之頃，矩輒以聞；自非奉國盡心，孰能若是！」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、內史侍郎虞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蘊、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。述善於供奉，容止便辟，侍衛者咸取則焉。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，曰：「無效高祖，空自勤苦。」帝益以為忠，曰：「唯有郭衍心與朕術。」

帝臨朝凝重，發言降詔，辭義可觀；而內存聲色，其在兩都及巡游，常以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官自隨，謂之四道場。梁公蕭矩，琮之弟子；牛左右宇文暉，慶之孫也，皆有寵於帝。<sup>①</sup>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，敕燕王倓與矩、暉及高祖嬪御為一席，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官為一席，帝與諸寵姬為一席，略相連接，罷朝即從之宴飲，更相勸侑，酒酣殽亂，靡所不至，以是為常。楊氏婦女之美者，往往進御。暉出入宮掖不限門禁，至於妃嬪、公主皆有丑聲，帝亦不之罪也。

〔二〕隋制：千牛備身左、右十二人，掌供御弓箭。宇文慶見一百七十三卷陳高宗太建十一年。皐，戶了翻音肖。

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，流求不從。帝遣虎賁郎將廬江陳稜，朝請大夫衛安張鎮周發東陽兵萬余人，自義安泛海擊之。行月余，至其國，以鎮周為先鋒。流求王渴刺兜遣兵逆戰，屢破之，遂至其都。渴刺兜自將出戰，又敗，退入柵；稜等乘勝攻拔之，斬渴刺兜，虜其民萬余口而還。二月，己巳，稜等獻流求俘，頒賜百官，進稜位右光祿大夫，鎮周金紫光祿大夫。

己卯，詔以「近世茅土妄假，名實相乖，自今唯有功勳乃得賜封；仍令子孫承襲。」於是舊賜五等爵，非有功者皆除之。

康申，以所徵周、齊、梁、陳散樂悉配太常，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，樂工至三萬余人。

三月，癸亥，帝幸江都宮。

初，帝欲大營汾陽宮，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。衡承間進諫曰：「比年勞役繁多，百姓疲弊，伏願留神，稍加抑損。」帝意甚不平，后曰：「衡謂侍臣曰：『張衡自謂由其計畫，令我有天下』」

也。」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恆岳時，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，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，出為榆林太守。久之，衡督役筑樓煩城，因帝巡幸，得謁帝。帝惡衡不損瘦，以為不念咎，謂衡曰：「公甚肥澤，宜且還郡。」復遣之榆林。未几，敕衡督役江都宮。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，衡謂玄感曰：「薛道衡真為枉死。」玄感奏之；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。帝於是發怒，鎖詣江都市，將斬之，久乃得釋，除名為民，放還田里。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。

世充本西域胡人，姓支氏。父收，幼從其母嫁王氏，因冒其姓。世充性譎詐，有口辯，頗涉書傳，好兵法，習律令。帝數幸江都，世充能伺候顏色為阿諛，雕飾池台，奏獻珍物，由是有寵。

夏，六月，甲寅，制江都太守秩衙京尹。

冬，十二月，己未，文安憲侯牛弘卒。弘寬厚恭儉，學朮精博，隋室舊臣，始終信任，悔吝不及者，唯弘一人而已。弟弼，好酒而，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。弘來還宅，其妻迎謂之曰：「叔射殺牛。」弘無所怪問，直答云：「一作

脯。」坐定，其妻又曰：「叔忽射殺牛，大是異事！」弘曰：「已知之矣。」顏色自若，讀書不輟。

敕穿江南河，自京口至余杭，八百余里，廣十余丈，使可通龍舟，并置驛宮、草頓，欲東巡會稽。

上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，於軍旅間不便，是歲，始詔「從駕涉遠者，文武官皆戎衣，五品以上，通著紫袍，六品以下，兼用緋綠，胥史以青，庶人以白，屠商以皂，士卒以黃。」



帝之幸啟民帳也，高麗使者在啟民所。啟民不敢隱，與之見帝。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：「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，漢、晉皆為郡縣；<sup>①</sup>令乃不臣，別為異域。先帝欲徵之久矣，但楊諒不肖，師出無功。當陛下之時，安可不取，使冠帶之境，遂為蠻貊之鄉乎！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，可因其恐懼，脅使人朝。」帝從之，敕牛弘宣旨曰：「朕以啟民誠心奉國，故親至其帳。明年當往涿郡，爾還日，語高麗王：宜早來朝，勿自疑懼，存育之禮，當如啟民。苟或不朝，將帥啟民往巡彼土。」高麗王元懼。藩禮頗闕，帝將討之。

課天下富人買武馬，匹至十萬錢；簡閱器仗，務令精新，或有濫惡，則使者立斬。

〔二〕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，秦末衛滿據之，傳國至孫右渠，漢武帝滅之，開為四郡。漢末，公孫度據之，傳國至孫淵，魏滅之，至晉皆為郡縣。高麗之先，出於夫余，朱蒙建國，號高句驪，以高為氏。魏、晉以來，中國兵亂，高麗內優，并有遼東地。說，輸芮翻。朝，漢書音義音潮。

隋煬皇帝 大業七年（辛未 公元611年）  
春，正月，壬寅，真定襄侯郭衍卒。

二月，己未，上升釣台，臨楊子津，大宴百僚。乙亥，帝自江都行幸涿郡，御龍舟，渡河入永濟渠，仍敕選部、門下、內史、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，其受選者三千余人，或徒步隨船三千余里，不得處分，凍餒疲頓，因而致死者什一二。

壬午，下詔討高麗。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，官吏督役，晝夜立水中，略不敢息，自腰以下皆生蛆，死者什三四。夏，四月，庚午，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，文武從官九品

以上，并令給宅安置。先是，詔總徵天下之兵，無問遠近，俱會於涿。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，弩手三萬人，嶺南排鑕手三萬人，<sup>①</sup>於是四遠奔赴如流。五月，敕河南、淮南、江南造戎車五萬乘，送高陽，供載衣甲幔幕，令兵士自挽之，發河南、北民夫以供軍須。秋，七月，發江、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，舳艫相次千余里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，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，填咽於道，晝夜不絕，死者相枕，臭穢盈路，天下騷動。

〔二〕，七亂翻，小也。按，繁體作「𪔐」，音竄，短矛。

鑛

山東、河南大水，漂沒三十余郡。冬，十月，乙卯，底柱崩，偃河逆流數十里。

初，帝西巡，遣侍御兄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，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，國人不從，處羅謝使者，辭以他故。帝大怒，無如之何。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，裴矩因奏曰：「處羅不朝，恃強大耳。臣請以計弱之，分裂其國，即易制也。射匱者，都六之子，達頭之孫，世為可汗，君臨西面，今聞其失職，附屬處羅，故遣使來以結援耳，

願厚禮其使，拜為大可汗，則突厥勢分，兩從我矣。」帝曰：「公言是也。」因遣矩朝夕至館，微諷諭之。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，言處羅不順之狀，稱射匱向善，吾將立為大可汗，令發兵誅處羅，然後為婚。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，因謂之曰：「此事宜速，使疾如箭也。」使者返，路徑處羅，處羅愛箭，將留之，使者譎而得免。射匱聞而大喜，興兵襲處羅；處羅大敗，棄妻子，將左右數千騎東走，緣道被劫，寓於高昌，東保時羅漫山。高昌王麴伯雅上狀。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，曉諭處羅使人朝。

十二月，己未，處羅來朝於臨朔宮，帝大悅，接以殊禮。帝與處羅宴，處羅稽首，謝人見之晚。帝以溫言慰之，備設天下珍膳，盛陳女樂，羅綺絲竹，眩曜耳目，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。

帝自去歲謀討高麗，詔山東置府，令養馬以供軍役。又發民夫運米，積於瀘河、懷遠二鎮，車牛往者皆不返，士卒死亡過半，耕稼失時，田疇多荒。加之飢饉，谷價踴貴，東北邊尤甚，斗米直數百錢。所運米或粗惡，令民糴而償之。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，二人共推米三石，道途險遠，

不足充餼糧，至鎮，無可輸，皆懼罪亡命。重以官吏貪殘，因緣侵漁，百姓困窮，財力俱竭，安居則不勝凍餒，死期交急，剽掠則猶得延生，於是始相聚為群盜。

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，剽掠齊、濟之郊，自稱知世郎，言事可知矣；又作《無向遼東浪死歌》，以相感勸，避徵役者多往歸之。

平原東有豆子，負海帶河，地形深阻。自高齊以來，群盜多匿其中。有劉霸道者，家於其旁，累世仕宦，貲產富厚。霸道喜游俠，食客常



數百人。及群盜起，遠近多往依之，有眾十余萬，號「阿舅賊」。

漳南人竇建德，<sup>①</sup>少尚氣俠，膽力過人，為

鄉黨所歸附。會募人徵高麗，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。衙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徵士，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，妻子餒死，縣令怒笞之。安祖刺殺令，亡抵建德，建德匿之。<sup>②</sup>官司逐捕，蹤跡至建德家，建德謂安祖曰：「文皇帝時，天下殷盛，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，尚為所敗。」<sup>③</sup>今水潦為災，百姓困窮，加之往歲西徵，行者不歸，瘡

瘡未復；主上不卹，乃更發兵親擊高麗，天下必大亂。丈夫不死，當立大功，豈可但為亡虜邪！」乃集無賴少年，得數百人，使安祖將之，入高雞泊中為群盜，④安祖自號將軍。時鄆人張金稱聚眾河曲，⑤蔣人高士達聚眾於清河境內為盜。⑥群縣疑建德與賊通，悉收其家屬，殺之。⑦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，士達自稱東海公，以建德為司兵。頃之，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，其眾盡歸建德，建德兵至萬余人。建德能傾身接物，與士卒均勞逸，由是人爭附之，為之致死。

〔一〕漳南，本漢東陽縣地，久廢，開皇六年復置十八年改為漳南，屬清河郡。宋白曰：取地居漳水之南為名。

〔二〕考異曰：杜儒童《隋季革命記》云，「安祖以盜羊為縣令所考」，今從《舊唐書·建德傳》。

〔三〕即謂開皇十八年事。

〔四〕《新唐書》曰：高雞泊廣袤數百里，葭亂阻奧，可以違難。

〔五〕郇，漢縣，舊廢，開皇十六年復置，屬清河郡。河曲，清河之曲，《新唐書》作「河渚」。郇，音輸。

〔6〕 舊，舊曰脩，開皇五年改屬信都郡。舊，音條。

〔7〕 新書曰：時群盜往漳南，剽殺人，焚鄉聚，獨不入建德閭，由是郡縣疑其與賊通。

自是所在群盜蜂起，不可勝數，徒眾多者至萬余人，攻陷城邑。甲子，敕都尉、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，<sup>①</sup>隨獲斬決，然莫能禁止。

〔二〕 隋置奉車、駙馬都尉，屬三衛，帝并廢之。此蓋置都尉以討群盜。帝又改驃騎為鷹揚郎將。

隋煬皇帝 大業八年（壬申 公元612年）

春，正月，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眾為三，使其弟闕度設將羸弱萬余口，居於會寧，又使特勒大柰別將余眾居於樓煩，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，賜號曷婆那可汗，賞賜甚厚。

初，嵩高道士潘誕<sup>①</sup>自言三百歲，為帝合煉金丹。帝為之作嵩陽觀，華屋數百間，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，位視三品；常役數千人，所費巨萬。云金丹應用石膽、石髓，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。凡六年，丹不成。帝詰之，誕對以「無石膽、石髓，若得童男女膽髓各

三斛六斗，可以代之。」帝怒，鎖詣涿郡，斬之。且死，語人曰：「此乃天子無福，值我兵解時至。」  
②我應生梵摩天」云。

〔二〕隋志：河南郡嵩陽縣有嵩高山。

〔三〕學先者謂蛻骨登仙為尸解，故其徒謂死為解化，今誕謂兵死為兵解。

四方兵皆集涿郡，帝徵合水令庚質，問曰：「高麗之眾不能當我一郡，今朕以此眾伐之，卿以為克不？」對曰：「伐之可克。然臣竊有愚見，不願陛下親行。」帝作色曰：「朕今總兵至此，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？」對曰：「戰而未克，

懼損威靈。若車駕留此，命猛將勁卒，指授方略，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，克之必矣。事機在速，緩則無功。」帝不悅，曰：「汝既憚行，自可留此。」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，帝大怒，命左右斬之，何稠苦救，得免。

壬午，詔左十二軍出鏤方，長岑、溟海、蓋馬、建安、南蘇、遼東、玄菟、扶余、朝鮮、沃沮、樂浪等道，右十二軍出黏蟬、含資、渾彌、臨屯、候城、提奚、蹋頓、肅慎、碣石、東曉、帶方、襄平等道，<sup>①</sup>駱驛引途，總集平壤，<sup>②</sup>凡一

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，號二百萬，其饋運者倍之。宜社於南桑干水上，類上帝於臨朔宮南，<sup>③</sup>祭馬祖於薊城北。帝親授節度：每軍大將、亞將各一人；騎兵四十隊，隊百人，十隊為團，步卒八十隊，分為四團，團各有偏將一人；其鎧冑、纓拂、旗幡，每團異色；受降使者一人，承詔慰扶，不受大將節制；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，使步卒挾之而行；進止立營，皆有次敘儀法。癸未，第一軍發，日遣一軍，相去四十里，連營漸進；終四十日，發乃盡，首尾相繼，鼓角相聞，旌旗亙九百六十里。御營內合十一衛、三台、五省、



九寺，分隸內、外、前、后、左、右六軍，次后發，又互八十里。近古出師之盛，未之有也。

〔二〕漢志：黏蟬、含資、渾彌、提奚、東晡、帶方等縣，屬樂浪郡。候城、襄平，屬遼東郡。臨屯，亦漢武帝所置郡名。蹋頓，即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。肅慎，古肅慎氏之國，其地時為靺鞨所居。碣石，禹貢之碣石也。杜佑以為此碣石在高麗中。佑曰：碣石山，在漢樂浪郡遂城縣，秦長城起於此山。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，遣址猶存。黏，女廉翻。晡，應劭曰，音移。〔三〕平壤城，高麗國都也，亦曰長安城，東西六里，隨山屈曲，南臨湞水。杜佑曰：高麗王自東晉以后居平壤城，即漢樂浪郡王險城。

〔3〕記王制：天子將出，類乎上帝，宜乎社。鄭氏注：類、宜，皆祭名。孔穎達曰：天道遠，以事類而祭告之也。社主殺戮，故求便宜。社主陰，萬物於此斷殺，故曰宜。桑乾河，巡薊城南。水經：涇水出雁門陰館縣，東北過代郡桑乾縣，謂之桑乾水，東過廣陽薊縣北。今在薊城南，城邑有變遷也。

甲辰，內史令元壽薨。

二月，壬戌，觀德王雄薨。

北平襄侯段文振為兵部尚書，上表，以為帝「寵待突厥太厚，處之塞內，資以兵食，戎狄之性，無親而貪，異日必為國患。宜以時諭遣，令

出塞外，然後明設烽候，緣邊鎮防，務令嚴重，此萬歲之長策也。」兵曹郎斛斯政，椿之孫也，以器干明司，為帝所寵任，使專掌兵事。文振知政險薄，不可委以機要，屢言於帝，帝不從。及徵高麗，以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，出南蘇道。文振於道中疾篤，上表曰：「竊見遼東小丑，未服嚴刑，遠降六師，親勞萬乘。但夷狄多詐，深須防擬，口陳降款，毋宜遽受。水潦方降，不可淹遲。唯願嚴勒諸軍，星馳速發，水陸俱前，出其不意，則平壤孤城，勢可拔也。若傾其本根，余城自克。如不時定，脫遇秋霖，深為艱阻；兵糧

既竭，強敵在前，韎韐出后。遲疑不決，非上策也。」三月，辛卯，文振卒，帝甚惜之。

癸巳，上始御師，進至遼水。眾軍總會，臨水為大陳，<sup>①</sup>高麗兵阻水拒守，隋兵不得濟。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：「丈夫性命自有所在，豈能然艾灸頰，瓜蒂歎鼻，治黃不差，而臥死兒女手中乎！」<sup>②</sup>乃自請為前鋒，謂其二子曰：

「吾荷國恩，今為死日！我得良殺，汝當富貴。」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，既成，引橋趣東岸，橋短不及岸丈余。高麗

兵大至，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，高麗兵乘高擊之，隋兵不得登岸，死者甚眾。麥鐵杖躍登岸，與虎賁郎將錢士雄、孟叉等皆戰死。乃斂兵，引橋復就西岸。詔贈鐵杖宿公，使其子孟才襲爵，次子仲才、季才并拜正議大夫。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，二日而成，諸軍相次繼進，大戰於東岸，高麗兵大敗，死者萬計。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，即漢之襄平城也。車駕渡遼，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，因下詔赦天下。命刑部尚書衛文昇、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，給復十年，建置郡縣，以相統攝。

〔二〕陳，讀曰陣。

〔二〕黃，熱病也。熱則頭痛，故燃艾以炙頰。然則上壅，瓜蒂味苦寒，故噴鼻以通關鬲。差（衄瘥），愈也。然，與燃衄。炙，居又翻。頰，烏葛翻，鼻額也。《說文》曰：頰，鼻莖。蒂，音帝。歟，蒲悶翻。差，楚懈翻。治，直之翻。按頰，音餓，鼻梁。頰，光緒本作「額」。關鬲，即關膈。

夏，五月，壬午，納言楊達薨。

諸將之東下也，帝親戒之曰：「今者弔民伐罪，非為功名。諸將或不識朕意，欲輕兵掩襲，孤軍獨斗，立一身之名以邀勛賞，非大軍行法。」

公等進軍，當分為三道，有所攻擊，必三道相知，毋得輕軍獨進，以致失亡。又，凡軍事進止，皆須奏聞待報，毋得專擅。」遼東數出戰不利，乃嬰城固守，帝命諸軍攻之。又敕諸將，高麗若降，即宜撫納，不得縱兵。遼東城將陷，城中人輒言請降；諸將奉旨不敢赴機，先令馳奏，比報至，城中守御亦備，隨出拒戰。如此再三，帝終不悟。既而城久不下，六月，己未，帝幸遼東城南，觀其城池形勢，因召諸將詰責之曰：「公等自以官高，又恃家世，欲以暗懦待我邪！在都之日，公等皆不願我來，恐見病敗耳。我今來此，正欲觀

公等所為，斬公輩耳！公今畏死，莫肯盡力，謂我不能殺公邪！」諸將咸戰懼失色。帝因留止城西數里，御六合城。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。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、淮水軍，舳艫數百里，浮海先進，入自涇水，<sup>①</sup>去平壤六十里，與高麗相遇，進擊，大破之。護兒欲乘勝趣其城，副總管周法尚止之，請俟諸軍至俱進。護兒不聽，簡精甲四萬，直造城下。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，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，護兒逐之入城，縱兵俘掠，無復部伍。伏兵發，護兒大敗，僅而獲免，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。高麗追至船所，周法尚整陳待



之，高麗乃退。護兒引兵還屯海浦，不敢復留應接諸軍。

〔二〕班志：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，皆在樂浪界。帥，讀曰率。舳艫，音逐盧。涿，普大翻。

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余道，右翊衛大將軍於仲文出樂浪道，<sup>①</sup>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恆出遼東道，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，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，右御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，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，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，檢校右御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，皆會於鴨綠水西。<sup>②</sup>述等兵自瀘河、

懷遠二鎮，人馬皆給百日糧，又給排甲、槍稍并衣資、戎具、火幕，人別三石已上，重莫能勝致。下令軍中：「遺棄米粟者斬！」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，才行及中路，糧已將盡。

〔二〕隋制：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，來護兒、於仲文并書右翊衛大將軍，何也？考二人本傳，於仲文，帝即位之初為右翊衛大將軍，徵吐渾時，來護兒已為右翊衛大將軍，通鑒蓋追書仲文官也。

〔三〕班志：玄菟郡西蓋馬縣有馬訾水。新唐書：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，色若鴨頭，號鴨綠水。平壤城在

鴨綠東南。金人謂鴨綠水為混衝江。杜佑曰：鴨綠水闊三百步，在平壤西北四百五十里，遼水東西四百八十里。

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，<sup>①</sup>實欲觀

虛實。於仲文先奉密旨：「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，必擒之。」仲文將執之，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，固止之。仲文遂聽文德還，既而悔之，遣人給文德曰：「更欲有言，可復來。」文德不顧，濟鴨綠水而去。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，內不自安，述以糧盡，欲還。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，可以有功。述固止之，仲文怒曰：「將軍仗十萬之眾，不能破小賊，何顏以見帝！且仲文此行，固知無

功，何則？古之良將能成功者，軍中之事，決在一人。今人各有心，何以勝敵！」時帝以仲文有計劃，令諸軍咨稟節度，故有此言。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，與諸將渡水追文德。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，故欲疲之，每戰輒走。述一日之中，七戰皆捷，既恃驟勝，又逼群議，於是遂進，東濟薩水，去平壤城三十里，因山為營。文德復遣使詐降，請於述曰：「若旋師者，當奉高元朝行在所。」述見士卒疲弊，不可復戰，又平壤城險固，度難猝拔，遂因其詐而還。②述等為方陳而行，高麗四面鈔擊，述等且戰且行。秋，七月，壬寅，

至薩水，軍半濟，高麗自后擊其后軍，左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。於是諸軍俱潰，不可禁止。將士奔還，一日一夜至鴨綠水，行四百五十里。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，擊高麗，卻之。來護兒聞述等敗，亦引還。唯衛文昇一軍獨全。

〔二〕乙支，東夷復姓。《考異》曰：革命記作「尉支文德」，今從隋書及北史。

〔二〕使來護兒之師不敗而先退，則營於平壤城外與宇文述諸軍猶聲拔相接，不致有薩水之狼狽也。還，從宣翻，又如字；下衛。考異曰：革命記云：「許公集至平壤，城頭即樹降幡，約至五日，檢錄簿籍圖書，開

門待命。期過五日，無一言，許公頻催，竟無報答。又十數日，乃云：『船糧敗卻迴，公今更欲何待！』然始抗旌拒守，分兵以捉險要。許公知被欺，即卷甲歸，每日當設方陳而行，四面俱時受敵，傷殺既眾，糧食又盡，過遼水者什無二三。」按煬帝驕暴，高麗若明言住降，述等必不敢還。今從隋書。

初，九軍渡遼，凡三十萬五千，及還至遼東城，唯二千七百人，資儲器械巨萬計，失亡蕩盡。帝大怒，鎖系述等。癸卯，引還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考異曰：雜記：「七月，帝自涿郡還東都。」

十一月，宇文述等糧盡遁歸，高麗出兵邀截，亡失蕩盡。

帝怒，敕所司鎖將隨行。無几，斬劉士龍等於軍市，特赦述。」今從隋書。

初，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，帝使之覘高麗動靜，璋內與高麗潛通。隋軍將出，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。帝大悅，厚加賞賜，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，<sup>①</sup>告以期會。及隋軍度遼，百濟亦嚴兵境上，聲言助隋，實持兩端。

〔二〕隋志：起部郎，屬工部尚書。姓苑：席姓，其先姓籍，避項羽諱，改姓席氏。

是行也，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曆邏，<sup>①</sup>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。八月，敕運黎陽、洛口、太

原等倉谷<sup>②</sup>向望海頓，<sup>③</sup>使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涿郡。九月，庚寅，車駕至東都。

〔一〕高麗置邏於遼水之西以警察度遼者。

〔二〕開皇三年，於衛州置黎陽倉，其汾、晉之粟漕運以給京師，汾晉以北諸州，輸之太原倉。

〔三〕望海頓，當在遼西界。

冬，十月，甲寅，工部尚書宇文愷卒。

十一月，己卯，以宗女為華容公主，嫁高昌。

宇文述素有寵於帝，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，故帝不忍誅。甲申，與於仲文等皆除名為



民，斬劉士龍以謝天下。薩水之敗，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，世雄奮擊，破之，由是獨得免官。以衛文昇金為紫光祿大夫。諸將皆委罪於於仲文，帝既釋諸將，獨系仲文。仲文憂恚，發病困篤，乃出之，卒於家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謂考異曰：略記：「於仲文以下斬於市。」  
今從隋書。

是歲，大旱，疫，山東尤甚。

張衡既放廢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。帝還自遼東，衡妾告衡怨望，謗訕朝政，詔賜盡於家。

衡臨死大言曰：「我為人作何等事，<sup>①</sup>而望久活！」監刑者塞耳，促令殺之。

〔二〕謂仁壽四年事也。

## 【資治通鑒卷一八二隋紀六】

●隋紀六 起昭陽作噩（癸酉），盡旃蒙大淵獻（乙亥），凡三年。

## ◎隋煬皇帝·中

隋煬皇帝 大業九年（癸酉 公元613年）春，正月，丁丑，詔徵天下兵集涿郡。始募民為驍果，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。①

〔二〕漢、晉以來，遼東郡皆治襄，平慕容氏始鎮平郭。前代高麗，圍遼東，言即漢襄平城，今言復修古城，蓋城郭有遷徙也。

靈武賊帥白瑜娑<sup>①</sup>劫掠牧馬，北連突厥，隴右多被其患，謂之「奴賊」。

〔二〕帝改靈州為靈武郡。考異曰：隋書作「白榆亡」。今從《略記》。

戊戌，赦天下。

己亥，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

京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是后李淵得以立代王。

二月，壬午，詔：「宇文述以兵糧不繼，遂陷王師；<sup>①</sup>乃軍吏失於支料，非述之罪，宜復其官爵。」尋又加開府儀衛三司。

〔二〕事見上卷上年。

帝謂侍臣曰：「高麗小虜，侮慢上國；今拔海移山，猶望克果，況此虜乎！」乃復議伐高麗。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：「戎狄失禮，臣下之事；千鈞之弩，不為鼯鼠發機，<sup>①</sup>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！」帝不聽。

〔一〕杜襲諫曹操嘗有是言。鼯，音奚，小鼠也。

三月，丙子，濟陰孟海公起為盜，保據周橋，  
①眾至數萬，見人稱引書史，輒殺之。

〔二〕帝改曹州為濟陰郡。

丁丑，發丁男十萬城大興。①

〔二〕大興城，西京城。

戊寅，帝幸遼東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①輔

越王侗留守東都。②

〔二〕開皇三年，改度支尚書為戶部尚書，帝乃改為民部尚書，并曹郎亦改之。

〔2〕是后遂階王世充僭竊。

時所在盜起，齊郡王薄、孟讓、北海郭方預、清河張金稱、平原郝孝德、河間格謙、勃海孫宣雅，各聚眾攻剽，<sup>①</sup>多者十余萬，少者數萬人，山東苦之。天下承平日久，人不習兵，郡縣吏每與賊戰，望風沮敗。唯齊郡丞閔鄉張須陀<sup>②</sup>得士眾心，勇決善戰，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。薄恃其驟勝，不設備；須陀掩擊，大破之。薄收余兵北渡河，須陀追擊於臨邑，又破之。薄北連孫宣雅、郝孝德等十余萬攻章丘，須陀帥步騎二萬擊之，賊眾大敗。賊帥裴長才等眾二萬掩至城下，

大掠。須陀未暇集兵，帥五騎與戰，賊競赴之，圍百余重，身中數創，勇氣彌厲。會城中兵至，賊稍退卻。須陀督眾擊之，長才等敗走。庚子，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，大掠而去。須陀謂民屬曰：「賊恃其強，謂我不能救。吾今速行，破之必矣！」乃簡精兵倍道進擊，大破之，斬數萬級，前后獲賊輜重不可勝計。

〔二〕帝改青州為北海郡，瀛州為河間郡，滄州為勃海郡。《姓苑》：格姓，允格之后。東觀漢記有侍御史、東平相格班。稱，尺證翻。郝，呼各翻。格，古百翻。剽，匹妙翻。



〔2〕隨志：閬鄉縣屬河南郡，本湖城，開皇十六年改焉。閬，音旻。

曆城羅士信，年十四，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。賊始布陳，士信馳至陳前，刺殺數人，斬一人首，擲空中，以稍盛之，揭以略陳；賊徒愕眙，莫敢近。須陀因引兵奮擊，賊眾大潰。士信逐北，每殺一人，剗其鼻懷之，還，以驗殺賊之數；須陀嘆賞，引置左右。每戰，須陀先登，士信為副。帝遣使慰諭，并畫須陀、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。

夏，四月，庚午，車駕渡遼。壬申，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。

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余道。仁恭進軍至新城，<sup>①</sup>高麗兵數萬拒戰，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，高麗嬰城固守。帝命諸將攻遼東，聽以便宜從事。飛樓、橦、云梯、地道四面俱進，晝夜不息，而高麗應變拒之，二十余日不拔，主客死者甚眾。冲梯竿長十五丈，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，<sup>②</sup>臨城與高麗戰，短兵接，殺十數人，高麗競擊之而墜，未及地，適遇竿有垂絙，光接而復上。帝望見，壯之，即拜朝散大夫，恆置左右。

〔二〕新城在南蘇城之西。

書。

〔2〕隨志：吳郡烏程縣舊置吳興郡。史以舊郡名禮部尚書楊玄感，驍勇，便騎射，好讀書，喜賓客，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游；與薄山公李密善。密，弼之曾孫也，①少有才略，志氣雄遠，輕財好士，為左親侍。帝見之，謂宇文述曰：「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，瞻視異常，勿令宿衛！」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，密遂屏人事，專務讀書。嘗乘黃牛讀《漢書》，楊素遇而異之，因召至家，與語，大悅，謂其子玄感等曰：「李密識度如此，汝等不及也！」由是玄感與為深交。

時或侮之，密曰：「人言當指實，寧可面諛！若決機兩陳之間，暗鳴咄嗟，使敵人震懾，密不如公；驅策天下賢俊，各申其用，公不如密：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！」玄感笑而服之。

〔二〕李密襲爵蒲山郡公。蒲山邵，闕。李弼，字文氏佐命功臣。

素恃功驕倨，朝宴之際，或失臣禮。帝心銜而不言，素亦覺之。及素薨，帝謂近臣曰：「使素不死，終當夷族。」玄感頗知之，且自以累世貴顯，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，見朝政日紊，而帝多猜忌，內不自安，乃與諸弟潛謀作亂。帝方事

徵伐，玄感自言：「世荷國恩，願為將領。」帝喜曰：「將門必有將，相門必有相，固不虛也！」由是寵遇日隆，頗預朝政。

帝伐高麗，命玄感於黎陽督運，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、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，故逗遛漕運，不時進發，欲令渡遼諸軍乏食；帝遣使者促之，玄感揚言水路多盜，不可前后而發。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，鷹揚郎將萬石，并從幸遼東，玄感潛遣人召之，二人皆亡還。萬石至高陽，為監事許華所執，斬於涿郡。

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，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，詐稱護兒反。六月，乙巳，玄感人黎陽，閉城，大索男夫，取帆布為牟、甲，署官屬，皆准開皇之舊。

①移書傍郡，以討護兒為名，各令發兵會於倉所。  
②郡縣官有干用者，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，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，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，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。③

〔一〕不用帝所改官制。

〔二〕倉，謂黎陽倉。

〔3〕復開皇之制，以郡為州，以太守為刺史。隋志：州、郡皆置主簿。東光縣屬平原郡。宋白曰：今定遠軍治東光縣，漢舊縣也；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，齊天保七年，移於今縣東南三十里陶氏故城，隋開皇三年，又移於后魏廢勃海郡。城縣置令、丞、尉、正。禕，許韋翻。《考異》曰；《雜記》作「懷州司功書佐」，今從隋書。

治書侍御史游元，督運在黎陽，玄感謂曰：「獨夫肆虐，陷身絕域，此天亡之時也。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，卿意如何？」元正色曰：「尊公荷國寵靈，近古無比。公之弟兄，青紫交映，當謂竭誠盡節，上答鴻恩。豈意墳土未干，親圖

反噬！仆有死而已，不敢聞命！」玄感怒而囚之，屢脅以兵，不能屈，乃殺之。元，明根之孫也。

①

〔二〕游明根，元魏太和中以儒名。

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余人，丹楊、宣城、篙梢三千余人，刑三牲誓眾，且諭之曰：「主上無道，不以百姓為念，天下騷擾，死遼東者以萬計。今與君等起兵，以救兆民之弊，何如？」眾皆踴躍稱萬歲。乃勒兵部分。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內。



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，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。及舉兵，密適至，玄感大喜，以為謀主，謂密曰：「子常以濟物為己任，今其時矣！計將安出？」密曰：「天子出徵，遠在遼外，去幽州猶隔千里。南有巨海，北有強胡，中間一道，理極艱危。公擁兵出其不意，長驅入薊，據臨渝之險，扼其咽喉。歸路既絕，高麗聞之，必躡其后。不過旬月，資糧皆盡，其眾不降則潰，可不戰而擒，此上計也。」玄感曰：「更言其次。」密曰：「關中四塞，天府之國，雖有衛文昇，不足為意。今帥眾鼓行而西，經城勿攻，直取長安。收其豪

杰，撫其士民，據險而守之。天子雖還，失其根本，可徐圖也。」玄感曰：「更言其次。」密曰：「簡精銳，晝夜倍道，襲取東都，以號令四方。但恐唐禕告之，先已固守。若引兵攻之，百日不克，天下之兵四面而至，非仆所知也。」玄感曰：「不然，今百官家口并在東都，若先取之，足以動其心。且經城不拔，何以示威！公之下計，乃上策也。」遂引兵向洛陽，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為前鋒，先取河內。唐禕據城拒守，玄挺無所獲。

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，

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。①玄感不得度，乃於汲郡

南渡河，從之者如市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

南緣洛水西入，玄挺自白司馬阪逾邙山南入，②

玄感將三千余人隨其后，相去十里許，自稱大軍。

其兵皆執單刀柳楯，無弓矢甲冑。東都遣河南令

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，將作監、河南贊

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。善意渡洛南，營於漢

王寺；明日，積善兵至，不戰自潰，鎧仗皆為積

善所取。弘策出至白司馬阪，一戰，敗走，棄鎧

仗者大半，玄挺亦不追。弘策退三四里，收散兵，

復結陳以待之；玄挺徐至，坐息良久，忽起擊之，弘策又敗，如是五戰。丙辰，玄挺直抵太陽門，弘策將士余騎馳入宮城，自余無一人返者，皆歸於玄感。

〔一〕修武縣屬河內郡。

〔二〕白司馬阪在邙山北，邙山在洛城北。

玄感屯上春門，<sup>①</sup>每誓眾曰：「我身為上柱國，家累鉅萬金，至於富貴，無所求也。今不顧滅族者，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！」眾皆悅。父老爭獻牛酒，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，日以千數。

〔二〕隋志：河南郡舊置洛州，大業元年移都，改曰：豫州。東面三門，北曰上春，中曰建陽，無太陽門當考。將，即亮翻。《考異》曰：《玄奘傳》云：「屯兵上春門。」又云：「屯兵尚書省。」按劉仁軌《河洛記》：「東都羅郭東面北頭第一曰上春門，唐改曰上東門。」又，尚書省在宣仁門內，玄感不容至此。

內史舍人韋福嗣，洸之兄子也，<sup>①</sup>從軍出拒玄感。為玄感所獲；玄感厚禮之，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。玄感令福嗣為書遺樊子蓋，數帝罪惡，云：「今欲廢昏立明，願勿拘小禮，自貽伊戚。」樊子蓋新自外藩人為京官，東都舊官多慢

之，至於部分軍事，未甚承稟。裴弘策與子蓋衙班，前出討賊失利，子蓋更使出戰，不肯行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。國子祭酒河東楊汪，小有不恭，子蓋又將斬之；汪頓首流血，乃得免。於是將吏震肅，無敢仰視，令行禁止。玄感盡銳攻城，子蓋隨方拒守，玄感不能克。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，聞弘策死，皆不敢入城。韓擒虎子世訥、觀王雄子恭道、虞世基子柔、來護兒子淵、裴蘊子爽、大理卿鄭善果子儼、周羅睺子仲等四十余人皆降於玄感，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。善果，譯之兄子也。

〔二〕韋洸著聲績於平陳之后。

玄感收兵得五萬余人，發五千守慈磧道，五千守伊闕道，遣韓世弼將三千人圍滎陽，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。虎牢降，以覺為鄭州刺史，鎮虎牢。

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，文昇至華陰，掘楊素冢，焚其骸骨，示士卒以必死，遂鼓行出崤、澠，直趨東都城北。玄感逆拒之；文昇且戰且行，屯於金谷。

遼東城久不拔，帝遣造布囊百余萬口，滿貯土，欲積為魚梁大道，闊三十步，高與城齊，使戰士登而攻之。又作八輪樓車，高出於城，夾魚梁道，欲俯射城內，指期將攻，城內危蹙。會楊玄感反書至，帝大懼，引納言蘇威入帳中，謂曰：「此兒聰明，得無為患？」威曰：「夫識是非，審成敗，乃謂之聰明，玄感粗疏，必無所慮。但恐因此浸成亂階耳。」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，益憂之。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，玄感之反，政與之通謀，玄縱兄弟亡歸，政潛遣之。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，政內不自安，戊辰，亡奔



高麗。庚午，夜二更，帝密召諸將，使引軍還，軍資、器械、攻具，積如丘山，營壘、帳幕、案堵不動，皆棄之而去。眾心恐懼，無復部分，諸道分散。高麗即時覺之，然不敢出，但於城內鼓噪。至來日午時，方漸出外，四遠覘偵，猶疑隋軍詐之。經二日，乃出數千兵追躡，畏隋軍之眾，不敢逼，常相去八九十里，將至遼水，知御營畢渡，乃敢逼后軍。時后軍猶數萬人，高麗隨而抄擊，最后羸弱數千人為所殺略。

初，帝再徵高麗，復問太史令庚質曰：「今段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實愚迷，猶執前見，陛下若親動萬乘，勞費實多。」帝怒曰：「我自行猶不克，直遣人去，安得有功！」及還，謂質曰：「卿前不欲我行，當為此耳。玄感其有成乎？」質曰：「玄感地勢雖隆，素非人望，因百姓之勞，冀幸成功。今天下一家，未易可動。」

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，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、左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。來護兒至東萊，聞玄感圍東都，召諸

將議旋軍救之。諸將咸以無敕，不宜擅還，固執不從，護兒厲聲曰：「洛陽被圍，心腹之疾；高麗逆命，猶疥癬耳。公家之事，知無不為，專擅在吾，不關諸人，有沮議者，軍法從事！」即日回軍。令子弘、整馳驛奏聞。帝時還至涿郡，已敕護兒救東都，見弘、整，甚悅，賜護兒璽書曰：「公旋師之時，是朕敕公之曰，君臣意合，遠衛符契。」

先是，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，令從軍自效，從來護兒在東萊，帝疑之，詔鎖子雄至

行在所。子雄殺使者，逃奔玄感。衛文昇以步騎二萬渡瀟水，與玄感戰，玄感屢破之。玄感每戰，身先士卒，所向摧陷，又善撫悅其下，皆樂為致死，由是每戰多捷，眾益盛，至十萬人。文昇眾寡不敵，死傷大半且盡，乃更進屯邛山之陽，與玄感決戰，一日十余合。會楊玄挺中流矢死，玄感軍乃稍卻。

秋，七月，癸未，余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。元進手長尺余，臂垂過膝，自以相表非常，陰有異志。會帝再發三吳兵徵高麗，三吳兵皆相

謂曰：「往歲天下全盛，吾輩父兄徵高麗者猶太半不返；今已罷弊，復為此行，吾屬無遺類矣！」由是多亡命。郡縣捕之急，聞元進舉兵，亡命者云集，旬月間，眾至數萬。

始，楊玄感至東都，自謂天下響應，功在朝夕。得韋福嗣，委以心膂，不復專任李密。福嗣每畫策，皆持兩端；密揣知其意，謂玄感曰：「福嗣元非衎盟，實懷觀望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側，聽其是非，必為所誤，請斬之！」玄感

曰：「何至於此！」密退，謂所親曰：「楚公好反而不欲勝，<sup>①</sup>吾屬今為虜矣！」

〔二〕玄感襲爵楚國公，故稱之。好，呼到翻。

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，玄感以問密，密曰：「昔陳勝自欲稱王，張耳諫而被外；魏武將求九錫，荀彧止而見誅。<sup>①</sup>今者密欲正言，還恐追蹤二子；阿諛順意，又非密之本圖。何者？兵起以來，雖復頻捷，至於郡縣，未有從者；東都守御尚強，天下救兵益至，公當挺身力戰，早定關中，乃亟欲自尊，何示人不廣也！」玄感笑而止。

〔二〕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。

屈突通引兵屯河陽，宇文述繼之，玄感問計於李子雄，子雄曰：「通曉習兵事，若一得渡河，則勝負難決，不如分兵拒之。通不能濟，則樊、衛失援。」①玄感然之，將拒通，樊子蓋知其謀，數擊其營，玄感不得往。通濟河，軍於破陵。②玄感分為二軍，西抗文昇，東拒通。子蓋復出兵大戰，玄感軍屢敗，與其黨謀之，李子雄曰：「東都援軍益至，我軍數敗，不可久留，不如直入關中，開永丰倉以振貧乏，三輔可指麾而定，」③據有府庫，東面而爭天下，亦霸王之業也。」

李密曰：「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強兵在隴右，可聲言其反，遣使迎公，因此入關，可以給眾。」

〔一〕樊、衛，謂樊子蓋、衛文昇也。

〔二〕破陵，當在河陽南岸、洛城東北。

〔三〕此指言漢三輔之地。

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，①壬辰，玄感解東都圍，引兵西趣潼關，宣言：「我已破東都，取關西矣！」宇文述等諸軍躡之。至弘農宮，父老遮說玄感曰：「宮城空虛，又多積粟，攻之易下。」玄感以為然。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：



「玄感聞大軍將至，欲西圖關中，若成其計，則難克也；當以計縻之，使不得進，不出一旬，可以成擒。」及玄感軍至城下，智積登陴詈之；玄感怒，留攻之。李密諫曰：「公今詐眾西入，軍事貴速，況乃追兵將至，安可稽留！若前不得據關，退無所守，大眾一散，何以自全！」玄感不從，遂攻之，燒其城門，智積於內益火，玄感兵不得入。三日不拔，乃引而西。至閬鄉，宇文述、衛文昇、來護兒、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。玄感上槃豆，布陳亙五十里，且戰且行，玄感一日三敗。八月，壬寅，玄感陳於董杜原，諸軍擊之，

玄感大敗，獨與十余騎奔上洛。追騎至，玄感叱之，皆反走。至葭蘆戍，獨與弟積善徒步走，自度不免，謂積善曰：「我不能受人戮辱，汝可殺我！」積善抽刀斫殺之，因自刺，不死，為追兵所執，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。磔玄感尸於東都市，三日，復斃而焚之。玄感弟玄獎為義陽太守，將赴玄感，為郡丞周旋玉所殺；仁行為朝請大夫，伏誅於長安。

〔二〕華陰諸楊，玄感之宗黨也。華，戶化翻。鄉讀日嚮（簡體向）。

玄感之圍東都也，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，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，旬月間眾十余萬，攻剽郡縣；至襄城，聞玄感敗，眾稍散，為吏所獲，傳首東都。

帝以元弘嗣，斛斯政之親也，留守弘化郡，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，因代為留守，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。淵御眾寬簡，人多附之。帝以淵相表奇異，又名應圖讖，忌之。未几，徵詣行在所，淵遇疾未謁，其甥王氏在后宮，帝問曰：

「汝舅來何遲？」王氏以疾對，帝曰：「可得死否？」淵聞之，懼，因縱酒納賂以自晦。

癸卯，吳郡朱燮、晉陵管崇聚眾寇掠江左。

燮本還俗道人，涉獵經史，頗知兵法，形容眇小，為昆山縣博士，與數十學生起兵，民苦役者赴之如歸。崇長大，美姿容，志氣倜儻，隱居常熟，自言有王者相，故群盜相與奉之。時帝在涿郡，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，分為五營以備南賊。崇遣其將陸顗渡江，夜，襲六兒，破其兩營，收其器械軍資而去，眾益盛，至十萬。

辛酉，司農卿云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。

帝使大理卿鄭善果、御史大夫裴蘊、刑部侍郎骨儀、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。儀，本天竺胡人也。帝謂蘊曰：「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，益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即相聚為盜耳。不盡加誅，無以懲后。」子蓋性既殘酷，蘊復受此旨，由是峻法治之，所殺三萬余人，皆籍沒其家，枉死者太半，流徙者六千余人。玄感之圍東都也，開倉賑給百姓。凡受米者，皆坑之於都城之南。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、琅邪王胄俱坐徙邊，綽、胄亡命，捕得，誅之。

帝善屬文，不欲人出其右。薛道衡死，帝曰：「更能作『空梁落燕泥』否！」王胄死，帝誦其佳句曰：「『庭草無人隨意綠，』復能作此語邪！」帝自負才學，每驕天下之士，嘗謂侍臣曰：「天下皆謂朕承藉緒余而有四海，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，亦當為天子矣。」

帝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：「我性不喜人諫，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，彌所不耐。至於卑賤之士，雖少寬假，然卒不置之地。汝其知之！」世南，世基之弟也。

帝使裴矩安集隴右，因之會寧，存問曷薩那可汗部落，遣闕達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，還而奏狀，帝大賞之。

九月，己卯，東海民彭孝才起為盜，有眾數萬。

甲午，車駕至上谷，以供費不給，免太守虞荷等官。閏月，己巳，幸博陵。

冬，十月，丁丑，賊帥呂明星圍東郡，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。

劉元進帥其眾將渡江，會楊玄感敗，朱燮、管崇共迎元進，推以為主，據吳郡，稱天子，燮、崇俱為尚書仆射，署置百官，毗陵、東陽、會稽、建安豪杰多執長吏以應之。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、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。

十一月，己酉，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，孝慈敗死。

楊玄感之西也，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，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。樊子蓋收玄感文簿，得其書草，封以呈帝；帝命執送行在。李密亡命，為人所獲，



亦送東都。樊子蓋鎖送福嗣、密及楊積善、王仲伯等十余人詣高陽，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，悉使出其所贖金以示使者曰：「吾等死日，此金并留付公，幸用相瘞，其余即皆報德。」使者利其金，許諾，防禁漸弛。密請通市酒食，每宴飲，喧嘩竟夕，使者不以為意。行至魏郡石梁驛，飲防守者皆醉，穿牆而逸。密呼韋福嗣衙去，福嗣曰：「我無罪，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。」至高陽，帝以書草示福嗣，收付大理。宇文述奏：「凶逆之徒，臣下所當衒疾，若不為重法，無以肅將來。」帝曰：「聽公所為。」

十二月，甲申，述就野外，縛諸應刑者於格上，以車輪括其頸，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，亂發矢如蝟毛，支體糜碎，猶在車輪中。積善、福嗣仍加車裂，皆焚而揚之。積善自言手殺玄感，冀得免死。帝曰：「然則梟類耳！」因更其姓曰梟氏。

唐縣人宋子賢，善幻朮，能變佛形，自稱彌勒出世，遠近信惑，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，事泄，伏誅，并誅黨與千余家。

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，人有歸心者，輒獲吉夢，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，因舉兵反，眾至數萬。丁亥，海明自稱皇帝，改元白鳥。詔太仆卿楊義臣擊破之。

帝召衛文昇、樊子蓋詣行在，慰勞之，賞賜極厚，遣還所任。

劉元進攻丹楊，吐萬緒濟江擊破之，元進解圍去，緒進屯曲阿。元進結柵拒緒，相持百余日，緒擊之，賊眾大潰，死者以萬數。元進挺身夜遁，保其壘。朱燮、管崇等屯毗陵，連營百余里，緒

乘勝進擊，復破之。賊退保黃山，緒圍之，元進、燮僅以身免，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個余人，收其子女三萬余口，進解會稽圍。魚俱羅與緒偕行，戰無不捷，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，賊敗而復聚，其勢益盛。

元進退據建安，帝令緒進討，緒以士卒疲弊，請息甲待來春，帝不悅。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，諸子在洛京，潛遣家仆迎之；帝怒。有司希旨，奏緒怯懦，俱羅敗衄，俱羅坐斬，徵緒詣行在，緒憂憤，道卒。

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。世充渡江，頻戰皆捷，元進、燮敗死於吳，其余眾或降或散。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，約降者不殺。散者始欲入海為盜，聞之，旬月之間，歸首略盡。世充悉坑之於黃亭澗，死者三萬余人。由是余黨復相聚為盜，官軍不能討，以至隋亡。帝以世充有將帥才，益加寵任。

是歲，詔為盜者籍沒其家。時群盜所在皆滿，群縣官因之各專威福，生殺任情矣。

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柝為刎頸交，俱亡命為群盜。伏威年十六，每出則居前，入則殿后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。下邳苗海潮亦聚眾為盜，伏威使公柝謂之曰：「今我與君衝苦隋政，各舉大義，力分勢弱，常恐被擒。若合為一，則足以敵隋矣。君能為主，吾當敬從，自揆不堪，宜來聽命；不則一戰以決雌雄。」海潮懼，即帥其眾降之。伏威轉掠淮南，自稱將軍，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，伏威與戰，陽為不勝，引顥眾入葭葦中，因從上風縱火，顥眾皆燒死。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，輕之，召與并力；伏威使公柝嚴

兵居外，自與左右計入，并其眾。帝行幸涿郡，入謁，卒在道殺破者，相繼。癸亥，至臨渝宮，<sup>①</sup>禡祭黃帝，<sup>②</sup>斬叛軍者。

隋煬皇帝 大業十年（甲戌 公元614年）

春，二月，辛未，詔百僚議伐高麗，數日，無敢言者。戊子，詔復徵天下兵，百道俱進。

丁酉，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為天子，有眾十萬，自稱唐王。

以釁鼓，亡者亦不止。

〔一〕隋志：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。

〔二〕鄭玄曰：禡，師祭也，在野曰禡。應劭曰：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，故祭以求福祥。杜佑曰：禡，師祭也，為兵禱也。其神蓋蚩尤，或云黃帝。北齊之制，天子親徵，將屆戰所，卜剛曰，備玄牲，列軍容，設於辰地，為壇而禡祭，大司馬奠矢，有司奠毛血，樂奏《大濩》之音，禮畢徹牲迺燎。按記王制，天子出徵，禡於所徵之地，其禮亡矣。杜佑所載者，北齊之禮耳。禡，馬嫁翻。



夏，四月，榆林太守成紀董純與彭城賊帥張大虎戰於昌慮，大破之，斬首萬余級。

甲午，車駕至北平。

五月，庚申，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，建元大世，有眾十萬，與稽胡相表里為寇。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為關內討捕大使，發兵擊之，戰於上郡，斬迦論并將卒萬余級，虜男女數萬口而還。

秋，七月，癸丑，車駕次懷遠鎮。時天下已亂，所徵兵多失期不至，高麗亦困弊。來護兒至

畢奢城，高麗舉兵逆戰，護兒擊破之，將趣平壤，高麗王元懼，甲子，遣使乞降，囚送斛斯政。帝大悅，遣使持節召護兒還。護兒集眾曰：「大軍三出，未能平賊，此還不可復來。勞而無功，吾竊恥之。今高麗實困，以此眾擊之，不日可克。吾欲進兵徑圍平壤，聚高元，獻捷而歸，不亦善乎！」答表請行，不肯奉詔。長吏崔君肅固爭，護兒不可，曰：「賊勢破矣，獨以相任，自足辦之。吾在闔外，事當專決，寧得高元還而獲譴，舍此成功，所不能矣！」君肅告眾曰：「若從元

帥違拒詔書，必當聞奏，皆應獲罪。」諸將懼，俱請還，乃始奉詔。

八月，己巳，帝自懷遠鎮班師。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后第八隊，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。冬，十月，丁卯，上至東都；己丑，還西京。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；仍徵高麗王元入朝，元竟不至。敕將帥嚴裝，更圖后舉，竟不果行。

初，開皇之末，國家殷盛，朝野皆以高麗為意，劉炫獨以為不可，作《撫夷論》以刺之，至是，其言始驗。

十一月，丙申，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，如楊積善之法，仍烹其肉，使百官啖之，佞者或啖之至飽，收其余骨，焚而揚之。

乙巳，有事於南郊，上不齋於次。詰朝，備法駕，至即行禮。是日，大風。上獨獻上帝，三公分獻五帝。禮畢，御馬疾驅而歸。

乙卯，離石胡劉苗王反，自稱天子，眾至數萬；將軍潘長文討之，不克。

汲郡賊帥王德仁擁眾數萬，保林慮山為盜。

帝將如東都，太史令庾質諫曰：「比歲伐遼，民實勞弊，陛下宜鎮撫關內，使百姓盡力農桑，三五年間，四海稍丰實，然後巡省，於事為宜。」帝不悅。質辭疾不從，帝怒，下質獄，竟死獄中。

十二月，壬申，帝如東都，赦天下；戊子，入東都。

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，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。純戰雖屢捷，而盜賊日滋，或譖純怯懦，帝怒，鎖純詣東都，誅之。

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，至盱眙，眾十余萬，據都梁宮，阻淮為固。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，為五柵以塞險要，羸形示弱。讓笑曰：「世充文法小吏，安能將兵！吾今生縛取，鼓行入江都耳！」一時民皆結堡自固，野無所掠，賊眾漸餒，乃少留兵，圍五柵，分人於南方抄掠；世充伺其

懈，縱兵出擊，大破之，讓以數十騎遁去，斬首萬余級。

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蹲狗山，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，孝友窘迫出降。須陀威振東夏，以功遷齊郡通守，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。

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余萬軍祝阿，須陀將萬人邀之。相持十余日，糧盡，將退，謂將士曰：「賊見吾退，必悉眾來追，若以千人襲據其營，可有大利。此誠危事，誰能往者？」眾莫對，唯羅士信及曆城秦叔寶請行。於是須陀委柵而遁，使二

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，明月悉眾追之。士信、叔寶馳至其柵，柵門閉，二人超升其樓，各殺數人，營中大亂；二人斬關以納外兵，因縱火焚其三十余柵，煙焰漲天。明月奔還，須陀回軍奮擊，大破之，明月以數百騎遁去，所俘斬無算。叔寶名瓊，以字行。

隋煬皇帝中大業十一年（乙亥 公元615年）

春，正月，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，并以學士補之。帝好讀書著述，自為揚州總管，置正府學



士至百人，常令修撰，以至為帝，前后近二十載，修撰未嘗暫停；自經術、文章、兵、農、地理、醫、卜、釋、道乃至菹博、鷹狗，皆為新書，無不精洽，共成三十一部，萬七千余卷。初，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，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，除其復重猥雜，得正御本三萬七千余卷，納於東都修文殿。又寫五十副本，簡為三品，分置西京、東都宮、省、官府，其正御書皆裝剪華淨，寶軸錦標。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，窗戶床褥廚幔，咸極珍麗，每三間開方戶，垂錦幔，上有二飛仙，戶外地中施機發。帝幸書室，有宮人執

香爐，前行踐機，則飛仙下，收幔而上，戶扉及廚扉皆自啟，帝出，則垂閉復故。

帝以戶口逃亡，盜賊繁多，二月，庚午，詔民悉城居，田隨近給。郡縣驛亭村塢皆筑城。

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，國號燕；賊帥魏刀兒自稱曆山飛；眾各十余萬，北連突闕，南寇燕、趙。

初，高祖夢洪水沒都城，意惡之，故遷都大興。申明公李穆薨，孫筠襲爵。叔父渾忿其吝嗇，使兄子善衡賊殺之，而證其從父弟瞿曇，使之償。

死。渾謂其妻兄左衛率宇文述曰：「若得紹封，當歲奉國賦之半。」述為之言於太子，奏高祖，以渾為穆嗣。二歲之后，不復以國賦與述，述大恨之。帝即位，渾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，改封郕公，帝以其門族強盛，忌之。會有方士安伽陁言「李氏當為天子」，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。渾從子將作監敏，小名洪兒，帝疑其名應讖，常面告之，冀其引決。敏大懼，數與渾及善衡屏人私語，述譖之於帝，仍遣虎賁郎將河東裴會基表告渾反。帝收渾等家，遣尚書左丞元文都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，案問數日，不得反狀，以實奏聞。

帝更遣述窮治之，述誘教敏妻宇文氏為表，誣告渾謀因渡遼，與其家子弟為將領者共襲取御營，立敏為天子。述持入，奏之，帝泣曰：「吾宗社几傾，賴公獲全耳。」三月，丁酉，殺渾、敏、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，自三從以上皆徙邊徼。后數月，敏妻亦鳩死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死敏妻宇文氏，周天元之女，帝之姊子也。

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，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見之，奏以為鸞。時孔雀已飛去，無可得驗，於是百僚稱賀。詔以德儒誠心冥會，

肇見嘉祥，擢拜朝散大夫，賜物百段，余人皆賜束帛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。

己酉，帝行幸太原；夏，四月，幸汾陽宮避暑。宮城迫隘，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，結草為營而居之。

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、河東撫慰大使，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，仍發河東兵討捕群盜。淵行至龍門，擊賤帥母端兒，破之。

秋，八月，乙丑，帝巡北塞。

初，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，獻策分其勢，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謾，拜為南面可汗；叱吉不敢受，始畢聞而漸怨。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，為始畢所寵任，矩詐與為互市，誘至馬邑下，殺之。遣使詔始畢曰：「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，我已相為斬之。」始畢知其狀，由是不朝。

戊辰，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，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。壬申，車駕馳入雁門，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。癸酉，突厥圍雁門，上下惶怖，撤民屋為守御之具，城中兵民十五萬口，食僅可支。

二旬，雁門四十一城，突厥克其三十九，唯雁門、崞不下。突厥急攻雁門，矢及御前；上大懼，抱趙王杲而泣，目盡腫。

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，納言蘇威曰：「城守則我有余力，輕騎乃彼之所長，陛下萬乘之主，豈宜輕動！」民部尚書樊子蓋曰：「陛下乘危徼幸，一朝狼狽，悔之何及！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，坐徵四方兵使入援。陛下親撫循士卒，諭以不復徵遼，厚為勛格，必人人自奮，何憂不濟！」內史侍郎蕭瑀以為：

「突厥之俗，可賀惇預知軍謀；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，必恃大國之援。若使一介告之，借使無益，庸有何損。又，將士之意，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，還事高麗，若發明詔，諭以赦高麗、專討突厥，則眾心皆安，人自為戰矣。」瑀，皇后之弟也。虞世基亦勸帝重為賞格，下詔停遼東之役。帝從之。

帝親巡將士，謂之曰：「努力擊賊，苟能保全，凡在行陳，勿憂富貴，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勛勞。」乃下令：「守城有功者，無官直除六



品，賜物百段；有官以次增益。」使者慰勞，相望於道，於是眾皆踴躍，晝夜拒戰，死傷甚眾。

甲申，詔天下募兵，守令競來赴難。李淵之子世民，年十六，應募隸屯衛將軍云定興，說定興多齎旗鼓為疑兵，曰：「始畢敢舉兵圍天子，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。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，夜則鉦鼓相應，虜必謂救兵大至，望風遁去。不然，彼眾我寡，若悉軍來戰，必不能支。」定興從之。

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，公主遣使告始畢云：「北邊有急。」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；九月，甲辰，始畢解圍去。帝使人出偵，山谷皆空，無胡馬，乃遣二千騎追躡，至馬邑，得突厥老弱二千余人而還。

丁未，車駕還至太原。蘇威言於帝曰：「今盜賊不息，士馬疲弊，願陛下亟還西京，深根固本，為社稷計。」帝初然之。宇文述曰：「從官妻子多在東都，宜便道向洛陽，自潼關而入。」帝從之。

冬，十月，壬戌，帝至東都，顧眄街衢，謂

侍臣曰：「猶大有人在。」意謂向日平楊玄感，殺人尚少故也。蘇威追論勛格太重，宜加斟酌，樊子蓋固請，以為不宜失信，帝曰：「公欲收物情邪！」子蓋懼，不敢對。帝性吝官賞，初平楊玄感，應授勛者多，乃更置戎秩：建節尉為正六品，次奮武、宣惠、綏德、懷仁、秉義、奉誠、立信等尉，遞降一階。將士守雁門者萬七千人，至是，得勛者才千五百人，皆准平玄感勛，一戰得第一勛者進一階，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，三戰得第一勛者至秉義尉，其在行陳而無勛者四

戰進一階，亦無賜。會仍議伐高麗，由是將士無不憤怒。

初，蕭瑀以外戚有才行，嘗事帝於東宮，累遷至內史侍郎，委以機務。瑀性剛鯁，數言事忤旨，帝漸疏之。及雁門圍解，帝謂群臣曰：「突厥狂悖，勢何能為！少時未散，蕭瑀遽相恐動，情不可恕！」出為河池郡守，即日遣之。候衛將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宮，知突厥必為寇，屢請早還京師，帝不納。及解圍，帝怒曰：「子崇怯懦，

驚動眾心，不可居爪牙之官。」出為離石郡守。子崇，高祖之族弟也。

楊玄感之亂，龍舟水殿皆為所焚，詔江都更造，凡數千艘，制度仍大於舊者。

壬申，盧明月帥眾十萬寇陳、汝。

東海李子通，有勇力，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，群盜皆殘忍，而子通獨寬仁，由是人多歸之，未半歲，有眾萬人。才相忌之，子通引去，渡淮，與杜伏威合。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，凡三十余人，濟陰王雄誕、臨濟闕稜為之冠。既而李子

通謀殺伏威，遣兵襲之。伏威被重創墜馬，雄誕負之逃葭葦中，收散兵復振。將軍來整擊伏威，破之；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，勇而多力，負伏威以逃，雄誕帥壯士十余人衛之，與隋兵力戰，由是得免。來整又擊李子通，破之，子通帥其余眾奔海陵，復收兵得二萬人，自稱將軍。

城父硃粲始為縣佐史，從軍，遂亡命聚眾為盜，謂之「可達寒賊」，自稱迦樓羅王，眾至十余萬，引兵轉掠荊、沔及山南郡縣，所過噍類無遺。

十二月，庚寅，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槃陀等。<sup>①</sup>子蓋不分臧否，自汾水之北，村塢盡焚之，賊有降者皆坑之。百姓怨憤，益相聚為盜。詔以李淵代之。有降者，淵引置左右，由是賊眾多降，前后數萬人，余黨散入它郡。

〔二〕絳賊，絳郡賊也。《風俗通》：敬姓，陳敬仲之后。《姓苑》：黃帝孫敬康之后。

## 【資治通鑒卷一八三·隋紀七】

●隋紀七 起柔兆困惇（丙子），盡強圉赤奮若（丁丑）五月，凡一年年奇。

## ◎隋煬皇帝·下

隋煬皇帝 大業十二年（丙子） 公元616年）

春，正月，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，<sup>①</sup>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。



〔二〕《漢儀》：正旦大朝會，諸郡計吏皆觀。隋之朝集使，亦此類也。

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，於郡東南起宮苑，周圍十二里，內為十六離宮，大抵仿東都西苑之制，而奇麗過之。又欲筑宮於會稽，會亂，不果成。

三月，上巳，帝與群臣飲於西苑水上，命學士杜寶撰《水飾圖經》，采古水事七十二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為之，間以妓航、酒船，人物自動如生，鐘磬箏瑟，能成音曲。

己丑，張金稱陷平恩，一朝殺男女萬余口；又陷武安、鉅鹿、清河諸縣。<sup>①</sup>金稱比諸賊尤殘暴，所過民無子遺。

〔二〕隋志，武安縣屬武安郡，鉅鹿縣屬襄國郡。清河郡帶清河縣；既郡城堅守，則此縣不陷。詳考隋志帶郭之清河本武城縣，開皇初，改名清河。而清陽縣則舊清河縣，金稱所陷蓋此。

夏，四月，丁巳，大業殿西院火。帝以為盜起，驚走，入西苑，匿草間，火定乃還。帝自八年以後，每夜眠恆驚悸，云有賊，令數婦人搖撫，乃得眠。

癸亥，曆山飛別將甄翟兒眾十萬寇太原，將軍潘長文敗死。

五月，丙戌朔，日有食之，既。

壬午，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，得數斛，夜出游山，放之，光遍岩谷。

帝問侍臣盜賊，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：「漸少。」帝曰：「比從來少几何？」對曰：「不能什一。」納言蘇威引身隱柱，帝呼前問之，對曰：「臣非所司，不委多少，但患漸近。」帝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威曰：「他日賊據長白山，今

近在汜水。且往日租賦丁役，今皆何在！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！比見奏賊皆不以實，遂使失於支計，不時剪除。又昔在雁門，許罷徵遼，今復徵發，賊何由息！」帝不悅而罷。尋屬五月五日，百僚多饋珍玩，威獨獻《尚書》。或譖之曰：「《尚書》有《五子之歌》，威意甚不遜。」①帝益怒。頃之，帝問威以伐高麗事，威欲帝知天下多盜，對曰：「今茲之役，願不發兵，但赦群盜，自可得數十萬。遣之東徵，彼喜於免罪，爭務立功，高麗可滅。」帝不懌。威出，御史大夫裴蘊奏曰：「此大不遜！天下何處有許多賊！」

帝曰：「老革多奸，<sup>②</sup>以賊脅我！欲批其口，且復隱忍。」蘊知帝意，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：「威昔在高陽典選，<sup>③</sup>濫授人官，畏怯突厥，請還京師。」帝令按驗，獄成，下詔數威罪狀，除名為民。后月余，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，事下裴蘊推之，蘊處威死。威無以自明，但摧謝而已。帝憫而釋之，曰：「未忍即殺。」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。

〔一〕言威以帝逸豫槃游不知返，將至失邦，如夏太康也。孔安國曰：以其上古之書，謂之尚書。

〔2〕蜀志：彭義詆劉備曰：「老革荒悖！」注云：老革，皮色枯瘁之形。義罵備為老革，猶言老兵也。帝引此語。

〔3〕謂九年從帝自遼東還高陽時。

秋，七月，壬戌，濟景公樊子蓋卒。①

〔二〕隋書樊子蓋傳：帝以子蓋守東都平玄感之功，進爵濟公，謂其功濟天下，封以嘉名，無此郡國也。

江都新作龍舟成，送東都；守文述勸幸江都，帝從之。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：「今百姓疲勞，府藏空竭，盜賊蜂起，禁令不行，願陛下還京師，安兆庶。」帝大怒，以才屬吏，旬日，

意解，乃出之。朝臣皆不欲行，帝意甚堅，無敢諫者。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，即日於朝堂杖殺之。甲子，帝幸江都，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、太府卿元文都、檢校民部尚書韋津、右武衛將軍皇甫天逸、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后事。津，孝寬之子也。帝以詩留別宮人曰：「我夢江都好，徵遼亦偶然。」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，於建國門上表諫；<sup>①</sup>帝大怒，先解其頤，然後斬之。

〔二〕隋志：帝置謁者台官，尋又置散騎郎二十人從五品，承議郎，正六品，通直郎，從六品，各三十人宣德郎，正七品，宣義郎，從七品，各四十人；徵事郎

正八品，將仕郎，從八品，常從郎，正九品，奉信郎，從九品，各五十人。洛都羅城門，正南曰建國。

戊辰，馮翊孫華舉兵為盜。虞世基以盜賊充斥，請發兵屯洛口倉，帝曰：「卿是書生，定猶怍怯。」戊辰，車駕至鞏。敕有司移箕山、公路二府於倉內，仍令筑城以備不虞。至汜水，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，帝斬之而行。至梁郡，郡人邀車駕上書曰：「陛下若遂幸江都，天下非陛下之有！」又斬之。是時李子通據海陵，左才相掠淮北，杜伏威屯六合，眾各數萬；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，往往克捷。



八月，乙巳，賊帥趙萬海眾數十萬，自恆山寇高陽。

冬，十月，己丑，許恭公宇文述卒。初，述子化及、智及皆無賴。化及事帝於東宮，帝寵暱之，及即位，以為太仆少卿。帝幸榆林，化及、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，帝怒，將斬之，已解衣辮發，既而釋之，賜述為奴。智及弟士及，以尚主之故，常輕智及，唯化及與之親暱。述卒，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，智及為將作少監。

李密之亡也，往依郝孝德，孝德不禮之；又入王薄，薄亦不之奇也。密困乏，至削樹皮而食之，匿於淮陽村舍，變姓名，聚徒教授。郡縣疑而捕之，密亡去，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。君明不敢舍，轉寄密於游俠王秀才家，秀才以女妻之。君明從侄懷義告其事，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。汪遣兵圍秀才宅，適值密出外，由是獲免，君明、秀才皆死。

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，坐事當斬。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，夜中潛謂讓曰：「翟法司，天時人

事，抑亦可知，豈能守死獄中乎！」讓驚喜叩頭曰：「讓，圈牢之豕，死生唯黃曹主所命！」君漢即破械出之。讓再拜曰：「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，奈黃曹主何！」因泣下。君漢怒曰：「本以公為大丈夫，可救生民之命，故不顧其死以奉脫，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！君但努力自免，勿憂吾也！」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群盜，衛郡單雄信，驍健，善用馬槊，聚少年往從之。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，年十七，有勇略，說讓曰：「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，人多相識，不宜侵掠。滎陽、梁郡，汴水所經，剽行舟、掠商旅，足以自資。」

讓然之，引眾入二郡界，掠公私船，資用丰給，附者益眾，聚徒至萬余人。

時又有外黃王當仁、濟陽王伯當、韋城周文舉、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。李密自雍州亡命，往來諸帥間，說以取天下之策，始皆不信。久之，稍以為然，相謂曰：「斯人公卿子弟，志氣若是。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，李氏將興。吾聞王者不死。斯人再三獲濟，豈非其人乎！」由是漸敬密。

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強，乃因王伯當以見讓，為讓畫策，往說諸小盜，皆下之。讓悅，稍親近

密，與之計事，密因說讓曰：「劉、項皆起布衣為帝王。今主昏於上，民怨於下，銳兵盡於遼東，和親絕於突厥，方乃巡游揚、越，委棄東都，此亦劉、項奮起之會也。以足下雄才大略，士馬精銳，席卷二京，誅滅暴虐，隋氏不足亡也！」讓謝曰：「吾儕群盜，旦夕偷生草間，君之言者，非吾所及也。」

會有李玄英者，自東都逃來，經歷諸賊，求訪李密，云「斯人當代隋家」。人問其故，玄英言：「比來民間謠歌有《桃李章》曰：『桃李子，

皇后繞揚州，宛轉花園里。勿浪語，誰道許！』  
『桃李子』，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；皇與后，皆  
君也；『宛轉花園里』，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，  
將轉於溝壑也；『莫浪語，誰道許』者，密  
也。『既與密遇，遂委身事之。前宋城尉齊郡房  
彥藻，自負其才，恨不為時用，預於楊玄感之謀。  
變姓名亡命，遇密於梁、宋之間，遂與之俱游漢  
沔，遍入諸賊，說其豪杰；還日，從者數百人，  
仍為游客，處於讓營。讓見密為豪杰所歸，欲從  
其計，猶豫未決。

有賈雄者，曉陰陽占候，為讓軍師，言無不用。密深結於雄，使之托朮數以說讓；雄許諾，懷之未發。會讓召雄，告以密所言，問其可否，對曰：「吉不可言。」又曰：「公自立恐未必成，若立斯人，事無不濟。」讓曰：「如卿言，蒲山公當自立，何來從我？」對曰：「事有相因。所以來者，將軍姓翟，翟者，澤也，蒲非澤不生，故須將軍也。」讓然之，與密情好日篤。

密因說讓曰：「今四海糜沸，不得耕耘，公士眾雖多，食無倉稟，唯資野掠，常苦不給。若

曠日持久，加以大敵臨之，必渙然離散。未若先取滎陽，休兵館谷，待士馬肥充，然後與人爭利。」讓從之，於是破金堤關，攻滎陽諸縣，多下之。

滎陽太守郇王慶，弘之子也，不能討，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。庚戌，須陁引兵擊讓，讓向數為須陁所敗，聞其來，大懼，將避之。密曰：「須陁勇而無謀，兵又驟勝，既驕且狠，可一戰擒也。公但列陳以待，密保為公破之。」讓不得已，勒兵將戰，密分兵千余人伏於大海寺北



林間。須陁素輕讓，方陳而前，讓與戰，不利，須陁乘之，逐北十余里；密發伏掩之，須陁兵敗。密與讓及徐世勣、王伯當合軍圍之，須陁潰圍出，左右不能盡出，須陁躍馬復入救之，來往數四，遂戰死。所部兵晝夜號哭，數日不止，河南郡縣為之喪氣。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為須陁之副，亦被傷，帥余眾五千余人奔梁郡，務本尋卒。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，代領其眾，徙鎮虎牢。

讓乃令密建牙，別統所部，號薄山公營。密部分嚴整，凡號令士卒，雖盛夏，皆如背負霜雪。躬服儉素，所得金寶，悉頒賜麾下，由是人為之用。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，以威約有素，不敢報也。讓謂密曰：「今資糧粗足，意欲還向瓦崗，公若不往，唯公所適，讓從此別矣。」讓帥輜重東引，密亦西行至康城，說下數城，大獲資儲。讓尋悔，復引兵從密。

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，建元始興，攻陷豫章郡，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。詔治書侍

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。師乞中流矢死，士弘代統其眾，與子翊戰於彭蠡湖，子翊敗死。士弘兵大振，至十余萬人。十二月，壬辰，士弘自稱皇帝，國號楚，建元太平；遂取九江、臨川、南康、宜昌等郡，豪杰爭殺隋守令，以郡縣應之。其地北自九江，南及番禺，皆為所有。

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，以虎賁郎將王威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之副，將兵討甄翟兒，與翟兒遇於雀鼠谷。淵眾才數千，賊圍淵

數匝；李世民將精兵救之，拔淵於萬眾之中，會步兵至，合擊，大破之。

帝疏薄骨肉，蔡王智積每不自安，及病，不呼醫，臨終，謂所親曰：「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！」

張金稱、郝孝德、孫宣雅、高士達、楊公卿等寇掠河北，屠陷郡縣；隋將帥敗亡者相繼，唯虎賁中郎將蒲城王辯、清河郡丞華陰楊善會數有功，善會前后與賊七百余戰，未嘗負敗。帝遣太仆卿楊義臣討張金稱。金稱營於平恩東北，義臣

引兵直進抵臨清之西，據永濟渠為營，去金稱營四十里，深溝高壘，不與戰。金稱曰：「引兵至義臣營西，義臣勒兵環甲，約與之戰，既而不出。」曰：「暮，金稱還營，明日復來；如是月余，義臣竟不出。」金稱以為怯，屢逼其營詈辱之。義臣乃謂金稱曰：「汝明日來，我當必戰。」金稱易之，不復設備。義臣簡精騎二千，夜自館陶濟河，伺金稱離營，即入擊其累重。金稱聞之，引兵還，義臣從后擊之，金稱大敗，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。月余，楊善會討擒之。吏立木於市，懸其頭，張

其手足，令仇家割食之；未死間，歌謳不輟。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。

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余人討高士達。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，乃進建德為軍司馬，悉以兵授之。建德請士達守輜重，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，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，遣人請降於絢，願為前驅，擊士達以自效。絢信之，引兵隨建德至長河，不復設備。建德襲之，殺虜數千人，斬絢首，獻士達，張金稱余眾皆歸建德。楊義臣乘勝至平原，欲入高雞泊討之。建德謂士達曰：「曆觀隋將，

善用兵者無如義臣。今滅張金稱而來，其鋒不可當。請引兵避之，使其欲戰不得，坐費歲月，將士疲倦。然後乘間擊之，乃可破也。不然，恐非公之敵。」士達不從，留建德守營，自帥精兵逆擊義臣，戰小勝，因縱酒高宴。建德聞之曰：「東海公未有破敵，遽自矜大，禍至不久矣！」

后五日，義臣大破士達，於陳斬之，乘勝逐北，趣其營，營中守兵皆潰。建德與百余騎亡去，至饒陽，乘其無備，攻陷之，收兵，得三千余人。義臣既殺士達，以為建德不足憂，引去。建德還平原，收士達散兵，收葬死者，為士達發喪，①

軍復大振，自稱將軍。先是，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，皆殺之，獨建德善遇之。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，聲勢日盛，勝兵至十余萬人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《革命記》曰：「高士達、高德政與宗族鳩集離散，得五萬人，捺渦於四根柳樹，入高雞泊中，德政自號東海公，以建德為長史。俄而德政病死，即有高欃脫繼立為東海公，建德仍依舊任。欃脫領兵劫抄，至晏城府，為城中兵所射而死。賊之異姓皆欲建德為主，高氏一族不欲更立別人，遂分為兩軍，各相猜貳。然高氏兵精強，建德死被屠，乃詐分為官軍，告高氏并力共擊之。高氏無疑，即合軍共斗，兵刃才交，建德自后擊之，高氏兵大亂，建德兩軍擁掠遣坐，簡其



驍勇及頭首千余人，殺之，遂總統其眾。建德自號長樂王，寇抄州縣，即大業十二年二月也。」今從隋、唐書

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，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，世基皆抑損表狀，不以實聞，但云：「鼠竊狗盜，郡縣捕逐，行當殄盡，願陛下勿以介懷。」帝良以為然，或杖其使者，以為妄言，由是盜賊遍海內，陷沒郡縣，帝皆弗之知也。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，列狀上聞，帝嘆曰：「我初不聞，賊頓如此，義臣降賊何多也！」世基對曰：「小竊雖多，未足為慮。義臣克之，擁

兵不少，久在闔外，此最非宜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遽追義臣，放散其兵，賊由是復盛。

治書侍御史韋云起劾奏：「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，維持內外，四方告變，不為奏聞。賊數實多，裁減言少，陛下既聞賊少，發兵不多，眾寡懸殊，往皆不克，故使官軍失利，賊黨日滋。請付有司結正其罪。」大理卿鄭善果奏：「云起詆訾名臣，所言不實，非毀朝政，妄作威權。」由是左遷云起為大理司直。

帝至江都，江、淮郡官謁見者，專問禮餉丰薄，丰則超遷丞、守，薄則率從停解。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，遷通守；曆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，遷江都郡丞。由是郡縣競務刻剝，以充貢獻。民外為盜賊所掠，內為郡縣所賦，生計無遺，加之飢饉無食，民始采樹皮葉，或搗稟為末，或煮土而食之，諸物皆盡，乃自相食；而官食猶充，物，吏皆畏法，莫敢振救。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，由是益有寵。

河間賊帥格謙擁眾十余萬，據豆子，自稱燕王，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。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眾，寇掠燕地，軍勢復振。

初，帝謀伐高麗，器械資儲，皆積於涿郡；涿郡人物殷阜，屯兵數萬。又，臨朔宮多珍寶，諸賊競來侵掠；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等不能拒，唯虎賁郎將云陽羅藝獨出戰，前后破賊甚眾，威名日重，什住等陰忌之。藝將作亂，先宣言以激其眾曰：「吾輩討賊數有功，城中倉庫山積，制在留守之官，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，將何以勸將

士！」眾皆憤怒。軍還，郡丞出城候藝，藝因執之，陳兵而入。什住等懼，皆來聽命，乃發庫物以賜戰士，開倉廩以賑貧乏，境內咸悅；殺不衛己者勃海太守唐禕等數人，威振燕地，柳城、懷遠并歸之。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，改郡為營州，以襄平太守鄧暉為總管，藝自稱幽州總管。

突厥數寇北連。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。時突厥方強，兩軍眾不滿五千，仁恭患之。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，使之

飲食舍止一如突厥，或與突厥遇，則伺便擊之，前后屢捷，突厥頗憚之。

◎隋恭皇帝·上①

〔一〕諱侑，封代王；元德太子昭之子，煬帝之孫也。《謚法》：尊賢讓善曰恭。

隋恭皇帝 義寧元年（丁丑 公元617年）

春，正月，右御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，伏威帥眾拒之。稜閉壁不戰，伏威遺以婦人之服，謂之「陳姥」。稜怒，出戰，伏威奮出，大破之，稜僅以身免。①伏威乘勝破高郵，②引兵據曆陽，

自稱總管，以輔公柝為長史，分遣諸將徇屬縣，所至輒下，江淮間小盜爭附之。伏威常選取死之士五千人，謂之「上募」，寵遇甚厚，有攻戰，輒令上募先擊之，戰罷閱視，有傷在背者即殺之，以其退而被擊故也。所獲資財，皆以賞軍。士有戰死者，以妻、妾徇葬。故人自為戰，所向無敵。

〔二〕考異曰：隋陳稜傳云：「往往克捷。」唐杜伏威傳云：「稜僅以身免。」蓋稜先破李子通等，后為伏威所敗也。今從唐書。

〔2〕隋志，高郵縣屬江都郡。

丙辰，竇建德為壇於樂壽，<sup>①</sup>自稱長樂王，

置百官，改元丁丑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隋志，樂壽縣屬河間郡，古樂城縣，仁壽初更名。樂，音洛；下衛。

〔二〕考異曰：許敬宗太實錄、舊唐帝紀皆云「武德元年二月，建德稱長樂王」。按建德改元丁丑，即是今歲。今從隋帝紀及建德傳。

辛巳，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，分兵略地，自琅邪以西，北至東平，盡有之，<sup>①</sup>勝兵二萬余人。



〔一〕煬帝改兗州為魯郡，改鄆州為東平郡，沂州為琅邪郡。邪，音耶。

盧明月轉掠河南，至於淮北，眾號四十萬，自稱無上王；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。世充與戰於南陽，大破之，①斬明月，余眾皆散。

〔二〕隋志：南陽郡，舊置荊州，開皇初，改鄧州煬帝改為郡。

二月，壬午，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①殺郡丞唐世宗，據郡，自稱大丞相，北連突厥。

〔二〕帝改夏州為朔方郡。

馬邑太守王仁恭，<sup>①</sup>多受貨賂，不能振施。

郡人劉武周，驍勇喜任俠，為鷹揚府校尉。仁恭以其土豪，甚親厚之，令帥親兵屯閣下。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，恐事泄，謀作亂，先宣言曰：

「今百姓飢饉，僵尸滿道，王府君閉倉不賑卹，

豈為民父母之意乎！」眾皆憤怒。武周稱疾臥家，豪杰來候問，武周椎牛縱酒，因大言曰：「壯士豈能坐待溝壑！今倉粟爛積，誰能與我共取

之？」豪杰皆許諾。己丑，仁恭坐聽事，武周上謁，其黨張萬歲等隨入，升階，斬仁恭，持其首出徇，郡中無敢動者。於是開倉以賑飢民，馳檄

境內屬城，皆下之，收兵得萬余人。武周自稱太守，遣使附於突厥。

〔一〕煬帝改朔州為馬邑郡。

李密說翟讓曰：「今東都空虛，兵不素練；越王沖幼，留守諸官政令不壹，士民離心。段達、元文都，暗而無謀。以仆料之，彼非將軍之敵。若將軍能用仆計，天下可指麾而定也。」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，留守官司覺之，始為守御之備，且馳表告江都。密謂讓曰：「事勢如此，不可不發。兵法曰：『先則制於己，后則制於

人。『今百姓飢饉，洛口倉多積粟，去都百里有余，將軍若親帥大眾，輕行掩襲，彼遠未能救，又先無豫備，取之如拾遺耳。比其聞知，吾已獲之，發粟以賑窮乏，遠近孰不歸附！百萬之眾，一朝可集，枕威養銳，以逸待勞。縱彼能來，吾有備矣。』然后檄召四方，引賢豪而資計策，選驍悍而授兵柄，除亡隋之社稷，布將軍之政令，豈不盛哉！」讓曰：「此英雄之略，非仆所堪；惟君之命，盡力從事，請君先發，仆為后殿。」庚寅，密、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，逾方山，自

羅口襲興洛倉，破之；<sup>①</sup>開倉恣民所取，老弱襁負，道路相屬。

〔二〕隋志，陽城縣屬河南郡。陸渾縣有方山。鞏縣有興洛倉。魏收地形志：鞏縣有長羅川。羅口，蓋即長羅川口。《水經》：羅水出方山西北流，謂之長羅川。又西北過訾城東北而入於洛。《括地志》：方山，在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，汜水所出也。

朝散大夫時德睿以尉氏應密，<sup>①</sup>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。<sup>②</sup>君彥，珽之子也，博學強記，文辭瞻敏，著名海內，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荐之於高祖，高祖曰：「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？」

③朕不須此輩！」煬帝即位，尤疾其名，依常調選東平書佐，檢校宿城令。君彥自負其才，常郁郁思亂。密素聞其名，得之大喜，引為上客，軍中書檄，悉以委之。

〔二〕時姓，楚大夫申叔時之后。隋志：尉氏縣屬潁川郡。尉氏，漢縣也。應劭曰：古獄官曰尉氏，鄭之別獄也。臣瓚曰：鄭大夫尉氏之邑，故遂以名邑。

〔二〕隋志，宿城縣屬東平郡，開皇十六年置。劉昫曰：漢須昌縣故城，在今鄆州東南三十二里，隋於此置宿城縣。昌平縣，隋志屬涿郡。

〔3〕歌殺斛律光，事見一百七十一卷陳高宗太建四年。

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、光祿少卿房胤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。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飢賊盜米，烏合易破，爭來應募，國子三館學士<sup>①</sup>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，器械修整，衣服鮮華，旌旗鉦鼓甚盛。長恭等當其前，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后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，密、讓具知其計。東都兵先至，士卒未朝食，長恭等驅之渡洛水，陳於石子河西，<sup>②</sup>南北十余里。密、讓選驍雄，分為十隊，令四隊伏橫嶺下

以待仁基，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。長恭等見密兵少，輕之。讓先接戰，不利，密帥麾下橫沖之。隋兵飢疲，遂大敗，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，奔還東都，士卒死者什五六。越王侗釋長恭等罪，慰撫之。密、讓盡收其輜重器甲，威聲大振。

〔二〕隋以國子、太學、四門為三館。

〔2〕《水經注》：洞水出南溪石泉，世亦名之為石泉水，過鞏東坎欲聚西而北入於洛。蓋即石子河也。陳，讀曰陣；下衛。

讓於是推密為王，上密號為魏公；庚子，設壇場，即位，稱元年，大赦。其文書行下，稱行



軍元帥府；其魏公府置三司、六衛，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。拜翟讓為上柱國、司徒、東郡公，亦置長史以下官，減元帥府之半；以單雄信為左武侯大將軍，徐世勣為右武侯大將軍，各領所部。房彥藻為元帥左長史，東郡邴元真為右長史，楊德方為左司馬，鄭德韜為右司馬，祖君彥為記室，其餘封拜各有差。於是趙、魏以南，江、淮以北，群盜莫不響應，孟讓、郝孝德、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、上谷王君廓、長平李士才、淮陽魏六兒、李德謙、譙郡張遷、魏郡李文相、譙郡黑社、白社、濟北張青特、上洛周北洮、胡驢賊等皆歸密。

密悉拜官爵，使各鄰其眾，置百營簿以領之。道路降者不絕如流，眾至數十萬。<sup>①</sup>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筑洛口城，方四十里而居之，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，取安陸、汝南、淮安、濟陽，<sup>②</sup>河南郡縣多陷於密。

〔一〕《考異》曰：《略記》云，「二月丙辰，密遣其將夜襲倉城，二府兵擊退之。己未，又悉眾來攻，而府兵敗，遂人據倉；然二府將士猶各固小倉城，二十余日不下。既而外救不至，食又盡，城乃陷沒，死者太半。於是鞏縣長柴孝和、監察御史鄭頤等舉縣降賊。密開倉招納降者，日數百千人。於是趙、魏以南，江、淮

以北，莫不歸附，自是賊徒滋蔓矣。壬子，使劉長恭、房胤等統兵東討，大敗，戊午，還都，王慰撫，不責也。於是發教募士庶商旅奴等，分置營壁，各立將帥統領而固守，其諸里居民皆移入三城之內，於省寺府舍安置焉。又使宋遵貴將兵鎮陝縣太原倉。」《雜記》：「密稱魏公改年，於時倉猶自固守，既而密遣翟讓將兵夜襲倉城，官軍擊退之；明日，又引眾攻倉，連戰三日，陷外城，官軍猶捉子城。月余，外援不至，城盡陷沒，死者十六七。」按二月壬什朔，無丙辰等日。今從隋書。

〔2〕 胡三省注煬帝改安州為安陸郡。隋志：汝南郡，后魏置豫州。帝改洛州為豫州，以此為秦州，又改曰蔡州，尋改為郡。淮安郡，后魏置東荊州，西魏改

為淮州，開皇五年又改為顯州，煬帝改為郡。濟陽縣屬濟陰郡。

雁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，圍其桑干鎮。壬寅，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，殺之；孝意奔還雁門。三月，丁卯，武周襲破樓煩郡，進取汾陽宮，獲隋宮人，以賂突厥。始畢可汗；始畢以馬報之，兵勢益振，又攻陷定襄。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，遺以狼頭纛。武周即皇帝位，立妻沮氏為皇后，改元天興。以衛士楊伏念為尚書左仆射，妹婿衙縣苑君璋為內史令。武周引兵圍雁門，陳孝意悉力拒守，乘間出擊武

周，屢破之；既而外無救援，遣間使詣江都，皆不報。孝意誓以必死。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，悲動左右。圍城百余日，食盡，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。

梁師都略定雕陰、弘化、延安等郡，遂即皇帝位，國號梁，改元永隆。始畢遺以狼頭纛，號為大度毘伽可汗。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，攻破鹽川郡。

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。會郡中大飢，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，執郡丞王才，數

以不卹百姓，斬之，開倉賑施。自稱永樂王，改元丑平。尊其父為太公，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，子端、子升為左右仆射。有二千余騎，南連梁師都，北附突厥，各遣子為質以自固。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，梁師都為解事天子，子和為平楊天子；子和固辭不敢當，乃更以為屋利設。

汾陰薛舉，僑居金城，驍勇絕倫，家貲巨萬，交結豪杰，雄於西邊，為金城府校尉。時隴右盜起，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，使舉將而討之。夏，四月，癸未，方授甲，置酒饗士。舉與其子

仁果及術黨十三人，於座劫瑗發兵，<sup>①</sup>囚郡縣官，開倉賑施。自稱西秦霸王，改元秦興。以仁果為齊公，少子仁越為晉公，招集群盜，掠官牧馬。賊帥宗羅喉帥眾歸之，以為義興公。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，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，遂克枹罕。岷山羌酋鐘利俗擁眾二萬歸之，舉兵大振。更以仁果為齊王，領東道行軍元帥，仁越為晉王，兼河州刺史，羅喉為興王，以副仁果；分兵略地，取西平、澆河二郡。<sup>②</sup>未几，盡有隴西之地，眾至十三萬。

〔一〕《考異》曰：《唐高祖實錄》先作「仁果」后作「仁杲」。新、舊高祖、太宗紀、薛舉傳、柳芳唐曆、柳宗元集皆作「仁杲」。太宗實錄、吳兢太宗勛史革命記、焦璐唐朝年代記、陳岳唐統記皆作「仁果」。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，其一銘曰：「白蹄烏，平薛仁果時所乘。」此最可據，今從之。

〔二〕煬帝改鄆州為西平郡，周武帝逐吐谷渾，置廓州，煬帝改為澆河郡。

李密以孟讓為總管、齊郡公，<sup>①</sup>己丑夜，讓帥步騎二千人東都外郭，燒掠丰都市，比曉而去。於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宮城，台省府寺皆滿。鞏縣



長柴孝和、監察御史鄭頊以城降密，密以孝和為護軍，頊為右長史。

〔二〕考異曰：《河洛》記作「孟達」，今從隋書

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，悉以賞士卒；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，士卒怨之。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，劾奏之。倉城之戰，仁基失期不至，聞劉長恭等敗，懼不敢進，屯百花谷，<sup>①</sup>固壘自守，又鞏獲罪於朝。李密知其狼狽，使人說之，啖以厚利。

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，勸仁基降密，仁基曰：「如蕭御史何？」閏甫曰：「蕭君如棲上雞，若

不知機變，在明公一刀耳。」仁基從之，遣閏甫詣密請降。密大喜，以閏甫為元帥府司兵參軍，兼直記室事，使之復命，遺仁基書，慰納之，仁基還屯虎牢。蕭懷靜密表其事，仁基知之，遂殺懷靜，帥其眾以虎牢降密。密以仁基為上柱國、河東公；仁基子行儼，驍勇善戰，密亦以為上柱國、絳郡公。

〔二〕百花谷蓋在汜水縣西，鞏縣東南。

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咬金，皆用為驃騎。①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，分隸四驃騎以自衛，號

曰內軍，常曰：「此八千人足當百萬。」咬金后  
更名知節。羅士信、趙仁基皆帥眾歸密，密署為  
總管，使各統所部。

〔二〕驃騎，開皇官制也，煬帝改為鷹揚郎將。驃  
匹妙翻。騎，奇寄翻。

癸巳，密遣裴仁基、孟讓帥二萬余人襲回洛  
東倉，破之；<sup>①</sup>遂燒天津橋，<sup>②</sup>縱兵大掠。東都出  
兵擊之，仁基等敗走，密自帥眾屯回洛倉。東都  
兵尚二十余萬人，乘城擊柝，晝夜不解甲。密攻  
偃師、金墉，皆不克；<sup>③</sup>乙未，還洛口。<sup>④</sup>

〔一〕新唐志：孟州河陽有回洛故城。是地得名之由，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衡九年。

〔二〕煬帝使宇文愷營造東都，洛水貫都，有河滿之象，因名其橋為天津橋。

〔三〕偃師縣，屬河南郡，在都城東六十里。晉金墉城，在洛城西北，隋營東都城，東去故都十八里，則金墉亦在都城之東。

〔四〕《考異》曰：《略記》：「三月辛未，密遣孟讓將二十余人夜入都郭，燒丰都市，比曉而去。癸未密襲據都倉。乙亥，密部眾入自上春門，於宣仁門東街立柵而住。丙寅，燒上春門及街南北里門樓，火接宣仁門，因逼門為陳，與城上弓矢相接，而退還倉。」《雜

記》：「密遣格謙將兵燒丰都市。三月，越王侗教募力捉，宮城守固，官賞有差，撤天津等諸橋，運回略倉米入城。四月，密攻偃師，圍金墉，東都兵出，密還洛口。五月，裴仁基翻虎牢入賊，自滎陽以東至陳、譙、下邳、彭城、梁郡皆屬密，賊眾逾盛，并家口百萬。」《蒲山公傳》：「三月乙亥，密帥眾入自上東門，攻宣仁門，不克。丙寅，燒上東門而退」此三書月日交錯，皆不可憑。今從隋、唐書。

東都城內乏糧，而布帛山積，至以絹為汲綆，然布以爨。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，遣兵五千屯丰都市，五千屯上春門，五千屯北邙山，為九營，首尾相應，以備密。

丁酉，房獻伯陷汝陰，淮陽太守趙陁舉郡降密。

己亥，密帥眾三萬復據回洛倉，大修營塹以逼東都；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。辛丑，戰於倉北，隋兵敗走。丁未，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，數煬帝十罪，且曰：「罄南山之竹，書罪無窮；決東海之波，流惡難盡。」祖君彥之辭也。

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，詣江都奏稱：「李密有眾百萬，圍逼東都，據洛口倉，城內無食。若陛下速還，烏合必散；不然者，東都

決沒。」因歔歔嗚咽，帝為之改容。虞世基進曰：「越王年少，此輩誑之。若如所言，善達何緣來至！」帝乃勃然怒曰：「善達小人，敢廷辱我！」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，善達遂為群盜所殺。是后人人杜口，莫敢以賊聞。

世基容貌沉審，言多合意，特為帝所親愛，朝臣無與為比；親黨憑之，鬻官賣獄，賄賂公行，其門如市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。內史舍人封德彝托附世基，以世基不閑吏務，密為指畫，宣行詔命，諂順帝意。群臣表疏忤旨者，皆屏而不奏。

鞫獄用法，多峻文深詆，論功行賞，則抑削就薄。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，皆德彝所為也。

初，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，<sup>①</sup>生四男，建成、世民、玄霸、元吉；一女，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神武，郡名。隋志，馬邑郡神武縣，舊置神武郡。

〔三〕隋志：東宮左、右內率府有千牛備身八人，掌執千牛刀。以千牛名刀者，取其解千牛而芒刃不頓。臨汾縣，帶臨汾郡，本平陽也，開皇初，改名。



世民聰明勇決，識量過人，見隋室方亂，陰有安天下之志，傾身下士，散財結客，咸得其歡心。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；右勛衛長孫順德，晟之族弟也，與右勛侍池陽劉弘基<sup>①</sup>皆避遼東之役，亡命在晉陽依淵，與世民善。左親衛竇琮，熾之孫也，<sup>②</sup>亦亡命在太原，素與世民有隙，每以自疑；世民加意待之，出入臥內，琮意乃安。

〔一〕隋開皇置親、勛、武三衛，大業初，改為親勛、武三侍。順德蓋開皇中為勛衛，弘基則為大業勛侍也。三衛、三侍皆分左、右。劉弘基，雍州池陽人。隋

志，雍州有云陽縣，無池陽。舊唐志云：貞觀三年，改石門為云陽，云陽為池陽。通鑑據唐書，以唐州縣書之也。

〔2〕竇熾，隋初三公。

晉陽宮監猗氏裴寂，晉陽令武功劉文靜，相與衎宿，見城上烽火，寂嘆曰：「貧賤如此，復逢亂離，將何以自存！」文靜笑曰：「時事可知，吾二人相得，何憂貧賤！」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，深自結納，謂寂曰：「此非常人，豁達類漢高，神武衎魏祖，年雖少，命世才也。」寂初未然之。

文靜坐與李密連昏，系太原獄，世民就省之。

文靜曰：「天下大亂，非高、光之才，不能定

也。」世民曰：「安知其無，但人不識耳。我來

相省，非兒女子之情，欲與君議大事也。計將安

出？」文靜曰：「今主上南巡江、淮，李密圍逼

東都，群盜殆以萬數。當此之際，有真主驅駕而

用之，取天下如反掌耳。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，

文靜為令數年，知其豪杰，一旦收集，可得十萬

人，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，一言出口，誰敢不

從！以此乘虛入關，號令天下，不過半年，帝業

成矣。」世民笑曰：「君言正合我意。」乃陰部

署賓客，淵不之知也。世民恐淵不從，猶豫久之，不敢言。

淵與裴寂有舊，每相與宴語，或連日夜。文靜欲因寂關說，乃引寂與世民交。世民出私錢數百萬，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，稍以輸之，寂大喜，由是日從世民游，情款益狎。世民乃以其謀告之，寂許諾。

會突厥寇馬邑，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；仁恭、君雅戰不利，淵恐并獲罪，甚憂之。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：「今主上無

道，百姓困窮，晉陽城外皆為戰場。大人若守小節，下有寇盜，上有嚴刑，危亡無日。不若順民心，興義兵，轉禍為福，此天授之時也。」淵大驚曰：「汝安得為此言，吾今執汝以告縣官！」因取紙筆，欲為表。世民徐曰：「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，故敢發言；必欲執告，不敢辭死！」淵曰：「吾豈忍告汝，汝慎勿出口！」明日，世民復說淵曰：「今盜賊日繁，遍於天下，大人受詔討賊，賊可盡乎？要之，終不免罪。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，故李金才無罪，一朝族滅。大人設能盡賊，則功高不賞，身益危矣！唯昨日之言，

可以救禍，此萬全之策也，願大人勿疑！」淵乃嘆曰：「吾一夕思汝言，亦大有理。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，化家為國亦由汝矣！」

先是，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，淵從寂飲，酒酣，寂從容言曰：「二郎陰養士馬，欲舉大事，正為寂以宮人侍公，恐事覺并誅，為此急計耳。眾情已協，公意如何？」淵曰：「吾兒誠有此謀，事已如此，當復奈何，正須從之耳。」

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御寇，遣使者執詣江都。淵大懼。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：「今主昏國亂，

盡忠無益。偏裨失律，而罪及明公。事已迫矣，宜早定計。且晉陽士馬精強，宮監蓄積巨萬，以茲舉事，何患無成！代王幼冲，關中豪杰并起，未知所附，公若鼓行而西，撫而有之，如探囊中之物耳。奈何受單使之囚，坐取夷滅乎！「淵然之，密部勒，將發；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，使復舊任，<sup>①</sup>淵謀亦緩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創業注曰：隋主遣司直姓名馳

驛系帝而斬仁恭。帝自以姓名著於圖，太原王氣所在恐被猜忌，因而禍及，頗有所悔。時皇太子在河東，獨有秦王侍側，耳語謂王曰：『隋曆將盡，吾家繼膺符命

不早起兵者，顧爾兄弟未集耳。今遭羗里之厄，爾昆季須會孟津之師，不可從吾衝受孥戮，家破身亡，為英雄笑。』王泣而啟帝曰：『芒碭山澤，是處容人，請衝漢祖，以觀時變。』帝曰：『今遇時來，逢茲錮系，雖覩機變，何能為也！然天命有在，吾應會昌，未必不以此相啟。今吾激勵，謹當敬天之誠以卜興亡，自天祐吾，彼焉能害，天必亡我，何所逃刑。』乃后數日，果有詔使馳驛而至。釋淵而免仁恭，各依舊檢校所部。』按煬帝若有詔斬仁恭，則比后使之至，仁恭已死矣。又高祖身為留守，且被禁系，亡去何之？恐此亦非太宗之謀也。今皆不取。



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，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為副。端，詳之孫也，善占候及相人，謂淵曰：

「今玉床搖動，帝座不安，<sup>①</sup>參墟得歲，必有真人起於其分，<sup>②</sup>非公而誰乎！主上猜忍，尤忌諸李，金才既死，公不思變通，必為之次矣。」淵心然之。乃留守晉陽，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：「公姓在圖箴，名應歌謠；據五郡之兵，

<sup>③</sup>當四戰之地，舉事則帝業可成，端居則亡不旋踵；唯公圖之。」行軍司鎧文水武士護、前太子左勛衛唐憲、憲弟儉皆勸淵舉兵。儉說淵曰：「明公北招戎狄，南收豪杰，以取天下，此湯、

武之舉也。」淵曰：「湯、武非所敢擬，在私則圖存，在公則拯亂。卿姑自重，吾將思之。」憲，邕之孫也。時建成、元吉尚在河東，故淵遷延未發。

〔一〕晉天文志：北極五星，第二星主帝座。太乙之座，謂最赤明者。紫宮門內六星，曰天床，主寢舍，解息燕休。又大角一星在攝提間，大角者，天王帝座也。天官書云：大角北三星為帝座，主宴飲、酬酢也。

〔二〕左傳：參晉星，故以晉陽為參墟。得歲，謂歲星居參也。

〔三〕五郡，謂太原、雁門、馬邑、樓煩、西河。

劉文靜謂裴寂曰：「先發制人，后發制於人。何不早勸唐公舉兵，而推遷不已！且公為宮監，而以宮人侍客，公死可爾，何誤唐公也！」寂甚懼，屢趣淵起兵。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，發太原、西河、雁門、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，期歲暮集涿郡，擊高麗，由是人情恟々，思亂者益眾。

及劉武周據汾陽宮，世民言於淵曰：「大人為留守，而盜賊竊據離宮，不早建大計，禍今至矣！」淵乃集將佐謂之曰：「武周據汾陽宮，吾

輩不能制，罪當族滅，若之何？」王威等皆懼，再拜請計。淵曰：「朝廷用兵，動止皆稟節度。今賊在數百里內，江都在三千里外，加以道路險要，復有他賊據之；以嬰城膠柱之兵，當巨猾豕突之勢，必不全矣。進退維谷，何為而可？」威等皆曰：「公地兼親賢，衝國休戚，若俟奏報，豈及事機；要在平賊，專之可也。」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，曰：「然則先當集兵。」乃命世民與劉文靜、長孫順德、劉弘基等各募兵，遠近赴集，旬日間近萬人，仍密遣使召建成、元吉於河東，柴紹於長安。

王威、高君雅見兵大集，疑淵有異志，謂武士護曰：「順德、弘基皆背徵三侍，所犯當死，<sup>①</sup>安得將兵！」欲收按之。士護曰：「二人皆唐公客，若爾，必大致紛紜。」威等乃止。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，<sup>②</sup>士護曰：「討捕之兵，悉隸唐公，威、君雅但寄坐耳，<sup>③</sup>彼何能為！」德平亦止。

〔一〕二人避役亡命，故曰背徵。

〔二〕隋制：留守置司功、倉、戶、兵、法、士曹等書佐。

〔三〕言但寄身於留守坐閑也。

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：「威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，為不利。」五月，癸亥夜，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。甲子旦，淵與威、君雅共坐視事，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，稱有密狀。淵目威等取狀視之，政會不與，曰：「所告乃引留守事，唯唐公得視之。」淵陽驚曰：「豈有是邪！」視其狀，乃云：「威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。」君雅攘袂大詬曰：「此乃反者欲殺我耳！」一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，文靜因與劉弘基、長孫順德等共執威、君雅系獄。丙寅，突厥數萬眾寇晉陽，輕騎入外郭北門，出其東門。

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，而悉開諸城門，突厥不能測，莫敢進。眾以為威，君雅實召之也。淵於是斬威、君雅以徇。淵部將王康達將千余人出戰，皆死，城中恟懼。淵夜遣軍潛出城，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，如援軍者；突厥終疑之，留城外二日，大掠而去。

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寵玉、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。柴孝和說李密曰：「秦地山川之固，秦、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。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，裴柱國守回洛，①明公自簡精銳西襲

長安。既克京邑，業固兵強，然後東向以平河、洛，傳檄而天下定矣。方今隋失其鹿，豪杰競逐，不早為之，必有先我者，悔無及矣！」密曰：

「此誠上策，吾亦思之久矣。但昏主尚存，從兵猶眾，我所部皆山東人，見洛陽未下，誰肯從我西入！諸將出於群盜，留之各競雌雄，如此，則大業墮矣。」孝和曰：「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，仆請間行觀釁。」密許之。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，山賊歸之者萬余人。時密兵鋒甚銳，每人苑，與隋兵連戰。會密為流矢所中，臥營中。丁丑，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，陳於回洛倉西北。



密與裴會基出戰，達等大破之，殺傷大半，密乃棄回洛，奔洛口。<sup>②</sup>寵玉、霍世舉軍於偃師，<sup>③</sup>柴孝和之眾聞密退，各散去。孝和輕騎歸密，楊德方、鄭德韜皆死。<sup>④</sup>密以鄭頊為左司馬，滎陽鄭乾象為右司馬。<sup>⑤</sup>

〔一〕翟司徒，讓也；裴柱國，仁基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《略記》云：「四月戊申，段達等帥關內兵陳於倉西、倉南，密出兵拒戰，大破兇丑密還固倉。五月丁丑，達等又出兵陳於倉西、倉北，密又來拒，大破之，密奔洛口。」按隋書、北史、新舊唐書皆云：「密為流矢所中，臥營中，東都出兵擊之，密

眾大潰，棄回洛倉，奔洛口。俱無月日。《河洛記》云：「密軍失利，歸於鞏縣，東都復得回洛倉。」《蒲山公傳》曰：「五月二十八日，越王夜出師，使段達等大戰於倉西、北；密軍敗績，歸於鞏縣。」亦不云密運月再敗也。戊申，四月二十八日；丁丑，五月二十八日。蓋趙毅承《蒲山公傳》，誤以密一敗分為二事也。

〔3〕杜佑曰：偃師，帝嚳所都，古西亳也，湯亦都之。武王伐紂，迴師息戎，遂名。偃師縣屬河南郡。

〔4〕考異曰：楊德方，壺關錄作「王德仁」，今從《河洛記》。

〔5〕考異曰：隋、唐書皆作「虔象」，唯壺關錄作「乾象」，云「密殺其兄乾覆。乾覆之子會通后從盛彥師殺密」，今從之。

李建成、李元吉棄其弟智云於河東而去，吏執智云送長安，殺之。建成、元吉遇柴紹於道，與之偕行。

# 【資治通鑒卷一八四·隋紀八】

●隋紀八 起強圉赤奮若（丁丑）六月，不滿一年。

## ◎隋恭皇帝·下

隋恭皇帝 義寧元年（丁丑 公元617年）六月，己卯，李建成等至晉陽。

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，<sup>①</sup>資其士馬以益兵勢。淵從之，自為手啟，卑辭厚禮，遺始畢可

汗<sup>②</sup>云：「欲大舉義兵，遠迎主上，復與突厥和

親，如開皇之時。若能與我俱南，願勿侵暴百姓。若但和親，坐受寶貨，亦唯可汗所擇。」始畢得啟，謂其大臣曰：「隋主為人，我所知也。若迎以來，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。苟唐公自為天子，我當不避盛暑，以兵馬助之。」即命以此意為復書。使者七日而返，將佐皆喜，請從突厥之言，淵不可。裴寂、劉文靜等皆曰：「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，胡兵非所須，而馬不可失；若復稽回，恐其有悔。」淵曰：「諸君宜更思其次。」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，立代王為帝，以安隋室；

移檄郡縣；改易旗幟，雜用絳白，以示突厥。淵曰：「此可謂『掩耳盜鐘』，然逼於時事，不得不爾。」乃許之，遣使以此議告突厥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創業注云：「突厥去，覘人來報，文武入賀。帝曰：『且勿相賀，當為諸君召而使之。』即自手與突厥書。」蓋溫大雅欲歸功高祖耳。今從《唐書·劉文靜傳》。

〔2〕《考異》曰：《創業》注云：「仍命封題，署云『名啟』。所司請改啟為書；帝不許。」按太宗云「太上皇稱臣於突厥，」蓋謂此時，但溫大雅諱之耳。

西河郡不從淵命，甲申，淵使建成、世民將

兵擊西河；<sup>①</sup>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，<sup>②</sup>曰

「吾兒年少，以卿參謀軍事；事之成敗，當以此行卜之。」時軍士新集，咸未閱習，建成、世民與之衙甘苦，遇敵則以身先之。近道菜果，非買不食，軍士有竊之者，輒求其主償之，亦不詰竊者，軍士及民皆感悅。至西河城下，民有欲入城者，皆聽其人。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，己丑，攻拔之。執德儒至軍門，世民數之曰：「汝指野鳥為鸞，以欺人主，取高官，吾興義兵，正為誅佞人耳！」遂斬之。自余不戮一人，秋毫無犯，各

尉撫使復業，遠近聞之大悅。建成等引兵還晉陽，往返凡九日。淵喜曰：「以此行兵，雖橫行天下可也。」遂定入關之計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《創業》注云：「命大郎、二郎率眾討西河。」高祖、太宗實錄但云「命太宗徇西河」，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。唐殷嶠傳：「從隱太子攻西河」。今從《創業》注。

〔2〕隋志，太原縣，舊曰晉陽，開皇十年，分置太原縣，而改后齊所置龍山縣為晉陽縣，二縣并帶太原郡。



淵開倉以賑貧民，應募者日益多。淵命為三軍，分左右，通謂之義士。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，癸巳，建大將軍府；以寂為長史，劉文靜為司馬，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為記室，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，武士護為鎧曹，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、太原張道源為戶曹，晉陽長上邽姜謩為司功參軍，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，①長孫順德、劉弘基、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、天水姜寶誼、陽屯為左、右統軍；自余文武，隨才授任。

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，左領軍大都督，左三統軍隸焉；世民為惇煌公，右領軍大都督，右三統

軍隸焉。各置官屬。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，咨議譙人劉贍領西河通守。道源名河，開山名嶠，皆以字行。開山，不害之孫也。<sup>②</sup>

〔二〕此唐公開大將軍府，署置官屬，參用隋親王府、大將軍府、州郡官屬之制也。隋制，唯親王有掾、有屬、有記室，大將軍府有鎧曹，州郡有戶曹，皆行參軍也。煬帝改州為郡，郡置諸司書佐，而書佐即參軍之職，行書佐即行參軍之職也。隋志，武城縣，屬清河郡上邽縣，帶天水郡；太谷縣，屬太原郡，舊曰陽邑，開皇十八年改名。鎧，可亥翻，誓，與謨衛。長，知兩翻掾，以絹翻。

〔二〕殷不害以孝行聞於陳、隋之間。

李密復帥眾向東都，丙申，大戰於平樂園。

①密左騎、右步、中列強弩，鳴千鼓以沖之，東都兵大敗，密復取回洛倉。

〔二〕此蓋即漢、魏平樂觀，在洛城西，隋既遷營新都，則平樂園當在都城東。

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，許發兵送淵入關，多少隨所欲。丁酉，淵引見康鞘利等，受可汗書，禮容盡恭，贈遣康鞘利等甚厚。擇其馬之善者，止市其半；義士請以私錢市其余，淵曰：「虜饒馬而貪利，其來將不已，

恐汝不能市也。吾所以少取者，示貧，且不以為急故也，當為汝貫之，不足為汝費。」

乙巳，靈壽賊帥郗士陵<sup>①</sup>帥眾數千降於淵，淵以為鎮東將軍、燕郡公，仍置鎮東府，補僚屬，以招撫山東郡縣。

〔二〕隋志，靈壽縣屬恆山郡。

己巳，康鞘利北還。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，私謂文靜曰：「胡騎入中國，生民之大蠹也。吾所以欲得之者，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；

又，胡馬行牧，不費芻粟，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。數百人之外，無所用之。」

秋，七月，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、淮勁卒，將軍王隆帥邛黃蠻，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、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衛赴東都，相知討李密。霽，世康之子也。①

〔一〕韋世康，開皇四大總管之一。

壬子，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，留守晉陽宮，后事并委之。癸丑，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，立軍門誓眾，并移檄郡縣，諭以尊立代王之意；

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眾以從。甲寅，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。丙辰，淵至西河，慰勞吏民，賑贍窮乏；民年七十已上，皆除散官，其余豪俊，隨才授任，口詢功能，手注官秩，一日除千余人；受官皆不取告身，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。淵入雀鼠谷；壬戌，軍賈胡堡，去霍邑五十余里。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，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。會積雨，淵不得進，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，更運一月糧。乙丑，張綸克離石，殺太守楊子崇。

劉文靜至突厥，見始畢可汗，請兵，且與之約曰：「若入長安，民眾土地入唐公，金玉繒帛歸突厥。」始畢大喜，丙寅，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，告以兵已上道。

淵以書招李密。密自恃兵強，欲為盟主，已已，使祖君彥復書曰：「與兄派流雖異，根系本衝。自唯虛薄，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。所望左提右挈，戮力衝心，執子嬰於咸陽，殪商辛於牧野，豈不盛哉！」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，面結盟約。淵得書，笑曰：「密妄自矜大，非折簡

可致。吾方有事關中，若遽絕之，乃是更生一敵，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，使為我塞成皋之道，綴東都之兵，我得專意西徵。俟關中平定，據險養威，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，未為晚也。」乃使溫大雅復書曰：「吾雖庸劣，幸承余緒，出為八使，①人典六屯，②顛而不扶，通賢所責。所以大會義兵，和親北狄，共匡天下，志在尊隋。天生烝民，必有司牧。當今為牧，非子而誰！老夫年逾知命，願不及此。欣戴大弟，攀鱗附翼，唯弟早膺圖箓，以寧兆民！宗盟之長，屬籍見容，

③復封於唐，斯榮足矣。殪商辛於牧野，所不忍



言；執子嬰於咸陽，未敢聞命。汾晉左右，尚須安輯；盟津之會，未暇卜期。」密得書甚喜。以示將佐曰：「唐公見推，天下不足定矣！」自是信使往來不絕。

〔一〕漢順帝遣八使。唐公使山西、河東，故云然。

〔二〕隋制，六軍十二衛，唐公嘗為將軍，故云。

〔三〕屬藉，宗屬之籍。

雨久不止，淵軍中糧乏；劉文靜未返，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；淵召將佐謀北還。裴寂等皆曰：「宋老生、屈突通連兵據險，未易猝

下。李密雖云連和，奸謀難測。突厥貪而無信，唯利是視。武周，事胡者也。太原一方都會，且義兵家屬在焉，不如還救根本，更圖后舉。」李世民曰：「今禾菽被野，何優乏糧！老生輕躁，一戰可擒。李密顧戀倉粟，未遑遠略。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，內實相猜。武周雖遠利太原，豈可近忘馬邑！本興大義，奮不顧身以救蒼生，當先入咸陽，號令天下。今遇小敵，遽已班師，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，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，何以自全！」李建成亦以為然。淵不聽，促令引發。世民將復入諫，會日暮，淵已寢；世民不得入，

號哭於外，聲聞帳中。淵召問之，世民曰：「今兵以義動，進戰則克，退還則散；眾散於前，敵乘於后，死亡無日，何得不悲！」淵乃悟曰：「一軍已發，奈何？」世民曰：「右軍嚴而未發；左軍雖去，計亦未遠，請自追之。」淵笑曰：「吾之成敗皆在爾，知復何言，唯爾所為。」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。丙子，太原運糧亦至。

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，家富，好任俠。薛舉作亂於金城，軌與衙郡曹珍、關謹、梁碩、李贇、

安修仁等謀曰：「薛舉必來侵暴，郡官庸怯，勢不能御，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邪！不若相與并力拒之，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。」眾皆以為然，欲推一人為主，各相讓，莫肯當。曹珍曰：「久聞圖讖李氏當王；今軌在謀中，乃天命也。」遂相與拜軌，奉以為主。丙辰，軌令修仁集諸胡，軌結民間豪杰，共起兵，執虎賁郎將謝統師、郡丞韋士政。軌自稱河西大涼王，置官屬并擬開皇故事。關謹等欲盡殺隋官，分其家貲，軌曰：「諸人既逼以為主，當稟其號令。今興義兵以救生民，乃殺人取貨，此群盜耳，將何以

濟！」於是以統師為太仆卿，士政為太府卿。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川，自稱闕可汗，請降於軌。薛舉自稱秦帝，立其妻鞠氏為皇后，子仁果為皇太子。遣仁果將兵圍天水，克之，舉自金城徙都之。仁果多力，善騎射，軍中號萬人敵；然性貪而好殺。嘗獲庾信子立，怒其不降，磔於火上，稍割以啖軍士。及克天水，悉召富人，倒懸之，以醋灌鼻，責其金寶。舉每戒之曰：「汝之才略足以辦事，然苛虐無恩，終當覆我國家。」

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劍口，至河池郡；太守蕭瑀拒卻之。<sup>①</sup>又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，仲興舉軍敗沒。軌欲縱遣之，贇曰：「力戰獲俘，復縱以資敵，將焉用之！不如盡坑之。」軌曰：「天若祚我，當擒其主，此屬終為我有；若其無成，留此何益！」乃縱之。未几，攻張掖、惇煌、西平、枹罕，皆克之，盡有河西五郡之地。

〔二〕劍口，劍門關口。舉指授仁越，使之趨劍口未至，而蕭瑀以河池拒之，遂退卻。

煬帝詔左御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，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，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。世雄行至河間，軍於七里井，<sup>①</sup>竇建德士眾惶懼，悉拔諸城南遁，聲言還入豆子。世雄以為畏己，不復設備，建德謀還襲之。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，令余眾續發，建德與其士眾約曰：「夜至，則擊其營；已明，則降之。」未至一里所，天欲明，建德惶惑議降；會天大霧，人咫尺不相辨，建德喜曰：「天贊我也！」遂突入其營擊之，世雄士卒大亂，皆騰柵走。世雄不能禁，

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，<sup>②</sup>慚恚發病卒。建德遂圍河間。

〔一〕七里井，蓋其地去河間七里，故名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《革命記》：「帝以李密在洛口，徵遼回曰，令右翊衛將軍薛世雄於留鎮丘內簡練精銳及幽、易驍勇討密，經過之處，若有草竊，隨便誅剪，仍令王世充等諸軍并取世雄處分。世雄乃自領精兵六萬四月末，至柯間郡城下作營，州縣皆備牛酒軍糧以待薛將軍。時建德以無糧食，兵士先皆分散，余軍不滿千人在武強縣境收麥充食，聞世雄兵至河間，惶懼無計。問一女巫：『欲走避之，如何？』巫云：『不免。』問：『欲首如何？』巫云：『亦不吉。』問：『欲掩其不備』



擊之，如何？」巫云：『今夜天未明到，大吉。』卜時日巳午；卜處，去河間一百四十里。建德簡精兵二百八十人先行，余勒續發。建德與眾決云：『夜到即打，明即降之，吉凶之事，在此舉耳。』遂行。去世雄營二里天已屬明，又聞吹角聲擬發，建德惶惑欲降。須臾，大霧忽起，建德曰：『此天助我也。』遽引兵入營攻之，兵遂大亂。世雄左右先已裝束擬發，世雄遂得上馬奔走，仍中數槍，僅而獲免。幽、易之士，并不欲作留鎮兵，先無斗意，既不知賊多少，悉棄甲奔亡，遂使山東賊勢轉盛。李密先招慰河北州縣，多悉從之。世雄慄憤而卒。』唐竇建德傳云：『七月，世雄討之，建德帥敢死士千人襲之，世雄以數百騎遁去。』今從《隋薛世雄傳》，以《建德傳》、《革命記》參之。

八月，己卯，雨霽。庚辰，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。辛巳旦，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。淵恐宋老生不出，李建成、李世民曰：「老生勇而無謀，以輕騎挑之，理無不出；脫其固守，則誣以貳於我。彼恐為左右所奏，安敢不出！」淵曰：「汝測之善，老生不能逆戰賈胡，①吾知其無能為也！」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，使建成、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，舉鞭指麾，若將圍城之狀，且詬之。老生怒，引兵三萬自東門、南門分道而出，淵使殷開山趣召后軍。后軍至，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，世民曰：「時不可失。」

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，世民陳於城南。淵、建成戰小卻，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，  
②沖老生陳，出其背，世民手殺數十人，兩刀皆缺，流血滿袖，灑之復戰。淵兵復振，因傳呼曰：「已獲老生矣！」老生兵大敗，淵兵先趣其門，門閉，老生下馬投塹，劉弘基就斬之，僵尸數里。日已暮，淵即命登城，時無攻具，將士肉薄而登，遂克之。

〔二〕謂淵屯賈胡堡時，老生不能逆戰。賈，音古。

〔2〕新唐志曰：武德元年，改鷹揚郎將曰軍頭。蓋起兵之初，已置軍頭也。后又改軍頭為驃騎將軍。隋志，臨淄縣屬北海郡。

淵賞霍邑之功，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衡，淵曰：「矢石之間，不辨貴賤；論勛之際，何有等差，宜并從本勛授。」壬午，淵引見霍邑吏民，勞賞如西河，選其丁壯使從軍；關中軍士欲歸者，并授五品散官，遣歸。或諫以官太濫，淵曰：「隋氏吝惜勛賞，此所以失人心也，奈何效之！且收眾以官，不勝於用兵乎！」

丙戌，淵入臨汾郡，<sup>①</sup>慰撫如霍邑。庚寅，宿鼓山。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；辛卯，進攻，克之。叔達，陳高宗之子，有才學，淵禮而用之。

〔二〕平陽，古郡名，后改置唐州，后改為晉州，開皇初，改郡曰平河；平陽縣改曰臨汾縣，惡平陽之名也；大業初，改曰臨汾郡。

癸巳，淵至龍門，劉文靜、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、馬二千匹來至。淵喜其來緩，謂文靜曰：「吾西行及河，突厥始至，兵少馬多，皆君將命之功也。」

汾陽薛大鼎說淵：「請勿攻河東，自龍門直濟河，據永丰倉，傳檄遠近，關中可坐取也。」淵將從之。諸將請先攻河東，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掾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察非掾，言使之察奸非，若漢刺奸掾也。煬帝時左、右候衛府增置察非掾。

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：「關中豪杰皆企踵以待義兵。瓌在馮翊積年，知其豪杰，請往諭之，必從風而靡。義師自梁山濟河，指韓城，逼邵陽。<sup>①</sup>蕭造文吏，必望塵請服。孫華之徒，皆當遠迎，

然後鼓行而進，直據永丰。雖未得長安，關中固已定矣。」淵說，以瓌為銀青光祿大夫。

〔二〕梁山，在韓城縣界，臨河，即左傳所謂梁山崩者也。韓城、郃陽二縣皆屬馮翊郡，隋所置也。杜佑曰：郃州韓城縣，漢為夏陽縣，有梁山、龍門山。宋白曰：今韓城縣西南三里有夏陽故城，乃韓國故城。今縣理南二十五里有少梁故城。隋文帝分郃陽故城，於此置韓城縣，以古韓城為名。

時關中群盜，孫華最強。丙申，淵至汾陰，以書招之。己亥，淵進軍壺口，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，乃置水軍。壬寅，孫華自郃陽輕騎渡

河見淵。淵握手與坐，慰獎之，以華為左光祿大夫、武鄉縣公，領馮翊太守，其徒有功者，委華以次授官，賞賜甚厚。使之先濟，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、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、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，營於河西以待大軍。以任瓌為招慰大使，瓌說韓城，下之。淵謂長諧等曰：「屈突通精兵不少，相去五十余里，不敢來戰，足明其眾不為之用。然通畏罪，不敢不出。若自濟河擊卿等，則我進攻河東，必不能守；若全軍守城，則卿等絕其河梁，前扼其喉，后拊其背，彼不走必為擒矣。」



驍果從煬帝在江都者多逃去，帝患之，以問裴矩，對曰：「人情非有匹偶，難以久處，請聽軍士於此納室。」帝從之。九月，悉召江都境內寡婦、處女集宮下，恣將士所取；或先與奸者聽自首，即以配之。

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，甲寅，密以寶藏為上柱國、武陽公。寶藏使其客巨鹿魏徵為啟謝密，且請改武陽為魏州；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，南會諸將取黎陽倉。密喜，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，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，掌記室。徵少孤貧，

好讀書，有大志，落拓不事生業。始為道士，寶藏召典書記。密愛其文辭，故召之。

初，貴鄉長弘農魏德深，為政清靜，不嚴而治。遼東之役，徵稅百端，使者旁午，責成郡縣，民不堪命，唯貴鄉閭里不擾，有無相通，不竭其力，所求皆給。元寶藏受詔捕賊，數調器械，動以軍法從事。其鄰城營造，皆聚於聽事，官吏遞相督責，晝夜喧囂，猶不能濟。德深聽隨便修營，官府寂然，恆若無事，唯戒吏以不須過勝余縣，使百姓勞苦；然民各自竭心，常為諸縣之最，縣

民愛之如父母。寶藏深害其能，遣將千兵赴東都。所領兵聞寶藏降密，思其親戚，輒出都門，東向慟哭而返；或勸之降密，皆泣曰：「我與魏明府衛來，何忍棄去！」

河南、山東大水，餓殍滿野，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，吏不時給，死者日數萬人。徐世勣言於李密曰：「天下大亂，本為飢饉。今更得黎陽倉，大事濟矣。」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，會元寶藏、郝孝德、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、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，據之，開倉恣民就

食，浹旬間，得勝兵二十余萬。武安、永安、義陽、弋陽、齊郡相繼降密。竇建德、硃粲之徒亦遣使附密，密以粲為揚州總管、鄧公。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，以為：「大眾久聚，恐米盡人散，師老厭戰，難可成功。」勸密「乘進取之機，因士馬之銳，沿流東指，直向江都，執取獨夫，號令天下。」密壯其言，以書招之，洪客竟不出，莫知所之。

乙卯，張綸徇龍泉、文成等郡，皆下之，獲文成太守鄭元璠。元璠，譯之子也。

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，長諧等戰不利，孫華、史大柰以游騎自后擊顯和，大破之。顯和脫走入城，仍自絕河梁。丙辰，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。造，修之子也。

戊午，淵帥諸軍圍河東，屈突通嬰城自守。

將佐復推淵領太尉，增置官屬，淵從之。時河東未下，三輔豪杰至者日以千數。淵欲引兵西趣長安，猶豫未決。裴寂曰：「屈突通擁大眾，憑堅城，吾舍之而去，若進攻長安不克，退為河

東所踵，腹背受敵，此危道也。不若先克河東，然後西上。長安恃通為援，通敗，長安必破矣。」李世民曰：「不然。兵貴神速，吾席累勝之威，撫歸附之眾，鼓行而西，長安之人望風震駭，智不及謀，勇不及斷，取之若振槁葉耳。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，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，坐費日月，眾心離沮，則大事去矣。且關中蜂起之將，未有所屬，不可不早招懷也。屈突通自守虜耳，不足為慮。」淵兩從之，留諸將圍河東，自引軍而西。

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，以蒲津、中渾二城降，華陰令李孝常以永丰倉降，仍應接河西諸軍。孝常，圓通之子也。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。

王世充、韋霽、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、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，唯王隆后期不至。己未，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，寵玉等帥偃師兵，與世充等合十余萬眾，擊李密於洛口，與密夾洛水相守。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考異曰：略記云：「世充擊密，罔不摧破，露布相續而來，百姓忻忻歡詠於道。」蒲山公傳云：「自秋徂冬，凡經三十餘戰，世充多敗績。」《河洛記》云：「四十餘戰，世充無功。」三書相違，莫知孰是，今皆不取，唯勝負有顯狀者存之。

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，為密所獲，

密素聞其名，<sup>①</sup>延坐勞問，禮意甚厚，因謂曰：

「隋祚已盡，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？」慈明曰：

「公家曆事先朝，榮祿兼備。不能善守門閥，乃與玄感舉兵，偶脫罔羅，得有今日，唯圖反噬，未諭高旨。莽、卓、惇、玄非不強盛，一朝夷滅，



罪及祖宗。仆死而后已，不敢聞命！」密怒，囚之。慈明說防人席務本，使亡走。奉表江都，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，至雍丘，為密將李公逸所獲，密又義而釋之；出至營門，翟讓殺之。慈明，子琮之子也。

〔一〕慈明事煬帝於并省，曆位於朝，其名夙著。

密之克洛口也，<sup>①</sup>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，<sup>②</sup>密以其寡弱，遣人呼之。季珣罵密極口，密怒，遣兵攻之，不能克。時密眾數十萬在其城下，季珣四面阻絕，所領不過數百人，而執志彌

固，誓以必死。久之，糧盡水竭，<sup>③</sup>士卒羸病，季珣撫循之，一無離叛，自三月至於是月，城遂陷。季珣見密不肯拜，曰：「天子爪牙，何容拜賊！」密猶欲降之，誘諭終不屈，乃殺之。季珣，祥之子也。

〔一〕是年二月，密克洛口。

〔二〕大業十二年，移箕山、公路二府守洛口倉。

〔三〕城在原上，汲道不通，故水竭。

庚申，李淵帥諸軍濟河；甲子，至朝邑，舍於長春宮，<sup>①</sup>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。丙寅，淵遣

世子建成、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丰倉，守潼關以備東方兵，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；惇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，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。軌，琮之兄也。

〔二〕隋志：朝邑縣有長春宮。

冠氏長於志寧、安養尉顏師古<sup>①</sup>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。師古名籀，以字行。

志寧，宣敏之兄子；<sup>②</sup>師古，之推之孫也；<sup>③</sup>皆以文學知名，無忌仍有才略。淵皆禮而用之，以志

寧為記室，師古為朝散大夫，無忌為渭北行軍典

簽。<sup>④</sup>

〔二〕冠氏，春秋邑名。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，屬武陽郡。安養縣，屬襄陽郡。劉昫曰：漢鄧城，古樊城也，宋改安養縣，后周廢山都、樊城二縣入焉。使，疏吏翻。惇，徒門翻。

〔二〕於宣敏見一百七十五卷陳宣帝太建十三年。

〔三〕顏之推見一百七十三卷陳宣帝太建九年。

〔四〕朝散大夫，隋散職，從五品。自親王府至州郡皆有典簽。

屈突通聞淵西入，署鷹揚郎將湯陽堯君素領河東通守，使守蒲阪，自引兵數萬趣長安，為劉文靜所遏。將軍劉綱戍潼關，屯都尉南城，通欲往依之，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，據城以拒通，通退保北城。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，不能克。

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，謂其妻李氏曰：

「尊公舉兵，今偕行則不可，留此則及禍，奈何？」李氏曰：「君弟速行，我一婦人，易以潛匿，當自為計。」紹遂行。李氏歸鄠縣別墅，散家貲，聚徒眾。淵從弟神通在長安，亡入鄠縣山

中，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。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，有眾數萬，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，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會與之就神通，合勢攻鄆縣，下之。神通眾逾一萬，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，以前東城長令狐德棻為記室。德棻，熙之子也。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群盜李仲文、向善志、丘師利等，皆帥眾從之。仲文，密之從父；師利，和之子也。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，皆為所敗。李氏徇盤屋、武功、始平，皆下之。

①眾至七萬。左親衛段綸，文振之子也，娶淵女，亦聚徒於藍田，得萬余人。及淵濟河，神通、

李氏、綸各遣使迎淵。淵以神通為光祿大夫，子道彥為朝請大夫，綸為金紫光祿大夫；<sup>③</sup>使柴紹將數百騎并南山迎李氏。<sup>④</sup>何潘仁、李仲文、向善志及關中群盜，皆請降於淵，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，使各居其所，受惇煌公世民節度。

〔二〕盤屋，音舟室。隋志，始平縣屬京兆郡。唐改曰興平。

〔二〕段文振見一百八十一卷大業八年。考異曰：唐太宗實錄云：「隱太子以琅邪長公主妻之。」劉子玄唐高祖實錄及新唐書皆云「高密大長公主適段綸。」蓋改封。

〔3〕隋散職，光祿從一品，金紫正三品，朝請正五品。

〔4〕自華山而南，接鰲厓、鄂、杜諸山，皆長安南山也。

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，<sup>①</sup>聞淵兵向長安，憂懼成疾，不復預事，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、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。己巳，淵如蒲津；庚午，自臨晉濟渭，至永丰倉勞軍，開倉賑飢民。辛未，還長春宮；壬申，進屯馮翊。世民所至，吏民及群盜歸之如流。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，營於涇陽，勝兵九萬。李氏將精兵萬



余會世民於渭北，與柴紹各置幕府，號「娘子軍」。

〔二〕煬帝改京兆、河南尹為內史。

先是，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，數月不下，賊軍食盡。丘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，奴帥長揖，行恭手斬之，謂其眾曰：「汝輩皆良人，何故事奴為主，使天下謂之奴賊！」眾皆俯伏曰：「願改事公。」行恭即帥其眾與師得共謁世民於渭北，世民以為光祿大夫。璡，琮之從子也。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

於軍門，世民一見如舊識，署記室參軍，引為謀主。玄齡亦自以為遇知己，罄竭心力，知無不為。淵命劉弘基、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，有眾六萬，南渡渭水，屯長安故城。城中出戰，弘基逆擊，破之。世民引兵趣司竹，李仲文、何潘仁、向善志皆帥眾從之，頓於阿城。①勝兵十二萬，軍令嚴整，秋毫不犯。乙亥，世民自整屋遣使白淵，請期日赴長安。淵曰：「屈突東行不能復西，不足虞矣！」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丰趣長樂宮，②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，③至并聽教

延安、上郡、雕陰皆請降於淵。丙子，淵引軍西行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，出宮女還其親屬。冬，十月，辛巳，淵至長安，營於春明門之西北，諸軍皆集，合二十余萬。淵命各依壘壁，毋得入村落侵暴。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，不報。辛卯，命諸軍進圍城。甲午，淵遷館於安興坊。

洛。

〔一〕阿城，即秦阿房宮城。

〔二〕新丰縣屬京兆郡；長樂宮，故漢宮也。樂音

〔三〕自鰲厓趣長安，故謂之北。

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、雷世猛、旅帥鄭文秀、許玄徹、萬瓚、徐德基、郭華、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，推景珍為主。景珍曰：「吾素寒賤，不為眾所服。羅川令蕭銑，梁室之后，寬仁大度，請奉之以從眾望。」乃遣使報銑。銑喜從之，聲言討賊，召募得數千人。銑，岩之孫也。

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，銑與戰不利，因謂其眾曰：「今天下皆叛，隋政不行，巴陵豪杰起兵，欲奉吾為主。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，可以中興梁祚，以此召柳生，亦當從我矣。」眾皆悅，

聽命，乃自稱梁公，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。柳生即帥眾歸之，以柳生為車騎大將軍。起兵五日，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，遂帥眾向巴陵。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杰數百人出迎，未及見銑，柳生與其黨謀曰：「我先奉梁公，勛居第一。今巴陵諸將，皆位高兵多，我若入城，返出其下。不如殺德基，質其首領，獨挾梁公進取郡城，則無出我右者矣。」遂殺德基。入白銑，銑大驚曰：「今欲撥亂反正，忽自相殺，吾不能為若主矣。」因步出軍門。柳生大懼，伏地請罪，銑責而赦之，陳兵入城。景珍言於銑曰：「徐德基建義功臣，

而柳生無故擅殺之，此而不誅，何以為政！且柳生為盜日久，今雖從義，凶悖不移，共處一城，勢必為變。失今不取，後悔無及！」銑又從之。景珍收柳生，斬之，其徒皆潰去。丙申，銑筑壇燔燎，自稱梁王，改元鳴鳳。

壬寅，王世充夜渡洛水，營於黑石，明日，分兵守營，自將精兵陳於洛北。李密聞之，引兵渡洛逆戰，密兵大敗，柴孝和溺死。密帥麾下精騎渡洛南，余眾東走月城，<sup>①</sup>世充追圍之。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，營中懼，連舉六烽，世充釋

月城之圍，狼狽自救；密還與戰，大破之，斬首二千余級。

〔二〕月城，蓋臨洛水筑偃月城，與倉城相應。

甲辰，李淵命諸軍攻城，約「毋得犯七廟及代王、宗室，違者夷三族！」孫華中流矢卒。十一月，丙辰，軍頭雷永吉先登，遂克長安。代王在東宮，左右奔散，唯侍讀姚思廉侍側。軍士將登殿，思廉厲聲訶之曰：「唐公舉義兵，匡帝室，卿等毋得無禮！」眾皆愕然，布立庭下。淵迎王於東宮，遷居大興殿后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，

泣拜而去。思廉，察之子也。淵還，舍於長樂宮，與民約法十二條，悉除隋苛禁。

淵之起兵也，留守官發其墳墓，毀其五廟。至是，衛文昇已卒，戊午，執陰世師、骨儀等，數以貪婪苛酷，且拒義師，俱斬之，<sup>①</sup>死者十余人，余無所問。

〔二〕按隋書稱「陰世師少有節概，性忠厚，多武藝。骨儀性剛鯁，有不可奪之志。於時朝政浸亂，獨貨公行，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，儀獨厲志守常，介然獨立。」如此，則皆隋之良也。唐公特以其發墳墓、毀家廟，拒守不下而誅之；數以貪婪苛酷，非其罪也。觀通



鑒所書，可謂微而顯矣。婪，盧含翻。考異曰：隋書、北史衛玄傳皆曰：「城陷，歸於家，義寧中卒。」按文昇與二人俱為留守官，不容獨免。今從唐本紀。

馬邑郡丞三原李靖，素與淵有隙，<sup>①</sup>淵入城收靖，將斬之。靖大呼曰：「公興義兵，欲平暴亂，乃以私怨殺壯士乎！」世民為之固請，乃舍之。世民因召置幕府。靖少負志氣，有文武才略，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：「可與言將帥之略者，獨此子耳！」

〔二〕隋志，三原縣屬京兆郡。煬帝改朔州為馬邑郡。《考異》曰：柳芳唐曆及唐書靖傳云：「高祖擊突

厥於塞外。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，因自鎖上變，將詣江都，至長安，道塞不通而止。」按太宗謀起兵，高祖尚未知，知之猶不從。當擊突厥之時，未有異志，靖何從察知之！又上變當乘驛取疾，何為自鎖也！今依靖行狀云：「昔在隋朝，曾經忤旨。及茲城陷，高祖追責舊言。公慨直論，特蒙宥釋。」但行狀題云魏徵撰，非也。按徵以貞觀十七年卒，靖二十三年乃卒，蓋后人為之，徵名。又敘靖事極怪誕無取，唯此可為據耳。

王世充自洛北之敗，堅壁不出；越王侗遣使勞之，世充慚懼，請戰於密。丙辰，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，密布陳南北十余里，翟讓先與世充

戰，不利而退；世充逐之，王伯當、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后，密勒中軍擊之，世充大敗，西走。

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，總統眾務，以奪密權，讓不從。讓兄柱國滎陽公弘，粗愚人也，謂讓曰：「天子汝當自為，奈何與人！汝不為者，我當為之！」讓但大笑，不以為意，密聞而惡之。總管崔世樞自鄆陵初附於密，讓囚之私府，責其貨，世樞營求未辦，遽欲加刑。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，逡巡未就，杖之八十。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：「君前破汝南，大得寶貨，獨

與魏公，全不與我！魏公我之所立，事未可

知。」彥藻懼，以狀告密，因與左司馬鄭頊共說密曰：「讓貪愎不仁，有無君之心，宜早圖

之。」密曰：「今安危未定，遽相誅殺，何以示遠！」頊曰：「毒蛇螫手，壯士解腕，所全者大故也。彼先得志，悔無所及。」密乃從之，置酒召讓。戊午，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術詣密，密與讓、弘、裴仁基、郝孝德共坐，單雄信等皆立侍，房彥藻、鄭頊往來檢校。密曰：

「今日與達官飲，不須多人，<sup>①</sup>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。」密左右皆引去，讓左右猶在。彥藻白

密曰：「今方為樂，天時甚寒，司徒左右，請給酒食。」密曰：「聽司徒進止。」讓應曰：「甚佳。」乃引讓左右盡出，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。食未進，密出良弓，與讓習射，讓方引滿，建德自后斫之，踣於床前，聲若牛吼，并弘、摩侯、儒信皆殺之。徐世勣走出，門者斫之傷頸，王伯當遙訶止之。單雄信叩頭請命，密釋之。左右驚擾，莫知所為，密大言曰：「與君等衎起義兵，本除暴亂。司徒專行貪虐，陵辱群僚，無復上下；今所誅止其一家，諸君無預也。」命扶徐世勣置幕下，親為傅創。讓麾下欲散，密使單雄

信前往宣慰，密尋獨騎入其營，曆加撫諭，令世勳、雄信、伯當分領其眾，中外遂定。讓殘忍，摩侯猜忌，儒信貪縱，故死之日，所部無哀之者。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。始，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，冀其相圖，得從而乘之。及聞讓死，大失望，嘆曰：「李密天資明決，為龍為蛇，固不可測也！」

〔二〕達官，猶言顯官也。

壬戌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，  
①時年十二，大赦，改元，  
②遙尊煬帝為太上皇。

甲子，淵自長樂宮入長安。以淵為假黃鉞，使持節、大都督內外諸軍事、尚書令、大丞相，進封唐王。以武德殿為丞相府，改教稱令，曰於虔化門視事。③乙丑，榆林、靈武、平涼、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。丙寅，詔軍國機務，事無大小，文武設官，位無貴賤，憲章賞罰，咸歸相府；唯郊祀天地，四時禘祫奏聞。置丞相府官屬，以裴寂為長史，劉文靜為司馬。何潘仁使李綱入見，淵留之，以為丞相府司錄。④以專掌選事。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軍，使定禮儀。威，熾之子也。⑤淵傾府庫以賜勛人，國用不足，右光祿

大夫劉世龍獻策，以為「今義師數萬，并在京師，樵蘇貴而布帛賤；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，以易布帛，可得數十萬匹。」淵從之。己巳，以李建成為唐世子，李世民為京兆尹、秦公，李元吉為齊公。

〔一〕天興殿，當作大興殿。

〔二〕改元義寧。

〔三〕虔化門，在大興殿前東偏。

〔四〕錄者，總錄一府之事。隋自文帝受禪后，不復有丞相府，亦無官屬。唐公輔政，位絕群后，凡官屬皆復特置之。



〔5〕竇熾，隋初三公。

河南諸郡盡附李密，唯滎陽太守郇王慶、梁郡太守楊汪尚為隋守。①密以書招慶，為陳厲害，且曰：「王之先世，本住山東，本姓郭氏，乃非楊族。芝焚蕙嘆，事不衡此。」初，慶祖父元孫早孤，隨母郭氏養於舅族。及武元帝從周文帝起兵關中，②元孫在鄴，恐為高氏所誅，③冒姓郭氏。故密云然。慶得書惶恐，即以郡降密，復姓郭氏。

〔一〕慶，河間王弘之子；弘，高祖從祖弟也。煬帝改宋州為梁郡。郇，音荀。

〔2〕楊忠，謚武元皇帝荀。

〔3〕北齊高氏。

十二月，癸未，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為景王，考仁公為元王，夫人竇氏為穆妃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襄公，虎。仁公，昺。竇氏，毅之女，是為太穆皇后。謚，神至翻。

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，唐弼據汧源拒之。

①舉遣使招弼，弼乃殺李弘芝，請降於舉，<sup>②</sup>仁果乘其無備，襲破之，悉并其眾。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，扶風太守竇璡殺之。舉勢益張，眾號三十萬，謀取長安；聞丞相淵已定長安，遂圍扶風。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。又使姜謩、竇軌俱出

散關，<sup>③</sup>安撫隴右；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，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。<sup>④</sup>孝恭，淵之從父兄子也。

〔一〕汧源縣，隋屬扶風郡。

〔二〕唐弼立李弘芝見一百八十二卷大業十年。

〔三〕大散關，在扶風郿陳倉縣西南。散，悉亶翻。

〔四〕道源，丞相府戶曹也。

癸巳，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，大破之，追奔至隴坻而還。薛舉大懼，問其群臣曰：「自古天子有降事乎？」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：「趙佗歸

漢，劉禪仕晉，近世蕭琮，至今猶貴。轉禍為福，自古有之。」衛尉卿郝瑗趨進曰：「陛下失問！褚亮之言又何悖也！昔漢高祖屢經奔敗，蜀先主亟亡妻子，卒成大業；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，遽為亡國之計乎！」舉亦悔之，曰：「聊以此試君等耳。」乃厚賞瑗，引為謀主。

乙未，平涼留守張隆，丁酉，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。以竇璡為工部尚書、燕國公，蕭瑀為禮部尚書、宋國公。

姜暮、竇軌進至長道，為薛舉所敗，引還。

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余黨，與舉相遇，戰敗，為舉所虜。

李孝恭擊破硃粲，諸將請盡殺其俘，孝恭曰：「不可，自是以往，誰復肯降矣！」皆釋之。於是自金川出巴、蜀，檄書所至，降附者三十余州。

①

〔一〕隋志，金川縣，帶西城郡，漢西城縣地；梁

初曰上廉，后曰吉陽，西魏改曰吉安，后周以西城入焉。大業三年，改曰金川，以其地產金也。自金川出巴中，自巴中則至蜀矣。

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余，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，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，顯和敗走，盡俘其眾，通勢益蹙。或說通降，通泣曰：「吾曆事兩主，<sup>①</sup>恩顧甚厚。食人之祿而違其難，吾不為也！」每自摩其頸曰：「要當為國家受一刀！」勞勉將士，未嘗不流涕，人亦以此懷之。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，通立斬之。及聞長安不守，家屬悉為淵所虜，乃留顯和鎮潼關，引兵東出，將趣洛陽。通適去，顯和即以城降文靜。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，及於稠桑。<sup>②</sup>通結陳自固，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。通罵曰：

「此賊何來！昔與汝為父子，今與汝為仇讎！」命左右射之。顯和謂其眾曰：「今京城已陷，汝輩皆關中人，去欲何之！」眾皆釋仗而降。通知不免，下馬，東南再拜號哭曰：「臣力屈至此，非敢負國，天地神祇實知之！」軍人執通送長安，<sup>③</sup>淵以為兵部尚書，賜爵蔣公，兼秦公元帥府長史。

〔一〕兩主，謂文帝、煬帝。

〔二〕虢州湖城縣有稠桑驛。琮，徂宗翻。將，即高翻，又音如字，領也。

〔3〕《考異》曰：《革命記》：「高祖令諸將擊通，通走出潼關。仍令通子壽隨軍喚父，至稠桑，追及之。壽告通云：『天下今既喪亡，相王舉義兵，平定禍亂；大人須轉禍為福，以自保全。單馬輕身，將欲何往？』通叱壽云：『此賊何由可耐！』引弓射之。壽招喚通兵士，并悉放使來降。壽乃馳走抱通，『請大人屈節歸義。』通遂回首東南，雨淚號哭，口稱至尊：『臣力屈以至於此，非臣敢虧名節，違背國恩。』然始收淚赴軍，以見唐王。」今從唐書。《唐裴矩傳》：「屈突通敗問至江都，煬帝問矩方略，矩曰：『太原有變，京畿不靜，遙為處分，恐失事機；唯鑾輿早還，方可平定。』」按隋失天下，皆因矩諂諛所致，豈敢輒勸帝西



還！蓋矩經事唐朝，其子孫及史官附益此語，欲蓋其惡耳。今所不取。

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，君素見通，歔歔不自勝，通亦泣下沾衿，因謂君素曰：「吾軍已敗，義旗所指，莫不響應，事勢如此，卿當早降。」君素曰：「公為國大臣，主上委公以關中，代王付公以社稷，奈何負國生降，乃更為人作說客邪！公所乘馬，即代王所賜也，公何面目乘之哉！」通曰：「吁！君素，我力屈而來。」君素曰：「方今力猶未屈，何用多言！」通慚而退。

東都米斗三千，人餓死者什二三。

庚子，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，密問：

「世充軍中何所為？」軍士曰：「比見益募兵，

再饗將士，不知其故。」密謂裴仁基曰：「吾几

落奴度中，光祿知之乎？吾久不出兵，世充芻糧

將竭，求戰不得，故募兵饗士，欲乘月晦以襲倉

城耳，宜速備之。」乃命平原公郝孝德、琅邪公

王伯當、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。

其夕三鼓，世充兵果至，伯當先遇之，與戰，不

利。世充兵即陵城，總管魯儒拒卻之，伯當更收

兵擊之，世充大敗，斬其驍將費青奴，士卒戰溺死者千余人。世充屢與密戰，不勝，越王侗遣使勞之，世充訴以兵少，數戰疲弊，侗以兵七萬益之。

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，取弘農郡，遂定新安以西。<sup>①</sup>

〔二〕隋志：河南郡陝縣，舊置弘農郡，大業初置弘農宮。別自有弘農郡，領弘農、盧氏、長泉、朱陽等縣。新安縣亦屬河南郡，其地在陝東。則取弘農郡，并夕農宮取之矣。

甲辰，李淵遣云陽令詹俊、武功縣正李仲哀徇巴、蜀，下之。

乙巳，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廬江郡，<sup>①</sup>因渡江，歸林士弘於豫章；士弘疑之，營於南塘上。

②善安恨之，襲破士弘，焚其鄆郭而去，士弘徙居南康。蕭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，克之，士弘退保余干。<sup>③</sup>

〔二〕隋志：方與縣屬彭城郡。煬帝改廬州為廬江郡。方與，音房豫。

〔2〕煬帝改洪州為豫章郡。水經注：南昌縣南塘本通大江，漢水元中，太守張躬筑塘以通南路。大江，南江也。

〔3〕煬帝改虔州為南康郡。余干縣屬鄱陽郡。